

日本文學士白石真編

德意志史下編

第肆拾叁號

人濱社譯

743
869

74
86

日本文學士白石真編

德意志史下編

人演社譯

74 3.1
868
3



3 0235 4080 4

德意志史下編目次

下編 現代史

第一章 佛蘭西革命時代

第一節 佛蘭西革命之發端

第二節 佛蘭西革命之進行與德意志帝國之情態

第三節 第一同盟戰爭與德意志之不一致

第四節 第二同盟戰爭與德意志之分裂

第五節 第三同盟戰爭與神聖羅馬帝國之滅亡

第六節 普露同盟戰爭與拿破侖之全盛

第七節 奧地利戰爭 國家的觀念之勃興

第八節 拿破侖之敗與德意志之恢復

第九節 維也納會議 拿破侖之再舉與流竄 德意志聯邦成

德意志史下編 目次

第二章 革命反動時代

第一節 神聖同盟及革命後之德意志

第二節 梅特涅與反動政策

第三節 神聖同盟之解散與革命自由主義之勃興

第四節 奧地利之國家問題勃興

第五節 德意志國家觀念之增進

第六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其一 奧地利)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其二 普魯士德意志諸州)

第八節 革命之鎮靜

第三章 德意志國家問題之解釋

第一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後之反動與奧普之競爭(其一)

第二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後之反動與奧普之競爭(其二)

第三節 普國軍制問題與卑斯麥內閣

第四節 普壤戰爭

第五節 北德意志聯邦及南德意志之情勢

第六節 普佛戰爭之發端

第七節 普佛戰爭

第四章 新德意志帝國時代

第一節 帝國之創業

第二節 人文戰爭

第三節 自建國至千八百七十八年帝國之內治外交

第四節 自千八百七十八年至千八百八十八年帝國之內治外交

第五節 現時之帝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德意志史下編

日本文學士白石眞編

陽湖楊
莊 僉 譯

下編 現代史

第一章 佛蘭西革命時代

第一節 佛蘭西革命之發端

佛蘭西之革命。即全歐之革命也。至悲極慘之波朋朝既亡。列國制度文物。組織一新。十九世紀文明之曙光。乃奕奕發現焉。夫其演成此空前絕後之大慘劇者。原因非一。約言之。不外社會進步之趨勢耳。不見夫宗教乎。彼非猶是墨守中世紀之舊制。以障礙人文之發達乎。又不見獨裁之君主政治。壓制已達極點乎。背人類進化之公理。而桎之桎之鉗之押之。以天閔其生氣。欲求反動力之不膨脹也。烏可得也。嗚呼。風淒雨苦。革命之悲曲。震盪全歐矣。論者母斥之曰破壞主義。母詬之曰無意識之舉動。革命者。彼固有目的。彼固有計畫。綜觀佛蘭西大革命之始末。益知非偶

然也。

哀哉生民。棲息於專制君主之輓下。永永爲其奴隸。彼君主目中。烏有所謂個人。烏有所謂國民。蓋鞭撻而東西之者。王侯之權利也。戰懼惕息而維命是從者。百姓之義務也。職是之故。路易十四乃唱霸於一世。職是之故。佛蘭西國威乃飛揚於四方。職是之故。國民未嘗享織芥之幸福。但見非色野之王宮。金碧燦爛。壯麗甲天下。而還聽人民之室廬。則由石而木焉。由瓦而草焉。豈惟佛蘭西。若瑞典。若露西亞。若斐迭禮之王國。何一不如是。瑞典獅子王查爾斯十世。蹶起北海之濱。摧露西亞。縱德意志。雄名赫赫矣。而臣民所得者。重稅耳。饑餓耳。露國自大彼得變法以來。由東方蠻夷。一躍而列於西歐文明之國。進步甚猛。而國民輸納之稅額亦益鉅。斐迭禮大王振其長策。遂使普魯士之名。重於九鼎。帝國眉目。躍躍生動。然而暴師既久。枕骸遍野。婦女老弱之駢首側足。以僵踣於道路者。不能悉數。噫嘻噫嘻。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君權日甚。而人民之無生趣也。久矣。雖然。尤莫慘於佛蘭西之農民。路易十四以秕政毒全國。至其子路易十五。奢侈益甚。戰爭之禍益酷。先以波蘭之事與壤地。

利戰。繼以循律溫之戰。忽黨普魯士。忽助馬利的列斯。復以殖民地之爭。與英國戰。而且饋糧運械。以助北美之獨立。方針無定。可彼可此。國帑之耗無算。重以後宮之坡巴治等。干涉國事。女謁盛行。紀綱廢矣。度支奇絀。則益剝膚椎髓。而重課之農民。塔伊有 Tithe。(土地財產稅)者。諸稅中之最病民者也。而食鹽稅。而人口稅。名目種種不一。哀哉小民。以千辛萬苦之所得。攫其大半。以充國稅。猶不足。則使納貢賦於領內之貴族。購一卮之火酒。與數枚之黑麵包乎。蓋猶無力焉。彼貴族者。方且酣參聲色。裘馬麗都。擁不貲之產。坐視小民顛連困苦。陽陽如平常焉。嗚呼。占有社會中之大部分者。農民也。然而貧富不均。至於如是。如是而小民之呻吟。怨嗟於專制政體之下者。遂徬徨四顧。遂側目攘臂。皆囂然有思亂之志。

不寧維是。社會之變動。必以思想之變動爲之導。十八世紀下半期。有一洶湧澎湃之新思潮。橫溢於歐洲者。非所謂「維新文學」Humanism 耶。英國之無神學派。佛國之懷疑派。爲其代表。福祿特爾 Montesquieu 盧騷 Rousseau 爲其中堅。德國之倡導新文學者。康德也。而文豪荷特 許累爾等。皆此派中之健將。此派特

色。能鼓吹極端的個人自由主義。而欲獮蕪舊時代之制度文物。一一革新之。毅然與寺院爲敵。偉哉福祿特爾乎。振其縱橫之才筆。抉摘寺院積弊。而一種宗教迷信之觀念。蕩爲烟雲焉。偉哉孟德斯鳩與盧騷之著法律原理社會契約論乎。咀嚼自由之美味。與共和之真理。以獨裁政治爲政體中之極惡者。欲破壞階級制度。而剷絕其根株焉。人民得此新說。如狂如醉。抃舞雀躍。亟欲見之實行。夫新文學之最有勢力者。莫加佛國。社會之最不平者。亦莫如佛國。若是乎佛蘭斯之享國。又烏能久。『吾亡後洪水將至』之說。路易十五蓋已先知之乎。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者。性善而懦。非戡亂之才。皇后馬利安得亞內特。奢侈甚。喜干涉國政。輿論薄之。目之曰失費婦人。路易十六頗受其累。時佛國以前王在位。糜費無節。又連年用兵。國庫如洗。王舉錫爾岳 Thieriot 厄克 Necker 爲大藏大臣。使整理財政。卒無効。又集貴族百餘人。命會議國事。亦無効。於是采國民輿論。開一總階級議會。先是佛俗有貴族僧侶。平民三階級。總階級議會者。貴族僧侶平民。各選議員以籌畫國事。殆可稱爲國民議會者也。中絕已百餘年矣。國民見政府決棄專制主義。而采行合議制度。以

爲公理戰勝之力。人人皆有參預政權之希望。新議會先着手於整理財政之問題。

嗣民黨與貴族僧侶以議決之方法。各挾一說。相持不下。議會初開。貴族僧侶各出代

之數多非貴族僧侶可比。代議士之數常二倍之。議久不決。路易卒從民黨。肯定平民代議士之數

凡六百人民黨復以貴族僧侶下民宜合居一院反對者懼平民占多數可以壓制貴族僧侶得倡議

當折分爲二民黨。道平等之論。譁呶於衆口。游民聚居巴黎者。隱有異志。人心搖搖。

內難將起。既民黨已勝貴族僧侶。國民乃再就職於議會。以尼克之筭樞機也。頗以

改革之事。望諸政府。無何。尼克不容於皇后馬利安得亞內特而罷。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尼克

之免職。佛蘭西全國崩壞之導火線也。風聲所播。蜚語百出。亂黨輻輳。雨集。而與德

意志人之爲宿衛軍者衝突。後平民亦編集義勇隊。以六月十四日。襲擊巴士的

Basin 獄。屠其司令官。路易狼狽不知所爲。思以微恩餌之。急舉素質時望之刺勿

也多。Tafayette 或譯 爲國民軍司令長官。盡撤波朋家之白旗。而逼懸自由三色旗。

巴黎民心旋定。然亂黨騷擾各地者如故。全國殆如無政府焉。巴黎亂黨。既戢復起。

時歲比小登。物價騰貴。饑民嗷嗷。爭嫁罪於上流社會。怨詈之聲四徹。及王族蒙塵

之譏言起。男女數千。闖入非色野王宮。劫車駕而還幸巴黎。王室也。議會也。自是陷

於巴黎亂民之掌握。雖流氓賤卒。亦得盜國家主權而狎玩之。米刺伯 Mirabeau 譯或
波拉者。貴族也。少無行。既乃爲平民代議士。發揮公理。殊有勢力於議會。路易亦倚
賴之。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米刺伯死。王室與議會。始劃分爲二。而議會益爲過激
黨之窟宅矣。斯時也。左右全國之實權者。非王非議院。實在數萬之亂民。各黨派之
欲成功者。以能市此輩歡心爲第一義。所謂俱樂部則林立各地。支部如織。互通聲
氣。其勢力及於政界上也甚鉅。尤以第各彭 譯或譯 Thobin 譯或譯 俱樂部爲最盛。黨首即
兇暴無匹之羅拔士比 譯或譯 Robespierre 也。四月十八日。路易出幸巴黎郊外桑克爾
St Cloud 臨觀耶穌復生之祭。暴徒脅王。尼其行。王爲亂黨所窘。無異羈囚。與皇后
等議遁於美士。帥其地之王黨歸巴黎。欲藉以鎮服暴徒。六月二十日之夕。復與皇
后王子等潛出宮中。中道爲共和黨偵知。仍擁歸巴黎。亂黨以王之放棄權利也。昌
言廢王。波朋家之覆亡。已在旦夕。時則歐洲列邦。皆浮沈於革命之風潮中。而如德
意志帝國者。其現狀何如。

第二節 佛蘭西革命之進行與德意志帝國之情態

佛蘭西之暴動也。歐洲諸國。以爲經一次革命之後。即可盡滌宿弊。違禍亂不息。始相顧愕眙。於是爲鞏固主權之地。咸謀壓制革命黨矣。而德意志諸邦。恐怖尤甚。第一次與革命黨宣戰者。即德意志諸邦主謀也。欲知其詳。請先論德意志全體之狀況。

斐迭禮大王崛起普魯士。北海一寒國。雖能龍飛虎躍。而伯仲於歐洲列強之間。然以其面積。其人口。不及奧地利。佛蘭西三分之一。故握德意志諸國之霸權者。依然爲黑普斯堡家之奧地利。奧地利自七年戰爭以後。力革糝政。至約瑟夫二世。益謀芟剔宿弊。擴張領土。惜以持之太過。成功頗蹇。奧國大患。不在國上之廣狹。而在全國人種之複雜。黑普斯堡家者。仍爲奧地利本部之大侯。復爲匈牙利本部配們克洛提亞。Kroaten 斯拉夫尼亞。Slavonien 軋欽。Galizien 之王。又領脫朗佛尼亞。Transylvanien 斯梯愛姆克。克拉因。黑普斯堡梯洛爾諸地。而爲其君主。此外尚有南利蘭及米蘭侯國。問其人種。知德意志人五百萬。斯拉夫人一千萬。匈牙利人三百萬。聚駁雜不純之民族。組織一龐然之奧地利國。故雖擁歐洲中原之地。而內訌

不絕。國勢亦衰蕪焉。千七百九十年。約瑟夫二世之弟利普爾得二世 Leopold 爲德意志皇帝。因前代失政。國力疲弊。又以露西亞與土耳其之戰。和蘭乘機謀獨立。匈牙利國會亦議不認帝爲匈牙利之王。雖然。利普爾得英主也。方其爲伊太利之脫加拿侯時。即有令名。於是先平和蘭。繼和土耳其。國內諸洲反抗者。一一鎮定之。以振興教育之事。歸諸寺院。結其心也。農民之附庸於貴族者。稍稍畀以權利。而高其位置。用意頗緻密。故治績甚可觀。惜乎享國不永。未能達其十分革新之目的。帝歿。墮地利之墮落如故。

然則普魯士之狀態何如。普以新興小國。一旦遂凌躡墮地利。何也。普國萬事皆依武斷專制主義。有事則君民上下。合全力以赴之。故國力頗強。不過武斷專制主義。惟英主能利用焉。斐迭禮威廉二世者。庸才也。無主義。無定見。視其伯父斐迭禮遠遜之。斐迭理大王時代之善政。漸次頹廢。普國威望。至王頓殺其半。而社會制度。亦極不完善。普俗分貴族。市人。農民。爲三階級。各世其業。制限甚嚴。愛爾白河以東之農民。完全爲領主之奴隸。斐迭禮王用之於軍隊。取其能服從爾。今則已爲百弊之

淵藪。夫鞏固之國家。由富於自重心之國民。組織而成。國民之位置賤。其不累國家也。幾希。

德意志之二等國。亦純乎爲專制君主政體。社會制度之嚴分階級亦如之。梯愛爾買因茲科命。以下之僧領地。其行政也。與諸國無異。此外尙有小白治州二百。獨立市五十。獨立之武士領地數百。政治最腐敗者。莫武士領地若。此德意志諸國之實情也。夫政治之分裂。公共心之減退。國家觀念之缺乏。何一非亡國之徵。而德意志諸國咸備焉。則以合多數民族於一國之故。然猶存帝國形骸。而有平均權力於歐洲者。外部未大受攻擊也。嗚呼。以支離滅裂之國家。欲反抗生氣鬱勃之大革命。是抱薪救火耳。

奧地利普魯士之亟欲掃平革命黨。蓋有說焉。先是歐洲諸國。雖時時戰爭。然猶惑溺於宗教家言。以爲各國王室。猶同胞也。佛蘭西王室之顛覆於民黨。與同胞之蒙危難無異。誼不容不救。而其最妄理由。則以革命有傳染之性質。掃平他國已成之革命。然後能抑壓自國未來之革命。且佛蘭西貴族之亡命於德意志諸邦者。自路

易之弟亞爾特阿 Artios 以下相與遊說各國政府。哀其馳兵往援。德意志諸邦平亂之心益決。壞帝利普爾得爲馬利安得亞內特之兄。尤不容坐視。帝先傳檄各王室。約同平佛難。繼與斐迭禮威廉會議於索遜之披露尼茲 Nimtz 或譯作地方。以保護波朋家之問題。待決於歐洲各國。俟各國贊成。即整兵秣馬而逕指佛蘭西。(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夫壞與普之不和也。如水火。今乃因佛蘭西之內難而結同盟乎。於是壞之外務大臣卡尼茲 Kamitz 普相海爾裴格 Herzog 及宿將普蘭溫倫伊侯者。力爭出兵之無益。何也。壞普倫聯袂而平佛難。則是侵畧波蘭之利益。將壘斷於露國女帝嘉撒凌一人。而壞帝與普王不從。蓋欲以虛聲劫革命黨。示將盡殄之。是時佛國狀況亦稍變矣。披露尼茲會盟之翌月。路易裁可國會制定之新憲法。欲以真摯公正之舉動。恢復民望。波朋家再與佛蘭西國家融和。利普爾得知以急激手段。對佛國之無益也。先收回披露尼茲之成議。雖然。古無不流血之革命。十月一日。路易從制定之新憲法。開立法議會。狄耶的士 Gironde 或譯作吉黨之革命派。乘路易退讓。益要挾之。倒溫和派之內閣。由豆慕廉 D'umouriez 或譯作羅蘭 Roland

等組織一狄耶的士黨內閣。盡號貴族僧侶之權。佛國亡命者。雲集德意志境內。亞魯特阿伯奔走遊說。廣募義兵。梯愛爾買因茲。大僧正。尤贊成焉。亡命之貴族。即以其境內爲根據地。狄耶的士黨本挾持自由主義者。齒奧普保護波朋家。思懾之以兵。而杜絕外國干涉。會利普爾得飛牒至佛。威嚇新內閣。嗚呼。是授主戰黨以最良之口實耳。於是輿論大譁。新內閣強迫路易與奧地利宣戰。夫利普爾得非王之義兄乎。非欲出兵而脫王於阨者乎。今乃逼拶於時勢。不能不以干戈相見。九十二年四月。路易親臨議會。茹淚嗚咽。而鳴奧國之罪。以宣戰問題詰議會。無情之議會。乃拍掌喝采而同聲協助之。佛軍遂整隊而出。兵火一閃。歐洲天地。竟沈寢於戰雲變霧中矣。

第三節 第一同盟戰爭與德意志之不一致

德帝利普爾得易簪於佛國宣戰之前一月。子佛蘭西士二世 *Franz* 嗣位。佛蘭西士性溫厚。非亂世之英雄也。然不能不紹其父之政策。號召德意志各邦。以全力摧蕩佛蘭西之革命。

佛蘭西何以輕視德意志。則因其政治上不統一與各邦之不和故。不觀吡愛倫及布發茲乎。知奧與佛將決裂。宣言守局外中立之例。惟普王踐披露尼茲舊約。命普蘭溫脩伊侯加羅帥師四萬。循莫什爾河流域。鼓行至佛蘭西。奧軍繼之。挾普軍於中。以一隊入奧領利蘭。一隊渡來因河之上游。七月普蘭溫脩伊將軍至哥布崙。以奧帝及普王之名。檄告佛民曰。同盟軍目的。在救佛蘭西王室之急。有敢煽革命黨之儼以危王室者乎。殺無赦。抗同盟軍者。與抗路易王等。叛逆也。大罪也。一將軍此檄。欲示威佛人。豈知適足以喚起佛民之敵愾心。而主戰黨之勢力暴漲。先是民間喧傳路易私召外兵以撲滅革命黨。既民黨議貴族亡命者。有嚴譴路易難之。民黨益嫌路易。六月二十日。已有暴徒一隊。闖入巴黎。德軍檄文至。衆怒益烈。激派中之馬拉 *Mars* 諸人。借此播煽亂民。所謂「平民黨」者。又以八月十日。掩襲王宮。斬宿衛司令官。殘殺無狀。路易惶懼無策。潛與家族投入議會。哀議會保護。議會先削其王權。繼以九月二十一日廢路易之位。宣言佛蘭西爲共和國。丹頓 *Danton* 羅拔士比馬拉等。遂掌管國權矣。時普軍既陷倫威。Tongue 略維頓。又突入希亞

波恩 Champagne 州。佛將豆慕廉扼威米爾 Valmy 之險以待其來。普蘭溫脩伊侯慮勢不敵。私背奧地利。歛軍還。於是同盟軍之內容。忽襮於衆。佛軍勢益銳。鳩士定 Oudinot 者。帥師襲破德軍於愛惹爾。擊降斯貝哀烏姆 諸地。進規買因茲買因茲。大僧正聞警。踉蹌遁。人民中之共和黨。急闐門而揖佛軍。於是德意志西門之鎖鑰。一日被攫於佛蘭西之掌握。先是奧軍攻佛者。分一隊以坐鎮奧領之和蘭。土人求脫奧。輒側耳企踵以待佛軍。豆慕廉知之。廻戈踏佛軍於齊美步 Jemappes (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盡佔其地。而鄰邦之和蘭。共和國。勢岌岌矣。

佛軍既奏大捷。革命黨中之過激派。氣焰益熾。如虹如霓。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羣集於議會。箱各彰黨之勢力。且突過狄耶的士黨。兩黨軋轢甚。咸欲市佛民歡心。其議論。其舉動。急激達於極點。終乃由議會自設裁判所。召廢王路易十六。鞠之。數以私合外兵諸罪。視投票之多寡。決死刑之當否。卒以一票之多數。於千七百九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戴王首於斷頭臺。嗚呼。斯非懸幟揭鼓昌言自由自由之佛蘭西國民所爲乎。然則反動力之可怖。如是如是。

普奧連合軍之一蹶不振。厥有二因。(一)兩國之猜忌心與野心太盛。(二)以露西亞之搯其背。故狐疑狼顧。時時懼有後禍。自路易處刑之警報。風傳全歐。各國震駭。普奧尤愕然。始知操戈自鬪之非矣。先是英相少披脫 *Young Pitt* 或譯庇脫 守平和政策。願調停奧佛之決裂。繼聞佛蘭西之危和蘭。而革命狂瀾。且衝決全歐也。幡然思芟夷之。英國既定決戰之策。伊太利諸邦。以薩服亞拿伊士之蠶食於佛人。遂與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和蘭拿坡利脫加拿諸國及教皇等。大結合。於是普奧佛三國之戰爭。一變而為第一同盟戰爭。自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三月。奧將科普格 *Colli* 侯。再入奧領之和蘭。佛將豆慕廉大創之於奈文定 *Nesvinden*。豆慕廉本狄郎的士黨黨員。素懷箱各彭黨。密與奧將通款。部下不從。豆慕廉勢蹙。逕率其黨走降於奧軍。自是奧蘭英三國之師。環攻佛蘭西北境。擊佔硯特 *Condé* 乏蘭西恩 *Valencennes* 諸市。而鳩士定一軍。復為普師所劔。買因茲者。再折入於德。佛之形勢益棘矣。自路易十六處刑後。自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內亂如麻。羅拔士比丹頓馬拉等。濫用威刑。以快私憤。彼等以全力剷除反對者。故狄郎的士黨盡失其勢力。又以全力搆煽亂。

民使反抗中央政府。內憂外患。四面逼拶。共和政府。且搖搖欲仆。然則聯合軍之一舉。而刈革命黨也。勢如秋風之掃殘籬。而卒不能者。則有一最大最重之原因焉。夫聯合軍之目的。固顯建設一平和主義之政府於佛蘭西。然亦欲乘此擴張其權力。且要求相當之利益。惟如是。故塹軍不汲汲討平共和政府。而謀嚮割佛蘭西之北境。普國又懼塹國之以毗愛倫與塹領相蘭交換也。頓兵來因河。觀望不進。佛政府詎知之。任加路諾 *Canhot* 一作卡 以兵事。盡錄國中壯丁於軍籍。得兵六十萬。加路諾帥之。戰無不利。乃摧破跳梁於北部之英塹聯合軍。九十二年之末。革命軍之勢再熾。漸次鎮定反抗者。盡觀吐命 *Emile* 或譯 矣。吐命雖得英艦隊之援。支拒共和政府。然終爲革命軍之士官拿破命征服。自是拿破命之名。始顯於世。而聯合軍尤有分烈之狀。先是塹求普援。約割取波蘭一部以爲之報。遂送禮威廉亟欲攫此利益。以千七百九十三年正月。與露西亞女帝嘉撒凌協商第二次分割波蘭之策。塹帝聞之。怪普之違前約也。甚不懌。遂擢極反對普魯士同盟之杜哥脫 *Pinguet* 入內閣。兩國之交益離。英相披脫憂之。力勸其捐棄小忿。以顧大局。會波蘭有畔警。普當

馳兵往剿。斐迭禮威廉托辭不應。然則同盟之散也決矣。豈惟普國。彼奧國者亦復拋棄佛蘭西戰爭問題。而傾注全力以規畫波蘭。九十四年七月奧兵之屯於奧領和蘭者。撤還。英軍亦離佛國北境。奧領和蘭再隸於佛。十二月佛將披脩庫留 Rich 盡驅英兵。而征服和蘭共和國。普則與佛訂波士羅之條約。守中立之例。割來因河左岸領土以畀佛。夫普既聲明中立矣。德意志諸小邦之受奧保護者勿論。若其戡戰馴伏於普國勢力範圍圈中者。亦復此唱彼和。爭言中立。嗚呼。德意志各邦之相倚相助也如左右手。然而或和或戰。舉動不一致如是。是非帝國分烈之明證乎。後患之來。已伏於是。自此西班牙諸邦亦通於敵。其誓欲鋤刈佛蘭西革命黨者。惟英與奧地利二國。英相披脫本以攻擊佛國爲英國萬不可緩之舉。而奧國亦銜革命黨次骨。戰爭前途之暗澹。不言可知。雖然。奧固深惡革命黨。而猶未忘東方之經營。千七百七十六年。露奧普三國乘波蘭內訌。爲第一次分割。九十二年。露普二國。又爲第二次分割。波蘭國境愈狹。而露西亞之暴橫愈甚。科士提亞哥 Kosciuszko 等愛國之志士。提義旗以抗之。卒以強弱之勢不敵。科士提亞哥禁錮於獄。波蘭

王被廢。千七百九十五年。露帝嘉撒凌以波蘭餌奧普二國。而爲最後之分割。波蘭志士猶不屈。涕泣奔走。茹淚沃血。以密謀恢復。惜終不能達其志。嘻。此赫赫之波蘭。遂乃蒞臨於三強國矣。露得波蘭領地五分之三。有奇。奧與普各得五分之一。而奧尙不及普。奧分地雖少。然挈之與脩律溫較。廣袤猶二倍半之。其足以償七年戰爭之損失也。恢恢有餘也。

職是之故。奧地利不必以全力圖佛蘭西。時佛蘭西之內部又一大變。路易處刑後。羅拔士比丹頓諸人執政。置保安委員。以逮捕反對黨。鍛鍊羅織。不遺餘力。自千七百九十三年六月。至翌年六月。死者八萬。監禁者無慮二十萬。路易之后馬利安得亞內特。亦曝屍於斷頭臺。嗜殺如是。故巴黎市街。常滌以鮮血。浮屍蔽塞羅亞河。河水爲之不流。傷心慘目。亦已極矣。曩者佛國主權。操於王室。繼歸於議院。繼行於平民部。終且被攫於與亂民。結托之過激黨。過激黨爲撲滅反對黨。肆行誅慘。久之。同黨忽生軒輊。滅亡之禍已伏。先是過激派首領馬拉爲一女俠所刺。既丹頓復興羅拔士比不睦。飲刃死。羅拔士比拔無上之權。以令全國。恣睢暴反。衆以其性狡險而

尤好殺也。謀誅之。遂與同黨廿餘人受死刑之宣告。但聞觀者拍掌喝采之聲。而羅拔士比頸血已脂斷頭機矣。(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六月)筋各彭黨久府衆怨。羅拔士比既死。反動之風潮大盛。溫利黨起而代之。選加路諾等五人組織一參政政府。新政府欲散革命鬱勃之氣。內用軍隊之力。鎮壓國中暴徒。外對諸國。則變防守之策而采攻取之策。無他。壞地利諸國。欲撲滅佛蘭西之革命。適足以刺激主戰黨而煽其焰耳。加路諾從拿破侖會議。議分兵三路以環攻壞地利。策旣定。則命樞頓 Jourdan 第一師將一軍 循摩印河流域。命磨羅 Moreau 第一師將一軍 將一軍並多惱河流域。拿破侖自帥一軍取道伊太利北部。風發驟涌。直指梯洛爾。然後會兵進擊維也納。千七百九十六年四月。拿破侖命總兵四萬。逕由拿伊士海岸侵入伊國。時則伊太利全部均圈限於壞地利勢力範圍中。米蘭已隸版圖。脫加拿亦附庸於黑普斯堡。而拿破利王國之妃馬利加拿 Maria Carolina 者。又爲利普爾得二世與馬利安得亞內特之同胞。左右王國。頗有權力。其餘諸州亦皆雌伏於壞地利。然則佛兵之猛撲伊太利。正軍志所謂攻其所必掣。壞之負傷。亦固其所。壞將波留 Beaulieu 帥壞兵及撒提尼亞兵

六萬。擬截擊拿破侖之師。佛兵乃用間。與奧二國之交。無幾。撤政府與拿破侖訂休戰之約。而米蘭既降於拿破侖。伊太利北部亦盡爲所佔。奧兵不得已。退駐梯洛爾。拿破侖進逼威尼斯。入教皇領地。又與拿破利訂休戰之約。且以兵威懾服脫加拿。將囊括伊太利全國矣。奧帝憤甚。厚集兵力。命烏姆賽（Ulm）等帥之。由梯洛爾南下。擬掩擊佛軍之不備。卒爲拿破侖所挫。仍引還梯洛爾。拿破侖急提兵躡其後。思乘勢攻入德意志。

磨羅樞頓帥師之攻德也。奧人諜知之。急委加羅（Car）大侯以防禦之任。加羅知分兵邀擊佛人之不利。橄買因茲枝隊回國。蓋將結合爲一軍。與佛人兩路之師抗。然德意志南部之騷躪於佛軍也甚酷。帝國之勢危矣。磨羅之師。徇行多憊。河岸七月十七日。威登堡路佛軍。請休戰。若排定。若毗愛倫。次第風靡。樞頓之師。抄掠麻印一帶。德意志諸州亦坐視不救。及八月十八日。樞頓軍次亞姆堡（Amberg）。加羅大侯始揮兵擊之。佛軍大潰。九十六年。來因河東。遂無佛兵之片影。先是奧軍屢失利。國人咸譏宰相杜爾。因其主戰也。至是乃形勢一變。露帝嘉撒凌復許起兵援德。

英國決戰之意亦敗。杜哥脫意得甚。欲盡殲佛蘭西餘軍之在伊者。數犯拿破侖之師。拿破侖方部署伊太利北部。案兵不戰。既統一馬提拿里俄。Reggio 薩羅尼亞。愛蘭。Ferrara 諸地。使受佛蘭西之保護。遂於九十七年二月。陷孟斐亞城。奪據奧領之羅波提。擊走奧軍。由梯洛爾直指奧都。距離僅卅餘里耳。奧廷大紛擾。杜哥脫雖不屈。而諸臣蠢蠢。爭唱和議。帝從之。四月十七日。與拿破侖結立俄朋。Tachen 之假條約。至十月十七日。康波福米奧 (Campo Formio) 之確定條約成。割讓和蘭及羅波提之奧領地與來因河左岸之德意志領地於佛。於北伊則承認佛蘭西建設之山南共和國。復收亞提脩 (Adige) 河以東之威尼斯領地。并開拉司太支 (Ravenna) 會議。議以代償地與諸君主中之原有領土者。此約也。不惟有利於佛。且有益於奧。何者。奧雖捐棄與本國懸絕之和蘭米蘭諸地。而能分得威尼斯。與塔兒馬其亞 (Dalmatia) 之地以通地中海。且與佛訂割讓毗愛倫之密約也。特是無形上之損失亦鉅。往者奧營挾皇帝之空名。以操縱諸國。今乃爲織芥之利所眩。擲棄德意志。而投諸佛蘭西之虎口。夫非自忘其擁皇帝之尊號。而懷諸國之心乎。是故拉司太支

之會議。始於十一月。大邦之貪者。小國之狡者。割鎔析銖。互謀私益。投骨於地。而羣大爭之。其狂噬競鬥之狀。非識者所忍言矣。然則帝國者。譬猶至脆至弱之一土塊。不待他力之摧擊。而自潰焉。嗚呼。以撲滅革命黨爲職志之第一同盟軍乎。其結果乃如是。於是不爲佛軍躡踏而克奏奇捷者。惟有一英國。

第四節 第二同盟戰爭與德意志之分裂

佛軍與利普爾得締結豫定條約後。時則佛國以選舉改革。王黨資憲法黨新占勢力於議院。與鼓吹革命主義之參政政府反對。乃以擅權專橫之罪。劾駐軍於伊太利之拿破侖。此黨權力。雖未能制議會之多數。然巴黎富豪多心附焉。吳日發達。或未可定。英國洞見於此。因宣言非立路易十六世之弟路易十八世。先是實族亡命後天死獄中。一千七百五十九年也。爲王。斷不與佛國締和。拿破侖以王黨所持主義。爲共和國之大阻力。欲殄其崩孽。遣腹心至巴黎。告革命黨早圖之。革命黨三參政。突以兵力驅逐參政加路諾等。遂有九月三日破壞憲法之變。反對派之勢力。掃蕩淨盡。吳日拿破侖之蹂躪憲法。實此事爲之作俑也。和蘭西班牙先已降於佛軍。受

其驅策。至是佛軍又滅瑞西。而建設一海維梯亞 Polonia 之共和國。又因事廢教皇匹俄四世。 Poiv 籍沒其領地。而改置羅馬共和國。四境畧平定矣。於是拿破侖睨反對黨勢力之消滅。乘此編置征英軍。以全力進圖英吉利。卒以英之海防嚴密。無隙可抵。翻然定遠征埃及之策。千七百九十八年五月九日。帥精兵三萬五千。選渡吐倫港。蓋拿破侖本一理想家。彼常私慕歷山大王之功業。埃及之征。其目的在吞嚙英領之印度。此亦英佛累世因殖民地衝突之一現象也。拿破侖曰。吾取埃及。畧印度。征服土耳其。然後搗歐洲之背。以席捲其全部。如高屋建瓴焉。觀其言。可以想見其雄略。於時埃及及名雖轄於土耳其。實權全操諸馬眉列。埃及之六月三十日。佛軍由艦登陸。權蕩馬眉列之騎兵。埃及諸城。望風投服。歐洲各國接拿破侖遠征之報。咸賊愕。英將羅爾孫 Nelson 急帥艦隊。由地中海尾佛兵之後。八月一日。與佛兵鏖戰於尼羅河口。佛兵夙以精銳鳴天下。然海軍不能與英國角。此役也。舟師幾燬。自是地中海之霸權。不得不讓諸英國。後路又爲羅爾孫所堵。拿破侖則提孤軍轉至敘利亞 Syria。惟時佛蘭西本國之國事益非矣。康波福米奧之條約。約割來

因河左岸之德意志領土於佛國。而別割地以償原有此等領土之諸小侯。拉司太支之會議。非即解釋此問題乎。德意志諸君主。悉派使臣駐節斯地。以參預其事。佛蘭西使臣曰泰路蘭。Falleurant。振其縱橫之才辯。玩議場中諸侯伯於股掌。普奧二大國雖疾視之。置不顧。時來因左岸諸侯。銳意欲得右岸之地。右岸諸小侯。惴惴有失地之懼。爭賂泰路蘭以結其歡心。終乃籍沒僧領地以畀之。普魯士欲因此與舊教徒結托。而鋤壞國國權也。亟替成焉。壞地利及僧領土抗爭。卒無効。僧領地之披割者紛紛。壞國心曠之。又私揣佛與普之交漸密。割取毗愛倫之密約。漸不可恃。而瑞士及教皇領地之折入於佛。剝蝕壞之利益尤多。仕哥脫本力主與佛決戰者。今若此機會至矣。往者露西亞之政略。務使西歐諸國。疲於戰爭。已乃得乘隙以四拓其封土。九十八年嘉撒凌女帝殂。子波佛爾。Pavol。即波兒。Jan。立。幡然一變其方針。贊成披脫政策。而有討平佛國之志。土耳其以埃及之陷。懼佛人勢橫。欲鋤之。拿坡利。葡萄牙。亦蹶起應英國。于七百九十八年。秋英奧露土葡及拿坡利諸國。結第二次大同盟。惟西班牙。普魯士二國不預。一則服從於佛。一則嚴守局外中立。

之例也。普王斐迭禮威廉二世多行神政。度支奇絀。九十七年病歿。子斐迭禮威廉三世 *Niilhelm III* 嗣位。以用舊臣故。故與佛國交涉。仍守前代政策。泊第二同盟成。猶確持平和主義。欲圖諸國而乘其弊。雖然。威廉三世非庸主。所惜者。優柔寡斷耳。妃魯伊賽 *Tiuge* 美而賢。助其行政多所匡益。故國民敬愛之。

請言第二同盟軍攻佛之方畧。(一)命約克 *York* 侯督英露之師。取道和蘭以逐佛兵。(二)命加羅大侯督奧師。以討德意志瑞士之敵同盟軍者。(三)命斯伐洛夫 *Swaroff* 爲露奧聯合軍之督。督師平定伊太利。戰爭之起。始於千七百九十八年之末。拿破利之兵。先侵入羅馬領地。與奧將買爾克 *Meyer* 戰。甫交綏而敗。國王逸至巴列摩。佛軍遂躡拿破利而改建爲共和國。雖然。佛蘭西安有每戰輒勝之理。請再言佛國所以禦聯合軍之方畧。(一)命浦留恩 *Bruno* 守和蘭以敵約克侯。(二)命樵頓提一軍入德意志。命馬賽拿 *Marsina* 率其中軍移鎮瑞士。(三)命希列爾 *Schleier* 取道北意。大利。擊退露奧聯合軍。于七百九十九年三月。馬賽拿師次梯洛爾。樵頓帥左翼之兵。與加羅大侯戰於士托赫 *Stocheck* 敗績。自此佛兵不能踰來。

因河東一步。埃軍進逐佛公使於拉司太支。議會解散。四月。加羅入瑞士。窮追馬賽。奪之師。奪回瑞士土地三分之一。而斯伐洛夫者。挾露西亞之國威。陳兵伊太利北部。狙擊磨羅（即希列爾）走之。轉至叙利亞。蹶馬克特挪爾 Macedonia 之應援軍於託毗亞 Theba 河濱。拿破利王國恢復矣。伊太利一帶。亦皆脫佛人羈絆。露軍勢如破竹。方欲長驅而陷佛都。不意同盟國之軋轢忽起。露軍本以蕩平佛蘭西爲志。埃地利之目的。則但求擴張領土。故逼邇北伊太利。而欲平定羅波提。兩軍持論。往往不合。既佛將驚陪爾 Joubert 走援伊太利。斯伐洛夫於八月十五日。督埃露連合軍。再破之於諸伐。Nov. 斬驚陪爾。夫使露埃各消釋其意見。乘此以蕩平佛都。豈非易易。惜乎兩軍積不平。故埃既駐兵北伊太利。徘徊不進。斯伐洛夫亦轉入瑞士。欲與應援軍連絡。且已豫約加羅大侯。靜俟其至。而加羅已拔隊北上。露軍來援者。復以九月初。爲馬賽拿所敗。斯伐洛夫以孤軍深入重地。進退之路皆絕。乃決棄瑞士。冒險血戰。而下航於來因河。崎嶇歸國。埃露兩國之交之不能善其終也。若此。然則英露同盟軍之屯於和蘭者何如。曰。其齟齬類於露埃同盟軍。約克又聞。

於用兵。故連合軍之勢日蹙。十月遂由和蘭撤還。嗚呼。此天與佛軍以恢復之機矣。佛軍敗耗。絡繹達於本國。參政政府大失民望。又以墨者破壞憲法之事。輿論非之。勢洶洶。參政西哀Griffiths密謀改正憲法。思得一武人爲之援。拿破侖偵知其計。大喜。急留部將鎮埃及乘英艦之不備。而遽歸佛蘭西(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佛蘭西士民數聞敗警。意大沮喪。方太息痛恨於將材之不易得。驟聞拿破侖旋國。踴躍歡迎。歌呼之聲如雷。時拿破侖猶青年耳。而同輩仰其威望。如朝曦爛爛於層霄之巔。參政西哀則與拿破侖密議。議再用十一月九日破壞憲法之手段。廢參政府。而別樹一執政政府。改二院之舊制而設三院。執政三人。選一人爲正執政。由拿破侖自任。蓋已盡收全國之權而運之於掌。雖然。自路易之死。至此僅六年耳。憲政乎。自由乎。人民軒眉鼓掌一呼百和而日夕昌言者。猶迴旋動盪於聽者之耳鼓。豈意佛蘭西外雖蒙共和政治之空名。實則已戴一絕大權勢絕大威力之專制君主。而謳功頌德於其下。試詰以前日革命之宗旨。吾懼其愀然無以應也。

拿破侖既就職。歐洲之風雲益急。不待智者知之。然其政府始猶蒙和平之假面。頗

施恩於僧侶。貴族亡命者。次第召之還國。所以結上中流社會之歡心也。又陽從奧望。與英、奧二國締和。而其請求於奧者。非特欲收回羅波提。且據康波福米奧條約。以要挾之。佛蘭西二世。陵拒焉。英國之提出條件。復不嫌於佛人。拿破侖若陽爲不得已者。而下決戰之令。時奧師佔有伊太利北部。圍佛蘭西殘軍於瑞諾伐。Ge-
nève。佛軍先議逐之。析兵爲二隊。拿破侖率一隊赴伊太利。磨羅率一隊入南德。意志橫斷。德伊二國與奧軍之連絡。千八百年。春磨羅一軍先涉來。因河進徇南德。意志破奧將克拉伊。Cray之師以絕其牽制。奧人未知之。方且役屬兵卒。冒越矢石而力攻瑞諾伐。瑞諾伐逼近佛蘭西。由海岸往。路坦而捷。拿破侖以爲非奇兵也。乃別道瑞士之仄徑。攀援崖壁。蹴踏冰雪。飭辛茹苦。始越桑培爾。St. Bernard之險。而下甲於羅波提平原。出奧軍之不意。突拊其背。奧軍大怖。進則瑞諾伐城未下。退則佛蘭西以驍騎截其後。既奧之部將俄多。○者。幸受馬賽軍之降。兵力稍厚。於是奧將美賴士。Mellin。集全軍於亞列孫提。Alessandria附近。六月十四日。拿破侖縱兵進擊。大戰於馬連哥。奧兵捷矣。忽敵軍中一枝隊之來援者。橫截奧軍之腹。

形勢一變。塙師盡覆。片甲隻輪無返者。美賴士勢窮請和。願退軍於明梯渥 *Marren*。河東。而以河西之地奉歸佛軍。時磨羅一軍。亦以風發颶涌之勢。侵入於帝國。徇下蘇亞卑亞。毗愛倫諸地。十二月三日。塙將約翰 *Johnson* 大侯與磨羅戰於毗愛倫之霍亨林騰。敗績。維也納戒嚴。杜哥脫因恃英國之援。故力排和議。塙帝本無戰志者。霍亨林騰警報至塙。帝不商於英。逕黜杜哥脫。以千八百一一年二月九日。與佛蘭西結利奈維之和平條約。此條約之目的。欲擴張佛國勢力於德意志。塙地利損失之權利。猶不及黑普斯堡家之甚也。先舉條約中之最重者如下。(一)塙地利者在實行康波福米奧條約之外。(二)割脫加拿侯之領地以與巴馬。(三)割讓萊因河左岸之地於佛蘭西。原有地之各君主。俟得佛國贊同。別由帝國割地以償之。(四)應承認巴他維亞 *Batavia* (舊和蘭國) 海維梯亞 山南海南 (瑞諾伐領地之改名者) 新共和國之成立。代償地之問題起。德意志諸小侯。又相顧失色。各盡其術。以媚拿破命。惶遽之狀。與拉司太支會議時無異。而塙將加羅大侯。鑑於此後之創。以為塙之不振。皆由陸軍腐敗。首建改革軍政之議。以陳之塙帝。帝不省。

第二同盟軍既失敗。英國之方針亦漸變。夫英之所以虎視歐洲。而頗有橫暴之舉動者。恃海軍甲於各國耳。論者蓋迴憶北美戰爭之役。英不嘗用兵力壓制其獨立。而徵怨於各國乎。今復欲嘗試故智。自此忌英者。輒憤其海軍之專恣。重以露帝波佛爾雖惡參政內閣。而未嘗讎視拿破侖新立之政府。拿破侖亦惟恐失露帝歡心。兩國之交漸密。且也佛之侵畧土耳其。首蒙其害者爲英國。而露無與焉。露帝知各國憾英甚。則與丹麥瑞典普魯士。結集北方之海上同盟。一十八年十二月以謀抑英艦隊之跋扈。英艦隊猛攻丹麥首府科奔哈根。陷之無幾。露帝波佛爾以不德故。爲宮人刺死。子歷山一世 Alexander即位。盡改前代政畧。與英締和。英以國內多故。主戰黨披脫爲愛爾蘭加特列教問題。去職。復與佛蘭西訂阿米恩 Amiens 條約。一十八年三月歐洲人民始暫沐和平之福。

論哉。拿破侖利用此和平時間。徐徐整理內政。又用間間德意志各邦以破其交。拉司太支會議無效矣。來因河左岸原有領土之諸君主。不能不詰問代償地何所出。此千八百三年二月拉提士朋 Rastatt 之會議所由由開也。德意志各邦欲擴張

其領土者。廣行賄於諸國。僧侶領土。次第籍沒。買因茲梯愛爾科命三地者。非選舉公世襲之領土乎。而猶不免。惟買因茲大僧正以移駐拉提士朋。故得保其位。帝國中之自由市四十八。除路倍克、白立門、布耶克甫脫、亞格堡、亨堡、奴倫堡、六市不預外。餘皆禱其獨立權。而爲諸侯所有。拿破侖又與露西亞訂密約。以奧國權力之凌駕普國也。鋤之擢之。務使平等。普是以得分威。斯脫甫倫、豆林肯地方之諸市。毗愛倫之君麥思喀迷憐約瑟 Maximilian Joseph 者。數有功於拿破侖。酬以僧領之市邑。償其勞也。外此若亨諾威爾、奈蘇等。各有所得。如海遜下賽爾、如巴騰、如烏姆堡。如柴支堡。均與各選舉公國韻。佛蘭西十二世之弟脫加拿大侯飛蝶南者。棄其世襲之領地。而取柴支堡、巴沙、亞希士提脫諸地。帝之伯父馬提拿侯飛蝶南。亦棄其封邑。而取白蘭士卡烏。雖然。領土變遷。猶不止此。彼獨立之武士領地。矢其主權者何限。此類君主中。亦有熱心憂國。積思成瘁者乎。曰。蓋觀普相士泰因。Stein 士泰因憤時事日非。揭亡國之原因。與其補救之術。嚙舌瘖口而痛陳於諸君主之前。惜無聽之者。

即披修庫留
亦作此區為
宗
二人
宗

第五節 第三同盟戰爭與神聖羅馬帝國之滅亡

德意志諸邦。感溺於目前之小利。回視佛蘭西則國內之變遷亦鉅。拿破侖與英奧二國締和後。休養國力。乘戰勝之餘威。使國民投票。選已為終身執政官。一千八百零六年。拿破侖革命黨黨員也。及得志。乃調和新舊二派。整頓法律。獎勵殖產。佛國以連年戰爭。民貧國瘵。至此始得稍稍恢復元氣而蘇息之。嗣又被舉為伊太利共和國（初稱山南共和國）之大統領。握有亞爾奔山南北一帶霸權。聲望之隆。殆無與匹。國民重足屏息以仰承其喜怒。惟恐不謹。嗚呼。波崩朝之毒焰。摧盪未久。今又迎暴君而戴之焉。王黨革命黨之失意可想。惟其然。羣臣中有密謀誅拿破侖者。比焦格磨羅亦預其議。事洩。或竄或誅。拿破侖復據此為口實。廣布爪牙於議院。以壓制過激黨。思改佛蘭西之共和國為世襲帝國。而使臣民奉已為皇帝。千八百四年五月十八日。舉行極莊嚴極耀燦之即位式。擁尊號曰佛蘭西皇帝。拿破侖第一世。翌年又改伊太利共和國為王國。自戴倫巴德之鐵冠。夫共和國政府之成立。僅十二年。而專制君主已巍巍高踞於臣民之上。革命革命。武斷的主權。乃由此孕育焉。斯言

也。吾觀佛蘭西之已事而益信。而佛國國民之無恆心。愈不容諱矣。

拿破侖改號稱帝。而英佛兩國之交益決裂。自披脫辭職。亞丁格頓 Aldington 入內閣。力持平和主義。然拿破侖常有氣吞英倫三島之志。英人深惡之。開戰之論。騰沸於全國。故兵禍卒不能免。拿破侖知英以海軍雄天下。不能驟攻入其本國。先謀奪據英領地之在德意志者。曰亨諾威爾。又懼普魯士掣其肘。陰遣人說普王。普王之爲德意志北部諸國盟主也。世咸知之。況亨諾威爾地鄰普。有輔車唇齒之誼。普王而願保全大局乎。則以兵力拒絕其所請。固自易易。無如斐迭禮威廉三世怯懦甚。踟躕不應。佛兵已於此時馳入亨諾威爾。一千八百一十五年盡逐英軍之防守者而占之。普允與否不問也。於是佛蘭西猝有一意外之勁敵。露帝歷山者。始與拿破侖干涉德意志內事。聞佛兵已據亨諾威爾。心非之。拿破侖方握國中之最高權。益欲實行其侵略主義。不少挫。歷山因謀與諸國締結。聯兵以勦佛蘭西。英廷亦再相披脫。通好於露。號召歐洲諸國之願入同盟者。與之共圖佛。一千八百一十五年瑞典、奧地利爭附焉。奧將加羅大侯以奧國軍政之腐敗。無異往日。意不足抗佛國。力持平和之議。然則普魯

士何如。普於德意志諸邦中。位置最要。又毗連佛蘭西。如附同盟軍。則足以斷佛蘭西之左臂。若黨於拿破侖。則足以絕聯合軍西進之路。拿破侖知其然。急以割讓亨諾威爾之利。啖普王。斐送禮。威廉素惡戰禍。爰從拿破侖言。嚴守中立之例。

第三同盟軍之攻佛蘭西也。析兵爲二。由奧將率之。加羅大侯將一軍。討佛兵之在伊太利者。馬克將一軍。駐於毗愛倫。期露師至。聯營侵入佛國。拿破侖已爲先聲奪人之計。集重兵於菩侖。Boulogne。渡海衝英國之望。卒以英艦隊之游戈海口者如梭。無懈可擊。乃檄水師提督維由尼伏 Villeneuve 帥偏師。襲擊西印度之英領地。誘英艦隊往援。英將鼐爾孫。詎得其謀。督兵追躡。至西班牙之坎提士。Cádiz 及之。大戰於特拉威爾加 Trafalgar 或譯塔拉 海面。佛軍盡殲。鼐爾孫亦中炮而斃。拿破侖之用兵。雖雷轟電掣。神出鬼沒。而不可方物乎。然其威力所及。僅能圈限於陸地。自此海上之主權。且永操諸英國。此役之前。拿破侖已檄重兵去菩侖。專攻德意志。而奧將馬克。以毗愛倫附佛。由多惱河馳往。掩取之。拿破侖親督師。取道德意志之西北部。突至威姆。Wim 以繞出馬克之背。露軍猶未至。十月十七日一戰。馬克勢

孤援絕。與其部下二萬五千人乞降於拿破侖。而維也納之守備益不敢懈矣。拿破侖鄙普甚。師行德意志之西北部。未嘗假道於普。而千乘萬騎投鞭躡蹄於普之境內者。絡繹不絕。普王大怒。遽通款於露。約發兵十八萬。助之攻佛。拿破侖靡得焉。置勿問。仍擁兵進攻維也納。馬克降佛。後數日。露將庫杜蘇 *Kudinow* 帥援軍三萬至毗愛倫。時墮軍皆創夷敗亡之餘。露兵來援者。其數甚寡。萬不足櫻佛兵之鋒。乃議退駐多惱河北。以俟露西亞之第二隊救援軍。十一月七日。墮帝率有司百官。毅然棄國都。奔河北。越七日。佛軍不頓一兵。不折一矢。而入捃維也納。泊露西亞之第二隊救援軍至。踰多惱河。進擊敵軍之在美倫者。時露帝歷山已在軍中。佛兵七萬。露墮之兵共八萬。戰雲如墨。橫壓兩軍營壘。佛兵以客軍陷危地。策應不靈。後路已絕。重以墮軍之在伊太利者。復兼程北上。以逼佛兵。普與露有成約。亦在助戰之列。因命使臣赫格威治 *Hagerich* 手普王之書。馳至蒲留恩。示拿破侖。微覘其意。佛兵以孤軍孤軍四面之強敵。投間抵巇。防之非易。雖然。置之死地而後生。此知兵者之所自託也。拿破侖先以甘言答赫格威治。杜普國之疑。十二月二日。與連合軍鏖戰。

於奧斯台茲。Anstettin 一作奧斯
特利支 是役也。拿破侖與露帝歷山塿。帝佛蘭西士皆躍馬
陣前。指揮將士。故世謂之三帝之戰。夫同盟軍之兵力。勁於佛軍。使析同盟軍爲三。
以一軍斷佛軍之首。一軍截佛軍之尾。復以一軍猿伏。孫擊或來。或往。以貫佛軍之
腹。佛軍必蹙。惜夫同盟軍怵於拿破侖之威。矜言持重。不敢出奇兵以邀之。於是一
敗塗地。潰裂不可收拾矣。佛蘭西士勢不支。倉皇與佛軍訂休戰之約。露帝以拿破
侖鋒銳不可當。則發急使使普。促其定出兵之期。雖然。赫格威治既爲拿破侖甘言
所餌。奧斯台茲之敗警至普。普王且大怖。又顛倒於割讓亨諾威爾之前約也。躊躇
利害。且前且卻。終乃謝絕。露使而停止出兵。露兵亦撤還。此第三同盟潰散之結果
矣。夫奧斯台茲之敗。即神聖羅馬帝國滅亡之原因。何者。拿破侖惡奧反覆。不能如
康波福米塿及利奈維兩次之訂約而寬待之。布來司堡條約成。奧盡失威尼斯梯。
洛爾及德意志西部之屬地。而伊太利。瑞士來因。諸地。亦與奧劃分爲二。未戰之先。
拿破侖檄叱愛倫之選舉公麥喀思迷憐的瑟巴騰。選舉公加羅斐迭禮。Karl Lin
dbergh 威頓堡選舉公斐迭禮。與佛同盟。以從征伐。諸君主知反對拿破侖之有害

無利也。則唯唯。各發兵隨佛師後。拿破侖欲收爲羽翼。故昭之以利。割梯洛爾以界毗愛倫。分西德意志之塊領地以附益巴騰威頓堡。且使毗愛倫威頓堡二選舉公。改稱王號。自是佛蘭西十二世於德意志諸邦之主權盡失。千八百六年八月六日。去神聖羅馬皇帝之名以避拿破侖。嗚呼。自霞立縵統一德意志種族。而創建一大帝國。哇多大帝踵其遺業。神聖羅馬帝國於是成立。忽忽千餘年矣。國內離合興亡之事雖不益。而神聖羅馬帝國之盛名常暉耀世界。國民且以此自旌於衆焉。今卒爲佛蘭西所滅。時勢之變幻不測如是。是豈識者所及料乎。前所稱德意志皇帝佛蘭西十二世者。至此改號爲奧地利皇帝佛蘭西十一世。德意志諸邦中除屢經喪敗之奧地利與首鼠兩端之普魯士及普蘭溫脩伊海遜二選舉公國之外。餘皆附庸於佛。不觀千八百六十年夏毗愛倫王國威頓堡王國巴騰選舉公國海遜達姆斯支 Hesse Darmstadt 大侯國卑格 Berg 大侯國奈蘇侯國結合大小十六州。而組織所謂萊因聯邦乎。彼皆仰拿破侖之保護。訂攻守互助之約。外此諸邦且踴躍附入焉。自此德意志帝國劃分爲奧地利普魯士及萊因聯邦之三團隊。夫和蘭

也。瑞士也。先皆隸於德意志。而後乃獨立者也。今又有所謂來因聯邦者。愛他人之指麾。而自背其祖國。哀破碎之河山。眺無情之草木。盛衰今昔之感。讀史者得毋振觸於中而不能已乎。

第六節 普露同盟戰爭與拿破侖之全盛

唇亡則齒寒。德意志諸邦既押壓於佛。普安能獨享不利之福。謬哉斐迭禮威廉三世矣。坐視各友邦之危亡。而袖手不肯救。於是意外之禍。遂接踵而至。

普以心醉於割讓享諾威爾之利。擬與佛軍挑戰而中止。奧斯台茲戰後。王命赫格威治詣巴黎。踐前約。又懼與英國衝突也。密商諸拿破侖。以割讓享諾威爾爲英王約吉三世之意。字諾威爾
爲英領地拿破侖不許。且言普必與英宣戰。然後如約。普王不得已。下令英國商船之往來普境及新領地享諾威爾諸港者。嚴禁出入。而普國商船之在英國各港灣者。英亦嚴禁其出入。復杜絕貿易以報之。

雖然。普王之見給於拿破侖也。猶不止此。夫以歐洲同盟之中堅自任者。非英國乎。自奧斯台茲敗警。風傳至英。披脫大失望。福克士譯音爲外務大臣。更組織一新內

閣時英已倦於戰爭。而福克士尤鼓吹自由主義者也。故不以佛國之革命爲非。一變數年來對佛之方針。與拿破侖結平和之約。其最重要之一條件。即以亨諾威爾還附於英。拿破侖遽諾之。嗚呼。普之受侮於拿破侖也甚矣。前之宣言局外中立也。不假道而遽擾其領土。後又以結集德意志北部諸聯邦。而離間索遜海遜以削其勢。普魯士臣民。旣已銜拿破侖次骨。次接亨諾威爾割還英國之報。人心大激昂。赫格威治尤爲拿破侖侮弄。如掌中一傀儡。優柔不斷之威廉三世。至此亦髮指皆裂。遍騰書於奧露各國。請其援助。而威脩戰具以預備出兵。

墨守因循姑息之政策。可戰不戰。至於萬不得已。仍不免變平和主義爲決裂手段。如普魯士者。機會已屢失矣。况乎諦察其內情。又殊足寒心耶。普魯士內閣之權。皆操諸王。故大臣絕無勢力。不能知政府用意所在。而又朝令夕改。閃爍無定。普國軍隊雖以驍悍名於世。其高級之將校。以久不澆戰陣。暮氣中之。復善兼攝文職。爲多領俸糈之地。一旦開戰。勢且以不能兼職。而失其額外之俸糈。故意殊悞悞。上將如此。况兵卒乎。普之兵卒皆平民。取其位置極賤。老猶服役。然以將校酷遇虐待之故。

有戰爭。輒思脫隊歸國。而國民皆兵之說。又常托之空論焉。以如是之政府。如是之軍隊。欲與朔氣方盛之佛蘭西國民戰。是曠羸羊以齧虎耳。

斯時也。德意志南部皆爲佛蘭西所轄。拿破侖已偵知普魯士意嚮。而預爲之備。戰事起。南德意志諸邦無援普者。壤地利懲於前年之敗。觀望形勢。不敢輕動。與普表同情者。惟露英二國耳。夫英不啻有講和之志乎。然以與拿破侖議論不合。幡然助普。特是英國陸軍不及海軍。而露西亞以所居僻遠。援軍不能朝發夕至。於是普軍不得不竭全力以支拒佛蘭西。普軍禦佛者。雲集於索遜之南方伊那。Itzehoe 一作伊那近。威廉三世自督之。蓋欲借斐迭禮大王之餘威。而徼倖於一戰。然則普軍之狀況如何。曰。囂張凌雜而絕無紀律。將士日日搯腕攘臂議攻戰之策。無一可用者。王雖在軍中。亦無効。徒費時日而已。拿破侖時已督精兵二十萬。駐紮印河畔。示將絕普軍歸路。普王及善蘭溫脩伊總督急撤還愛夫爾脫之本營。先駐本隊於威麥爾。委部將利亨洛海 Hohenlohe 以防禦伊那之任。十月十日。和亨洛海前鋒於撒爾夫特 Saarfeld 附近。邀擊佛軍之一枝隊。敗績。路易 Ludwig 親王死焉。普軍氣大銳。

普蘭溫脩伊總督益退軍於馬格台堡及愛爾白河畔。留和亭洛海於伊那以牽制佛軍。既拿破命至拿伊。望見和亭洛海營壘。揮兵二萬七千。進至那溫堡。Nambur。扼敵之歸路。和亭洛海兵力單薄。佛軍且二倍之。甫交綏。士卒如鳥獸散。普蘭溫脩伊之本隊。同時亦與達扶之軍衝突於奧路士脫。Auersrecht 一作奧斯丹 左右佛兵掃盪普兵。如摧枯拉朽。噫。此豈達扶所及料乎。普軍本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之勢。不善用之。遂爲半數之佛軍所敗。普蘭溫脩伊總督負重創。和亭洛海之潰軍。爭投本隊。於是軍氣益蹙。斐迭禮威廉三世遁至威麥爾。請和。拿破命不聽。大軍壓柏林。王妃魯伊賽收合餘燼。揮涕誓師。爲背城借一之計。卒以勢不支。走至華日爾河上。與威廉三世共駐扣尼斯堡。Hoenigsberg 以待後命。和亭洛海既敗。欲走斯台欽。Stein 中途至布林拉烏。Prenzlau 遇敵軍。遂降。布留海爾。Blücher 者。驍將也。見壞軍已潰。逕赴亨諾威爾之赫美倫。Hameln 佛軍東西環逼之。不得已。據路倍克之中立市力戰。然以衆寡不敵。散走至丹麥境內。勢窮亦降。十一月七日。國中諸險要。自馬格台堡以下。相繼陷於佛軍。

十月廿五日，佛將達挾鼓行入俄都。廿七日，拿破侖大軍踵至。彼無愛國心之普民，且以皇帝萬歲、皇帝萬歲之聲歡迎之。拿破侖暫據埃都，以號令天下。嗚呼！斐迭禮大王，固一世之雄也。豈意墓木未拱，國都已爲他人所殘破乎？伊那之捷，拿破侖割取愛爾白迤西之普魯士領地，以爲講和時要挾之用。及諸城望風納款，佛軍要挾愈甚。必欲普軍退至華日爾河東。全國諸城皆服屬於普。然後釋兵。果爾與滅亡何異。普國全權委員路克尼 Tuchsini 承諾之。要求普王旡其約。時士泰因等愛國黨，極力反對此舉。復諜知露軍來援者，已由聖彼得堡整隊而出。普王亦且悲且憤。誓取拒此極辱屈極無禮之條約。黜平和黨之巨魁赫格威治，示將鍛戈礪劍。而與佛軍決一死戰。雖然，有一最可惜之事焉。則以王不能用士泰因等愛國黨。內無以獎興望。外無以破列國之疑也。

拿破侖在柏林，發布一大勅令，令大陸諸國。有敢與英國通商者，即移兵蕩平之。世人咸瞠目結舌，俯首側耳，而審視諦聽此大條約。十一月廿一日，蓋拿破侖惡英國恃艦隊之強，而爲佛國患。以謂英國菁華，純在商業。絕其貿易，則英必困。柏林勅

令發布後。佛蘭西同盟諸國。原與英國通商者。其商人或在英倫三島。或在英國各屬殖民地。先後檄之還國。生產品之輸入。一切嚴禁。英國所產之品物。勿問主者誰何。一切咸沒收之。雖然。比非特苦英國也。即佛國及與國亦大蒙其影響。無神經之德意志諸邦。始猶不悟。繼乃知羈勒於外人之苦。漸萌悔意矣。未幾。拿破侖離柏林。入普領之波蘭。播煽波蘭遺民。運動其獨立。益驅兵至華日爾河東。以逼普王。時方嚴冬。露兵倍道兼行。以援普。入普境。遇拿破侖大軍中之一枝隊。欲擊走之。佛兵不動。千八百七年二月八日。與露軍決戰於亞蘭烏。兩軍死傷甚衆。佛兵以應援隊之未至也。姑旋師。徇行北普諸城。以俟之。露帝與普王親洩盟。訂攻守互助之約。英之新內閣。亦堅守披脫主義。允馳師爲二國之援。以盾其後。既拿破侖擁大兵。再入河東之地。六月十四日。與露將賓尼格仁 *Benntzen* 會戰於飛狄蘭特。露軍大潰。逐北數百里。遁入本國國境。而普國最後未下之城。若扣尼斯堡。殘破在於旦夕矣。狼狽如是。始恍然知英國援兵之不可恃。露帝歷山者。除訂和以外。別無他策。普之利害勿顧也。并力勸斐迭禮威廉三世求和於佛。七月。三國訂條

約於狄希脫。三三三 一作務普因割河西之地及波蘭遺壤於佛蘭西。又從柏林勅

令。與英絕通商。拿破侖知露帝故鷙悍。非威廉三世可比。但約其社絕英國貿易。復割取瑞典土耳其一部之服屬於露者而已。若丹麥若葡萄牙。始本與普共爲中立國。且與拿破侖有密約。緩急相救者也。英國早知之。欲爲先發制人之計。突以艦隊攻擊丹麥國都。列國惡其師出無名。嘲笑之。於是丹麥公然爲英敵。而英國國力。又不足以保護葡萄牙。葡雖衝決拿破侖之禁。私與英通商。卒以佛軍聲其罪。王室逸至普古爾。十一月。佛軍入葡都。據之。西班牙者。始終與佛蘭西同盟。而未嘗携貳者也。拿破侖猶以爲未足。既占葡國後。乘王室之紛擾。以整頓海防爲名。命將苗路

Mina 往廢西班牙之波朋家而盡褫其王權。一千八百八年五月

拿破侖之權力。已達絕點。丹麥也。葡萄牙也。新列於屬國。若普若壞。亦交臂惕息而仰承其意指。西班牙與伊太利。次第收入版圖。強大如露西亞。復化爲羽翼。時則封鎖大陸與英絕通商之令。已風行各國。拿破侖之一舉一動。關乎各國之休戚。一顰一笑。且隱隱繫天下萬民之安危焉。拿破侖又廣封親屬於各國以孳植其勢力。千

八百五年，先逐拿破利之波朋家於西利。而王其兄約瑟夫於拿破利。次以女弟之夫苗路爲德意志之卑格大公。次以利蘭王國改名海維梯亞共和國。封其弟路易補拿破脫。又據狄希脫條約。奪愛爾白河迤西之普魯士領地。建置威斯脫南倫Naspholen王國。而王其弟愛倫 Louise。於此同時復以普領之波蘭領地爲華希耶 Nazochau 大侯國。以屢著勞績之索遜王領其地。及西班牙附入佛國圖籍。因移封拿破利王約瑟夫爲西班牙王。而以卑格大公苗路王拿破利。建置王侯。無異進退一胥吏。其氣焰之薰灼可見。嗚呼。瑰麗錦繡之德意志祖國乎。終不免縱封橫割於拿破命之手。而爲其親屬與功臣之湯沐地。所謂佛蘭西皇帝者。且欲高掌遠矚而囊括全世界。野心勃勃。未知所極。環睨列國。問孰敢抑壓此空前絕後之大暴主。爲受侮各邦一雪其恥乎。

第七節 壤地利戰爭 國家的觀念之勃興

自歐洲間個人自由主義興。而佛蘭西革命。拿破命之勢始盛。自國家主義興。而各國同盟。拿破命之勢漸衰。科西嘉之驕子。誠國家主義之敵乎。蓋其生平常以爲力

征經營。足以統一天下。如歷山大王之盛蹟。故其外交。常注意在滅亡人國。擴充己國。降其軍。割其地。俘其君。不足鑿所欲。必舉全國。覆社稷而後快。壓制不已。加以蹂躪。蹂躪不已。加以鬻割。能保全者亦鮮矣。雖然阻力愈重。則反動力愈盛。曾幾何時。獨立之聲。起於屬國。自由之說。行於大陸。所謂國家主義出現矣。代表此主義者何人耶。則非苟延殘喘之政府。而在野之志士也。

國家主義之興。始於何地乎。則西班牙半島是已。拿破侖既廢波朋王家。以約瑟拿破侖封其地。國民羣反對之。始在馬德利脫。諸市以次響應。與拿破侖宣戰。八夫拿破侖平生經營所注意者。政府而已。軍隊而已。以爲仆此二者。則足以制人之死命。伊太利然。普奧及其餘德意志諸邦亦然。今者西班牙政府亡矣。軍隊滅矣。國民猶躍躍圖恢復。實拿破侖豫想所不到。而所謂「半島戰爭」者。亦其生平戰爭中。特演一新劇者也。

於時西班牙民軍勢大熾。逐佛軍於哀部祿河以北。英國亦響應。遣威林士烈之三esley將軍後任惠綏吞 Wellington 侯從葡萄牙驅逐佛兵。進西班牙與國民相呼

應。而拿破侖不知也。

西班牙國民既無政府。又無將帥。唯以如火如沸愛國之熱心。屢擊破佛國大軍。誠足使懦夫有立志也。當時普相布山海爾嘆曰。「咄。吾輩何劣於西班牙耶。」德意志主戰黨心亦怦怦動。壤地利已脩軍備。將乘機會大舉。普魯士士泰因宰相率主戰黨。研究攻守方畧。思脫拿破侖之軌。蓋拿破侖之克普魯士也。畧土地。取賠款。猶不足。則駐大兵於國內要地。而徵費於人民。人民愁訴苦痛。若不聞知也。士泰因憤憤欲迫王開戰。如西班牙死抗之狀。即說王今者西軍勢甚。佛無餘力東侵。壤英反抗氣頗壯。時不可失。又檄北德意志使舉兵。奔走殊力。不意露王歷山助佛。佛得稍稍振。歷山自狄希脫條約以後。專講擴張已國之策。而殊與拿破侖和好。拿破侖亦與露王相結。欲紓東顧之憂。盡全力於西班牙也。千八百八年十月七日。兩帝會盟於德意志之愛爾夫脫。德意志四國王。三十四侯伯。皆赴會。儀仗頗盛。德意志主戰黨氣大沮。士泰因不如所爲。恐徒在職貽普之憂。乞骸骨。解相印歸。而拿破侖深惡之。窮追。乃亡命匿配門。跼天躅地之中。殊有無限之感慨云。

是時奧地利氣勇甚。奧自布來司堡條約後。司台洞 *Staction* 伯爲相。司台洞一熱心愛國之士也。乘西班牙戰爭。國民敵愾漸盛時。誓欲脫佛之軛制。先銳意改革內政。養成軍隊。盛脩戰備。蓋奧地利非不知平和之益。然姑息之平和。其患尤甚於戰。故決意主戰。欲與國民相合。以決一勝。且當時北德意志受士泰因檄文之影響。意殊慷慨。普相響霍斯脫 *Craxianone* 從士泰因方針。鼓舞主戰黨。委斯甫脫倫王國亦躍躍欲反對佛國。於是奧皇大檄全國民。命舉國一致。爲祖國雪舊恥。先使查爾斯大侯派多惱河。入來因聯邦。時來因聯邦四月九日。大侯軍十七萬越印河。入毗愛倫。二枝隊同時謀攻華希耶大侯領及北伊太利。奧國舊領袖洛爾亦戴賈人霍甫安 *Hof* 爲首。蜂起應之。逐其國內之佛蘭西人及毗愛倫人。一時梯洛爾遂無外兵之踪跡。民黨勢甚大。然查爾斯大侯之渡印河人毗愛倫也。佛將達伐適自露歸。方在拉提士朋附近。查爾斯侯軍迂緩不能急掩襲之。遂縱之去。先是拿破破命聞奧國出兵。急從西班牙歸佛國。促來因聯邦出兵。至是自號令佛軍。佛軍復振。破奧軍於亞奔司堡 *Abensburg* 郎甫脫 *Landshut* 哀 克米哀爾 *Keckmühl*。至四月廿二日

遂逐查爾斯大侯於多惱河北。乘勢直迫維也納。五月十五日，再入奧都。奧國挑戰，未月餘，南風不競，忽遭此辱。志士之失望可知已。且奧軍在華希耶伊，太利頗得勝。自此遂歸烏有。國民軍氣大沮喪。惟委斯脫甫倫士官同保 Doernberg 普魯士騎兵士官西爾 Schill 不屈，互通聲氣，謀率部下軍討佛兵。事洩，同保逸去。西爾戰死於士多拉西蘭 Stalund（五月二十五日）義勇軍乃散。

維也納既陷，查爾斯大侯猶集殘兵在多惱左岸，謀乘隙恢復國都。於是拿破侖渡多惱，欲擊退之。選維也納下流四哩地，通羅字島 Tob-Are 島，築一架橋。五月二十日，佛軍至左岸，據沿岸村落亞司奔 Aspöron 及哀司林 Asil。未幾，架橋奔佛軍中斷，不能呼應。查爾斯乘之。五月二十一日午後，以兵八萬逐亞司奔之佛兵。夜間佛軍又脩長橋，更得援軍四萬。兩軍數相當，再戰於亞司奔。互勝敗。戰中架橋又奔。佛軍前有敵，後有水，拿破侖計無所出。困於羅字島，及二十五日，橋梁脩繕乃成。然運輸糧食之途絕。絕食及二日，奧軍亦傷損頗鉅，不能一擊而殲之。夫佛之兵力，非不劣於奧也。拿破侖又自將之，猶有此失。佛軍常勝之名譽，從茲損矣。當戰報

之達於諸地也。普國政事家迫王使援奧。普蘭溫脩伊侯亦欲酬伊那一役。失父喪地之怨。侵入拿破侖與國索遜。逐其王。此外委斯脫南倫威登堡人民皆揭竿起事。所在抵抗佛軍。全德國民勢不大壯。查爾斯大侯聞之。以爲是遷延時日之利也。守壘不攻。豈知拿破侖若不聞知有遠敵者。惟用全力固其橋梁。集兵十八萬於島中。六月四日夜。乘風雨再進擊北岸。於是奧兵十三萬退據瓦喀倫村 *Wagram* 之地。五日午後始戰。至六日午後佛軍勝。奧軍列陣而退。拿破侖不能追擊之。六月十二日。遂結支姆 *Trautman* 休戰條約。于八百九年七月。英將威林士烈自葡萄牙入西班牙。不勝佛軍。遂退。而攻擊亞脫威奔 *Antwerpen* 亞脫威潑 *Antwerp* (皆佛地)之艦隊。亦不能大創之。奧既敗。英又無勝算。普魯士諸國之觀望者。皆不敢出兵。奧地利不得已請和於佛蘭西。蓋奧軍之屢敗。非其兵之怯懦。而將帥乏其人也。故曰「擁百萬之大軍。而仍不免乞和。無指揮者之故也。」斯台洞伯失意後。遂辭職。拿破侖提訊之條件極苛刻。勿蘭茲皇帝頗疑懼。不能決和戰與否。思起用茲格。使一武官踵其門。以將與佛和而意不決告之。茲辭喟然答曰。「奧國之存亡如何。唯平和

而已。佛國滅亡。應亦不遠。茲格者夙以力鳴者也。於是十月十四日。遂與佛訂約於維也納。以柴支堡與佛領。昆靈倫。而割撒烏河以南亞脫利亞海沿岸地於佛蘭西。後改稱伊魯利州。使墮領波蘭與華希耶大侯國合併。曩失來因之所領。今又離海與伊國絕。國家失勢亦甚矣。雖然千七百九十六年之戰。則激刺伊太利獨立思想矣。千八百六年之役。則顛覆西德封建制度矣。而此戰結果。乃僅止失領地。彼方興未艾之國家觀念。縱用兵力。用智畧。非可得消滅之也。故拿破侖侵略日迫。國民敵愾心日盛矣。

墮地利既與拿破侖結和約。梯洛爾爲昆靈倫所領。霍甫安亦爲故友所賣。被拿破侖銃殺。駐紮巴黎公使梅特涅 Metternich 代斯台洞伯爲相。梅特涅係來因地方貴族。善機變。圓轉滑脫。巧於應接。拿破侖頗信用之。薦於墮。遂使爲相。豈知此翻覆一風流公子。即後來馳聘於歐洲之政界。振八面玲瓏之才鋒。籠絡無算之君主之奇才耶。時拿破侖出皇后約瑟芬 Josephine 求姻於歐洲之古皇室。梅特涅勸勿。蘭茲皇帝以皇女美麗阿路易若 Maria Louise 嫁之。於是距維也納條約止半載。瓦

噉倫杯土未乾。早見此不祥之事矣。美利未幾即懷妊。舉一子。即後拿破侖第二也。嗚呼奇哉。人事之變遷也。以當年一書生。竟得與歐洲最古之皇室結姻。且之有龍熊之慶。拿破侖喜可知已。

是時佛國領地幅曠甚廣。普魯士國民愈激愈憤。臥薪嘗膽。以圖恢復國恥。愛國之情。時流露於文學之中。且斐迭禮威廉以千八百十年建大學於伯林。廣聘國中學者。故哲學家肥特 Fichte 休拉馬海 Schlegelmacher 等次第自四方來集。鼓吹愛國之精神。誘發國家的觀念。國辱極矣。國民之迷夢亦漸破矣。帝國前途。庶幾其放一綫光賦。

第八節 拿破侖之敗與德意志之恢復

佛蘭西帝國在一千八百十一年十二年兩年間。勢力可謂盛矣。先是瑞典與佛國不睦。王格司他四世 Gustav IV 外與露國爭。內招軍隊。怨終爲部下所廢。其伯父加羅十三世 Carl XIII 代即位。始與露國結和。千八百十年。又與佛蘭西同盟。入封鎖大陸條例之中。及其嗣子死。復以拿破侖將軍貝那提 Bernadotte 爲太子。故附

於佛而羅馬教皇匹^七世 Plo VII 者不與佛結攻守同盟。領地遂爲佛帝所併。下詔逐佛帝出教。亦無如何。佛帝竟囚之。○一九八于是拿破侖外服列國。內創議院之權。奪人民之自由。儼然一專制君主。且正法典。整制度。提倡實業。粉飾太平。以眩惑國人。一時佛蘭西國民竟忘國恥而謳歌之。故拿破侖非特古今無二之名將也。又無二之政治家。經濟家也。一戰而仆列國。編八十萬之常備軍。戰爭二十年。國債僅抵英國六分之一。其內治政策非可驚歎歟。夫以拿破侖與暴君一例觀者。非定論也。其所據實革命主義。而之所以壓制國內。不過達其目的之一手段耳。願手段一偏。遂生反動之力。可不慎哉。

千八百十一年夏有大彗出現。其光爛爛然巨於中天。識者知大亂將至矣。嗚呼大亂哉。大亂哉。拿破侖之暴戾恣睢。庶幾其已乎。一般輿論沈淪之德意志國民聽者。此非光復之期耶。

千八百七年以來。佛露二強相結而壓服各國。露西亞所以與佛國同盟者。爲土耳其瑞典侵畧之故也。及封鎖大陸之禁行。露國商業爲之大阻。舉國苦之。頗恨佛國。

八百十年，拿破侖求姻。歷山托事拒之。拿破侖遂與奧國和親。波蘭之華希耶侯國乘機侵露之西境。露皇意漸不平。且拿破侖之奪歷山伯父奧頓堡 Oidenburg 侯領地也。歷山背大陸同盟。許英船入港。與拿破侖挑戰。十一年春，佛帝決意開戰。而惠靈吞在西班牙半島。有交涉事。不果。明年乃準備出師。是時普國最當戰之衝。以國中要地皆爲佛人所據。勢不能不從之也。宰相哈登伯 Tandenberq 者。欲有所得。以爲從軍之報。遣使至巴黎。請於佛帝。佛帝大怒。拒之。脅以否則將占領伯林云。於是哈登伯欲與露結同盟。露皇主防守。不願進兵至普地。普計無所施。恨恨而歸。遂送兵二萬至佛帝所。供其頤使。國民大憤。士泰因亦盛攻擊哈登伯之政策焉。於是奧國財政困難極矣。礙於拿破侖勢盛。不得不允之。出兵。其他屬邦。毘靈倫索遜等之來。因聯邦。歐洲各國。皆相約助之。十二年春。諸國大兵雲集德意志境內。數共五十萬。其大部分皆德軍。所不至者。唯英蘭瑞奧及土耳其三國兵耳。五月九日。拿破侖出巴黎。自率大軍。經波蘭東普魯士。六月。越尼門 Niemen (一名美通 Alon) 入露境。露將巴開特托立 Bortny de Tolly 遷沿道居民。不置糧食。以避之。使

佛軍疲於奔命。九月七日，佛軍至薄羅提諾 Borodino。其地距莫斯科僅二日路程。露軍始與佛軍戰。佛軍大勝。十四日，拿破侖進占莫斯科。而居民既遷徙。所見者唯克來姆林 Kremlin 閣上蕭條之夕陽而已。耳未幾，露人縱火焚市。延燒及數日。莫斯科霎時化為焦土。佛軍猶不去。眾議和使者之來。天既寒。糧食不足。十月十九日，始歸。欲繞道南方。以取糧食。然敵軍苦追擊之。乃再循舊路。適值嚴冬。冰雪埋道。饑寒交迫。兵士俱斃。哥薩克 Cossack 騎兵又閃長槍以要其歸路。全軍悽慘之狀。殆難以言喻。如是者一月餘。方抵普境。而五十萬之大軍。僅餘二十分之一矣。初拿破侖之入露西亞也。以爲既占領莫斯科。是露西亞之末路矣。豈知乃已之末路哉。於是歐洲大局。爲之一變。

莫斯科之退軍。乃開放歐羅巴之先聲也。是時普將約克 York 率佛國援軍在露境立軋 Riga。立軋知事得莫斯科勝報。勸其與露同盟。約克乃忠誠義勇之軍人。知非與露同盟。則不能拯國家之急。十二月三十日。以獨斷與露人結休戰約條於泰洛根 Taurogen。密約嗣後互相扶助。麥迭禮威廉爲拿破侖所迫。宣言不承認

此約。且下詔欲以軍律處約克。約克不應。曰：『予濺血淚。而不服從此詔旨。行將自引責與佛國戰。夫此實軍隊之希望也。國民之希望也。恐亦皇帝陛下之希望也。唯王之意志。不能自由。故有此舉。吾軍隊行將使之自由耳。』士泰因亦助約克盡力圖救普魯士。先是拿破侖之謀。侵略土耳其也。歷山招士泰因諮詢國事。士泰因說露皇請爲德意志出師。以攘歐洲之公敵。及拿破侖退後。露廷頗有倡平和之說者。歷山終從士泰因議。決計再戰。遣士泰因至露軍所。占領之東方普魯士。竭力募義勇軍。於是千八百十三年正月。士泰因至科尼斯卑。與約克將軍鼓舞人民。編成國民軍。及是普王亦執激烈主義。遂開廟議決戰。謀先脫佛國之束縛。王乃去伯林。赴脩律溫之首府脫力斯頓。士泰因介紹之。與露結卡立盧¹⁸¹³和約。二月二十七日。以普領波蘭之一部與露國。結攻守同盟。英國約供給軍資。瑞典皇太子貝那提亦與焉。普國於是使十七歲以上廿四歲以下之壯丁。悉充兵役。誓必死以決一戰。三月十七日發宣戰文以警國民。是月佛人皆去伯林。露將威脫根司坦¹⁸¹³ Gunstein 友約克將軍代守之。時約克政府擇故皇后路易若誕辰。製鐵十字勳章。

益鼓勵士氣。既而美克倫堡畔。來因同盟。亨堡亦叛佛應普。舉國發憤。皆欲爲祖國一死。蓋普魯士所以欲戰者。非一家一州之故也。實代表德意志全體之休戚也。然則安可不盡其天職乎。

當普魯士宣戰時。佛國侵入露西亞之殘兵。爲佛將游仁簿哈尼 *Fingone Beanhams*。游仁簿哈尼乃以兵守愛爾白以東諸堡。而自至馬格台堡。拿破侖則集兵於麻印河畔。謀侵入。拿破侖雖有莫斯科之敗。願伊太利諸邦及愛爾白河以西之德意志猶附之。故愛爾白河實拿破侖勢力範圍之終點。設有戰爭。必出於此。千八百一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普將布由海爾率露普軍襲索遜之脫列斯頓。走其守將達伐然。索遜素爲拿破侖所優待。官吏人民俱不迎普軍。既而至四月下旬。露皇普王始率兵會於脫列斯頓。聞拿破侖將率兵十八萬泝柴勒 *Chale* 河北上。五月二日。聯軍即邀擊於路振 *Juven* 之平野。激數刻後。聯軍退於脩律溫。途中又再戰於灑真 *Saussen* (五月二十一日)。佛軍追聯軍東進。而拿破侖慮壤地利乘其隙。六月四日。請聯軍休戰。先是壤相梅特涅乘拿破侖之敗。頗有所要求。拿破侖藉詞不允。

既休戰。遂欲集伊太利兵威嚇奧。使無生事。雖然。此實拿破侖之大失策也。徒令聯軍以其暇集大兵而已。且當奧國開布拉克會議。提議調停條件時。拿破侖恃勝不應之。八月十日奧遂與佛宣戰。於是歐洲四強國。皆盡全力以當佛。拿破侖雖有鬼神之雄武。其何以對付之耶。

是時拿破侖將兵三十萬。在索遜之脫列斯頓。同盟軍分爲三軍。第一軍兵數十萬。布由海爾將之。陣於脩律溫。當拿破侖之正面。第二軍瑞典王貝那提帥之。數六萬。扼伯林威登堡之間。第三軍數二十萬。奧將休哇眞保 *Schwartzberg* 督之。駐配門。爲聯軍本部。露皇普王俱在其中。三軍相應。作一大圍。謀自南北包擊脫列斯頓。拿破侖早知敵計。欲急擊三軍。使不遑相應。八月十五日。定計先使奧狄諾 *Ordnot* 從威登堡進伯林。而自進脩律溫。逐正面之敵軍。即旋軍以當聯軍。於是二十一日。擊布由海爾。布由海爾不得已背進。是時休哇眞保之本部。已知拿破侖赴脩律溫。謀襲其留守。獨向脫列斯頓進。拿破侖聞之大喜。使馬克特那追擊布由海爾。二十五日早歸脫列斯頓。以待聯軍之至。別以兵四萬與汪達 *Vandam* 使入

配們衝聯軍本部之背。二十六日，休哇眞保軍至，襲擊佛軍，激戰亘二日。聯軍失利，全軍皆退。拿破侖之得意志士之失望，可想矣。豈意一剎那間，兩軍形勢，又爲一變。八月二十三日，佛國侵入伯林之軍爲貝那提所帥，普軍擊敗。馬克那特軍退於愛爾白河，追擊布由海爾亦失利。加之汪達軍孤立無援。八月二十九日，與靈兵戰於克姆。Helm大敗。汪達率餘兵一萬，降於聯軍。是於聯軍得從初計，再包擊脫列斯頓。拿破侖不屈，以尼之帥汪達軍欲使再衝伯林，而自擊布由海爾軍。尼於九月六日爲普將瓢洛 Buelow 所敗。布由海爾避不戰，將使休哇眞保之本部兵侵入也。拿破侖乃不得已旋師。佛蘭西及歐羅巴列國之成敗，將決此於一役乎。然佛之大勢既去，軍中意氣沮喪，而聯軍愈盛。勢將侵入來，因聯邦其間又有一大問題起焉。即處分聯邦之法也。當時士泰因以爲凡隸屬佛國之君主，宜禡其位。其餘諸邦主僅與以地方官之權。他皆奉德意志命。以德意志爲完全之一帝國。梅特涅以其計有殆各彭黨之遺風，反對之。使萬事皆復舊，而歡迎聯邦之來歸。故昆愛倫等皆歸於壞。此十月三日事也。事定後，布由海爾帥脩律溫兵自華頓堡 Warthenburg 渡

愛爾白與貝那提合欲合休哇眞保南北夾擊佛軍。拿破侖知愛爾白河之不足以防大軍。十月四日退據拉伊士必市。至十六日休哇眞保自南方。布由海爾自北方。各進。拉伊士必砲擊之。所謂「國民戰爭」始起。拿破侖使尼馬門 Marmont 二將防北敵。自邀擊南軍。以兵少。故更割北方軍補充之。故南方形勢雖盛。北方兵力殊弱。布由海爾先鋒約克將軍以獅子奮擊之力。攻擊佛軍。遂得破之。夫聯軍時時有援軍之至。拿破侖而欲破敵軍。必在第一日。第一日敗。則第二三日無望矣。以是十六日夜拿破侖因壞帝請講和。列國以其條件多不遜語。不省之。至十八日。聯軍愈盛。勢將大舉進擊。拿破侖軍十七萬。聯軍三十萬。兩軍皆殊死戰。戰之激烈。殆鮮其比。實歐洲諸國安危所分也。休哇眞保軍用心殊慎。進稍緩。而布由海爾隊勇甚。午後終擊退拿破侖軍。十九日聯軍屢屢砲士之。遂拔拉伊士必市。西門外有裏斯脫 *St. Remy* 河者。愛爾白之支流也。佛敗兵一萬五千人退後。將渡河。而橋梁斷。歸路遂失。索遜王以下皆爲聯軍所虜。是役也。佛軍死傷四萬人。爲敵軍捕虜者三萬人。聯軍死傷亦及五萬四千人。

嗟乎拿破侖之失勢也。非滑鐵盧之役。而拉伊士必之一戰也。十月十九日。其德意志解放之紀念日乎。拉伊士必大敗後。佛軍氣沮甚。不能再擊敵軍。急行至布郎克甫脫附近。遇昆愛倫軍。阻其歸路。一戰之後。頗有損傷。戰後十四日。全軍乃越來因河。拿破侖既退。佛國大崩裂。凡佛軍之守德意志要塞者。皆降。威登堡海遜達姆斯泰巴騰等亦叛來。因聯邦。而入同盟。委斯脫甫倫王戴洛姆則奔位遠遁焉。

聯軍之追拿破侖。至布郎克甫脫也。埃悉成普魯士露西亞之名。頗不悅。倡平和之議。十一月九日。始與佛議和。要求佛國割亞爾奔及來因以外佛領之地。拿破侖不答。聯軍侵入佛國之意益決。布由海爾自孟哈姆 Mannheim 直入佛蘭西。埃軍亦繞道瑞士附近。經貝福脫至朗格爾之高原。先是英將惠靈吞亦在西班牙驅佛兵。越披立尼斯山 Pyrenees (佛名披立奈)。故佛國既失東境西陲之守。而時當隆冬。同盟軍仍冒寒進。拿破侖又爲之大狼狽。唯埃地利常抱平和之說。強列國前後二次開會議於釐考 Chamillon 與佛蘭西使臣往復議不決。至千八百十四年三月一日。聯軍始相約。若拿破侖不肯返其千七百九十一年後所侵奪之地。則不可議。

和。於是戰於賽恩河支流馬恩 Marne 奧布 Anbe 賽恩等流域。互有勝敗。既而布由海爾之北軍。於三月十日破拿破侖部將馬門於拉蕩 Laon。拿破侖乃轉而南襲休哇。眞保之南軍。知非以奇法不能破敵之勝軍。更轉軍出奧軍後。隔絕其後面連絡之路。欲使聯軍不得進。而備之於巴黎。聯軍不顧。南北肉薄。巴黎三月三十日曉。布砲陣攻擊之。巴黎民狼狽不堪。馬門等來降。三十一日。聯軍遂入佛都。佛與列國戰。前後凡二十餘年。初戰時國內不許一敵騎來往。乃曾幾何時。榮枯忽變。國都亡。皇帝走。非傷心慘目之事耶。既而拿破侖知聯軍不隘其術中。欲急進軍襲其後。力不及。三十日。奔軍急行至距首廐十五哩之地。聞巴黎已降。乃停於封登部祿 Toulanebleau。以觀望形勢。巴黎市民雖有憤憤欲戰者。而富民皆歡乎迎聯軍入城。是時聯軍中歷山勢最盛。佛國政治家中泰路蘭勢最盛。至是皆倡廢拿破侖之說。四月二十日竟廢拿破侖。復波朋王。家於是舊王族及貴族之亡命在外者。皆漸漸歸。五月佛王路易十八世即位。路易知與時推移。又不恢復波朋之舊政。新定憲法。立上院下院之制。以從民望。故人民漸不疾視波朋王家。國內粗安。一時歐洲間

幾有平和之象。拿破侖最後猶欲抵抗之。而大勢已去。將校不奉命。不得已於四月三日讓位於子拿破侖二世。駐在巴黎之列邦君主。不承認之。乃退位。於是歷山帝倡議流拿破侖於伊太利西岸愛來巴（Elba）島。以兵一隊護衛之。年送金二百萬。嗚呼。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拿破侖今者將與多年共死生之部下訣別矣。五月四日至愛來巴島。幽居者久之。

是時列國之對待佛蘭西也。頗不苛酷。夫佛蘭西革命。固爲歐洲治安之大敵。然於舊王家無與也。既與舊王家無與。正不必減削其權力。且佛弱則列國均勢仍不均。故五月三十日列國與佛蘭西訂約於巴黎時。許佛得享有千八百九十二年時之境界。故佛國比諸戰爭以前。增三千二百八十方哩之地焉。其餘和蘭則爲奧倫治家所復。瑞士則爲獨立國。伊太利諸邦除奧領外亦皆獨立。德意志變爲聯邦。且奧地利棄壤領和蘭。以佛國牽制故。有合併於和蘭自爲一王國之密約。至後維也納會議時。方決定云。要之佛蘭西革命。大及影響於歐洲。固不待言。即上而政治文學。下而社會百般之狀態。皆弃其舊而新是謀。如國家主義自由主義者。亦胚胎孕育

於此時者也。國民團結。以是彌固。個人權利。以是彌重。德意志受其刺激焉。伊太利受其刺激焉。下至其他一經爲佛國之附庸。社會頓然變化。如西德意志地封建餘風。雖尤有存者。而佛之自由制度。漸漸輸入矣。且爾時拿破侖法典。所在通行之。厥後德意志得一掃階級制度。未始非遠因於此。

第九節 惟也納會議 拿破侖之再舉與流竄 德意志聯邦成

千八百十四年九月。以巴黎條約之明文故。列國會議於維也納。是會也。實繫歐洲全體之大局。而空前絕後之大公會也。列國赴會者。不僅各遣使臣已也。如奧帝露帝普王及丹麥昆愛倫威登堡國王其他德意志諸君主。皆親臨之。縉紳名士之集於此土者。尤指不勝僂。至令維也納爲一時歐洲政治之中心點焉。此時代表奧國者爲宰相梅特涅。兼充會議議長。其餘哈登伯代表普魯士（士泰因臨會爲顧問）訥生羅的 *Nesselrode* 代表露西亞喀斯列 *Castlereagh*（威靈靈爲其副）代表英吉利佛蘭西則以泰路蘭 利耶塔 爲全權公使。皆當時一流之政治家也。此會議以露英普奧佛五國之意嚮爲主。而五國中最振其勢力者。則爲露王歷山而彼代表

殘敗之佛蘭西公使意路蘭亦乘列國互相猜忌之隙。大施其靈敏之手段。利用此會議精神所在之非拿破侖主義（即守舊主義）而力爭佛蘭西舊日之威權。折衝樽俎之功。頗有足多者。

此會議最大之問題。即波蘭（華希耶大公國）及索遜之處分案是也。露皇欲併華希耶以爲其報酬。而以索遜王國與普魯士。其意以爲索遜王始終黨於拿破侖。固宜受此嚴罰也。普國以捨舊領波蘭而得索遜。則於德意志中央益占形勢。計亦良得。諸之。於是英奧二國皆起倡異議。蓋二國固同忌露西亞之膨脹。而互相提携者也。今見露普之計畫。故反對之甚力。泰路蘭復居間煽動之。十五年一月三日。英奧佛遂結同盟。露普聽之。雖戰爭所不辭也。嗣懼普膨脹之昆愛倫等亦加盟。歐洲戰機。又躍如矣。夫列國受佛蘭西之侵虐。艱苦備嘗。前後二十餘年。始僵宿敵。乃曾未一年。復欲執戈尋仇焉。蓋利之所在。不難棄平生良友。亦利之所在。不難和宿世深仇。隱忍而嫉妬。薄恩而多欲。歐羅巴外交之真相如是。人間歷史之本態亦無不如是。道德者。可以律個人。國家者。未有不作僞者也。幸也列國瞭然於利害之判。未出

戰爭之下策。三國強硬不屈之態度。卒餒露普之氣。使露皇捨華希耶侯國之一部分。普王則以索遜之半爲代償。而僅得來因左岸之地焉。索遜王亦復位。夫普之得地於來因左岸者。實使普對於佛蘭西而爲德意志之代表也。他日之執牛耳。攬霸權。時乎時乎。坐待其至耳。

維也納會議之波瀾既平。列國方將進而議德意志拿破利等諸問題焉。不圖三月六日之夜半。驚動天地之警報。驟然達於梅特涅之寢室。警報維何日。二月二十六日。拿破命逸出愛爾巴島。直趨佛國境。蛟龍豈得長蓄池沼間哉。拿破命既出愛爾巴島。則其捲土重來之勢可知。列國使臣得報。無不張皇無措。面目失色者。先是波朋家之船王佛蘭西也。貴族僱侶。漸復舊權。平民頗失望。且維也納會議。列國軋轢日甚。殆有復事戰爭之勢。拿破命聞之。以爲風雲際會又至也。與其徒千餘人自愛爾巴島振袂而起。三月一日。自佛之東南隅登陸。長驅而北。沿途之民。莫不箠食壺漿以犒其師。無敢迎敵者。三月十日。拿破命入里昂府。守將馬克特挪爾者。本拿破命恩顧之臣。知不可敵。棄軍遁。不折一矢而里昂降。里昂既降。巴黎大動搖。平

民士卒無復奉王家命者。路易狼狽甚。手足不知所措。二月十九日。遂脫王宮而奔於國境。翌日。拿破侖再入佛都巴黎。當時拿破侖之威望。雖遜於曩時。而經彼天授非人力之敏腕辣手。一度指揮。舊勢悉復。條列利宮裡之專制君主復出現矣。於是。一面暗設戰備。一面發埒加之憲法。(四月二十八日)命新議會選舉。大張民權。爲收攬人心之計。復同時宣言於列國曰。『向後之政策。當以平和爲第一要義。』此宣言也。不特不能取信於國人。列國亦不受其欺也。維也納會議既得拿破侖歸國之報。共認拿破侖爲人類之公敵。決議羣全力夷滅此破壞平和者。適惠靈吞侯亦在維也納。立謀開戰之策。惠靈吞由海爾將英普二軍自和蘭進擊。露皇及脩哇堡之二隊。則自來因河中流及上流進擊。時拿破侖王密拉見維也納會議之形勢。終不免廢已之王位也。故舉兵應拿破侖。徇伊太利境。壤地利直與之宣戰。五月二十五日。英奧同盟軍以飛蝶南王之名。取拿破侖一戰而走密拉於佛國。列國自是并力擄拿破侖。六月。英普兩軍入比利時地。擬南下迫巴黎。惠靈吞將兵九萬。軍於布留賽。布由海爾將兵十一萬。軍於南方之那密爾。Nanur 同盟軍大有如荼如火

之觀。拿破侖帥兵十二萬。進自中央。擬先擊退普軍於東方。次襲惠靈吞軍。六月十五日始攻讎羅亞。Oranienb. 退普軍於利尼。Ligny 地而占領之。十六日。佛將內與英軍之分遣隊會戰於卡脫白蘭。Trafalgar 同時拿破侖進襲布由海爾於利尼。激戰數刻。卒敗普軍。於時惠靈吞退據滑鐵盧。Waterloo 期普軍來援。以待拿破侖之攻。普將布由海爾者。雖一敗於利尼。仍暗攝佛軍。北行而駐軍於滑鐵盧東之華布爾。Wavre 地。拿破侖未之知也。十八日午前十一時。佛軍先盡擊英軍所陣地。閱二時。突擊英軍左翼及中央者二次。英軍損失頗多。然全軍仍神色自若。屹立不少。適布由海爾提普軍來援。將自英軍左翼出擊。拿破侖聞之。以爲同盟軍既聯絡。不可不先破英軍。午後六時。遂爲第三次之突擊。直薄英軍。英軍奮戰不少却。乘敵陣已亂之餘。惠靈吞下令。全軍俱進擊。普將布由海爾亦率全側自其擊夾軍之。佛軍不支。亂列而奔。布由海爾驅騎兵代英軍徹夜追擊。殺敵無算。及天明。佛軍悉潰。拿破侖倉皇遁入巴黎。此有名滑鐵盧（一名倍亞利安。Belle Alliance）戰爭之顛末也。新世紀之形勢。爲之一定。

拿破侖猶欲糾合敗兵。更禦同盟軍。然喪敗已甚。卒無如何。二十一日。嗒然歸巴黎。下院直迫其讓位。不德。二十二日。拿破侖不得已。讓位於其子。大勢已去。臂助悉捐。既而露皇奧帝普王亦得滑鐵盧捷報。趨程前進。七月七日。聯合軍再入巴黎城。時拿破侖已自巴黎遁。將奔北美合衆國。未及行。投英軍。繼求保護之。聯合軍乃共議放之於大西洋中。聖希利納 St. Helena 島。十月十六日。拿破侖乃越萬里之波濤。而幽於此島。自是朝嵐暮雨。送殘年於絕海孤島者凡六年。以千八百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年五十四。英雄末路。可慨也夫。

拿破侖既廢。佛蘭西復迎波朋家之路易十八履王位。爲立憲王國。十一月二十日。第二巴黎平和條約成。此時主佛國割地之議者。普魯士之政客哈登伯及士泰因等也。欲復曩日之國境與城堡。而常當佛國之衝者。德意志也。故乘佛國戰敗之餘。欲取阿爾撒斯 Alsace 羅林 Lorraine (即哀沙士洛脫林肯) 二州。是舉也。不獨保祖國之安全。實歐洲平和之擔保也。然露西亞反對之。以爲「苟奪其地。是促波朋家之祚也。」乃使佛蘭西享有千七百九十年時之境界。僅令佛出償金七億法郎。

而止焉。佛蘭西大革命。以波朋家廢位而始。仍以波朋家復位而終。於是殘敗之佛國。因厭戰爭之亂。歐洲列國。亦皆歸馬放牛。共樂承平之世矣。試爲喻之。佛國之大革命者。猶暴風倏起。拔木發室。破壞之迹。狼藉靡極。然大陸空氣。藉以激清。而國家機體。亦有日就強健之觀矣。

維也納會議。當拿破侖歸國以來。大有中止之勢。滑鐵盧一役後。列國乃更議其事。以防列國之衝突於未然。於是此會議之結果。奧地利則除舊領之米拉諾、威尼斯外。復得伊利、阿柴、支堡、梯洛、爾、軋、欽諸地。普魯士則取華體、大侯國之一部。瑞典領巴美安、威斯脫、法倫之舊領。及索遜之大部分。自買因茲以至亞亨之來。因河下流地。亨諾威爾則定爲王國。而以英王約吉三世爲王。露國則得波蘭之大半。英國則取馬爾泰、海哥蘭特二島。及其他佛蘭西殖民地。和蘭則爲奧倫治家之王國。而與舊境領和蘭相合併。瑞典則與挪威合一。瑞士則爲歐羅巴之中立國。巴馬則爲拿破侖皇后馬利亞路易之所有地。其他伊太利諸邦。無不悉復其舊主焉。

初維也納會議之委員會。以欲恢復德意志舊帝國故。將以奧地利皇兼爲德意志

皇。惟以普奧對峙。莫肯相下。德意志真實之統一。決難望其有成。蓋普奧二國者。其歷史異。其宗教異。其思想風俗異。而至二國之勢力。則頗有旗鼓相當。工力悉敵之觀。普固不能爲全德意志之盟主。而亦決不敢低首下心。任從奧國之指揮也。是以奧亦不欲得此空名。擬於潛移默化之間。攫霸權於掌握間。而組織快意之德意志聯邦。梅特涅乃以此草案提出於議會。雖然。其聯邦之制。非能有確乎不拔之中央統治機關也。名爲聯邦。實則各邦之孤立耳。爲國家真實統一之希望者。頗對之嗚不平。惟此時拿破侖征討之事業未竟。而歐洲前途猶未可知也。故列國以和衷協同之感情。終準奧國提議案。于八百十五年六月八日。倉卒議定聯邦制度焉。革命戰爭時。德意志小邦滅亡頗多。今得入於聯邦之列者共三十九國。如左所列是也。

奧地利帝國

普魯士王國

索遜王國

昆愛倫王國

亨諾威爾王國(英王約吉三世之私領)

威登堡王國

以上聯邦中之一等國

巴騰大侯國

海遜卡賽爾選舉公國

海遜達姆斯支 *Hessen-Darmstadt* 大侯國

霍斯湯侯國(丹麥王之私領)

露克遜堡大侯國(和蘭王之私領)

以上二等國

普蘭溫脩伊侯國

美克倫堡休烏林 *Mecklenburg-Schwerin* 大侯國

奈蘇 *Nassau* 侯國

以上三等國

薩克司威麥爾 Sax-Weimar 大侯國

薩克司哥堡 Sax-Coburg 侯國

薩克司馬寧肯 Sax-Meiningen 侯國

薩克司哥堡 Sax-Coburg 侯國

薩克司希德堡哈烏成 Sax-Hildburghausen 侯國(後爲亞登堡 Altenburg)

美克倫堡斯德利治 Mecklenburg-Strelitz 大侯國

霍斯湯瓦登堡 Holstein-Oldenburg 大侯國

盎脫台蘇 Anhalt-Dessau 侯國

盎脫培林堡 Anhalt-Bernburg 侯國

盎脫該登 Anhalt-Posen 侯國

脩哇堡乘的哈烏切 Schwarzburg-Sondershausen 公國

脩哇堡路德福斯脫 Schwarzburg-Rudolstadt 公國

和亨許倫海亨根 Hohenzollern-Hechingen 公國

和亨許倫奇衛馬林頓 Hohenzollern Sigmaringen 公國

哇台克 Waldeck 公國

本羅斯 Reuss 公國 末羅斯公國

利登司湯 Lichtenssen 公國

鱒島堡里劈 Selanmburg-Tippe 公國

海遜霍摩堡 Hessen-Homburg 公國

留倍克 Tnebhok 獨立市

里劈鐵木爾得 Tippe-Dahnold 公國

布郎克甫脫亞姆麻印 Frankfurt-am-Main 獨立市

白來門 Bremen 獨立市

漢堡 Hamburg 獨立市

以上四等國

千八百六年以來。神聖羅馬帝國一蹶不復振。代之而興者。即此新德意志聯邦是。

也。惟曰帝國。曰聯邦。其名雖判然各別。其實無甚相違。不過美其名稱。維持當時之現狀而已。聯邦規約凡二十條。如聯邦各國有防衛德意志帝國之義務也。禁聯邦之互相戰爭也。各國皆設人民議會也。且新集聯邦議會於布郎克甫脫。各聯邦咸派使臣使協議聯邦全體之事件也。皆此新約所規定者也。然則驟觀此新定規約。較諸舊德意志帝國。其統一之結合。非益鞏固乎。雖然。此特就表面上觀之耳。實則規約之等於空文者。殆強半矣。夫各聯邦疆域之廣狹雖殊。而所得權利維均。如聯邦會議採決之方法。一等國得投四票。二等國三票。三等國二票。餘皆一票。以國境之大小。定票數之多寡。似頗公允矣。然考其實際。則有未盡然者。如利登司湯公國有人口五千五百。猶得投一票之權利。而奧地利僅就本部計之。其人口已千八百倍於利登司湯。乃僅得投四票。且小國會集。得不憑大國之傾嚮焉。故布郎克甫脫之聯邦議會者。非完全之代表德意志利害者也。雖已決議。其遵奉與否。悉任各邦之自由。縱有背戾所決議者。議會亦不深究之。至各邦內布憲法設議會等。雖爲維也納會議時所規定。然亦各從其便。如奧地利普魯士等諸大國。固依然專制君主

國也。各聯邦間之衝突。議會雖調停之。然各聯邦仍互結攻守同盟之約焉。然則德意志諸邦。雖統屬於聯邦虛名之下。而中央立法機關。實無尺寸之權。各邦行動之自由。殆與帝國時代無異也。千八百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依新憲法召集聯邦議會於布耶克甫脫亞姆麻印時。亦無困開會而具欣喜之感情者。隱然見各聯邦之將來。不免軋轢內訌分裂之景象焉。故美國某政治家曾評之曰。『德意志者。殆認阻害自己之發達成長。爲安全之政策者也。』

要之因佛蘭西革命而蒙害最甚者。德意志之全部也。蓋其年來之軋轢分裂。實遺敵以可來之機。致令曩時之制度文物。一旦漸滅殆盡。憂國志士。徒悲憤慷慨不能自己焉。雖然。破壞者。建設之基也。當佛蘭西革命時輸入之新原質。藉供建設之新材料者。亦不少焉。則亦未始非改造德意志之絕妙機緣也。於斯時也。有利用此破壞。蒐集此新材料。而欲使德意志國家建鞏固不拔之基者。士泰因輩是也。然自拿破侖失敗後。有爲革命主義之反動。而於歐洲各地行舊制保存主義者。奧相梅特涅亦惡改造事業之大類於革命主義也。凡因革命而產出之新原質新材料。一切

排去之。更蒐舊材古木。爲補綴修理之工。遂藉聯邦之名。重整德意志之舊國家焉。夫帝國者。朽廢之家屋也。五尺童子。無不知其宜改築不宜修繕者。以梅特涅之才。猶欲墨守舊習。不能果斷以應此必要之機。雖所處時勢不得已乎。要豈策之得者耶。於是革命後之德意志。漸排維也納會議姑息苟安之政策。而更從事於邦基改造國家統一之新工事焉。當此大任者誰乎。非聾聵老朽之壞地利也。亦非守舊主義領袖之梅特涅也。別有其國在。別有其人在。請讀者攬袂拭目。以觀新局面之大展布焉。

第二章 革命反動時代

第一節 神聖同盟及革命後之德意志

拿破侖之敗也。歐洲新主義爲之一頓挫。各國爲政者以經驗革命之慘禍故。遂以恢復舊制鎮壓革命爲唯一之能事。於是是非倒置。主客易位。曩時社會第一之動力。不得不暫見湮沈。後舊之潮流。遂滔天捲地而來。寺院則宜堅固也。宗教心則宜養成也。施政則宜溫和也。守法則宜謹嚴也。舊習則不可不遵也。祖制則不可成踰

也。在朝縉紳。千喙一舌。千舌一聲。莫不以懼革命避新主義號於世。夫自革命時代。奮勃於歐洲天地間之自由主義 *Liberalism* 者。實具三種體裁。其一。爲佛國崩潰之原因。即彼個人自由主義 *Individual Liberalism*。因君主專制之反動而來。以伸張個人之權利爲目的者也。其二。因於革命時見邦家瓦解之慘狀。故有國家主義 *Nationalism*。即國家的自由主義 *National Liberalism*。以國家之獨立統一自由爲主眼。彼德意志者。即發達此主義者也。其三。即社會主義 *Socialism*。亦曰經濟的個人自由主義。因財產制度之不均一而起。猶之因政權分配之不公。而致個人自由主義之激發者也。故無恒產而代表勞動社會之社會主義。實與代表自然中等社會之自由主義及國家主義。於政治上各異其見解。而及於歷史上之影響。亦較少於前二主義。直至晚年始發達焉。此等新主義。皆新歐洲之要素。而復舊主義摧挫之顛末。則實吾十九世紀史之經緯也。

德意志與歐洲諸邦。以受佛蘭西之影響故。封建之餘孽悉除。雖梅特涅以下之政治家。猶力行復舊主義。然昔時之階級特權。不能盡復。德意志之寺領地。在在沒收。

之。此四民平等爲主義之拿破侖法典。亦漸行於諸邦。貴族平民之區別。其範圍日益寬大。國家元氣。乃大昭蘇。此時之參廟議者。誠能深察革命所以不得已之故。而撫循其瘡痍。培養其本原。利用其勇氣。豈不甚善。惜也。反動所激。達於極端。執政者不問爲妄動之革命。與生長國家新元氣之革命。苟習於舊制古風者。玉石混淆。悉以鎮壓政策對付之。於是革命現象。復呈露於諸方面。而反動政策之反動躍然矣。反動時代最著之現象何耶。有名之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是也。此同盟發起於露皇歷山。以爲向者基督敎國之君主。有辱天命。而失同胞之親。以後各國君主。當常畏神命。和同協衷。以保歐洲之太平。普王斐迭禮威廉首贊之。奧皇佛蘭斯士一世亦贊之。千八百十五年九月。行大觀兵式於巴黎。府外。三君親署名於同盟文。要言曰。『各國自今以往。當以耶蘇之敎義。平和正義。三者爲施政之綱領。而各守同一之方針。以行仁恕之政。』露皇之所以創此議者。悉本於迷信宗教之觀念。各國君主政治家。無不竊笑露皇之迷忘兒戲者。然又恐失同盟國之歡心。故贊成其議者頗多。尋英國亦表同情。拿破利薩地尼亞王佛蘭西之路易十八亦先後加盟。

焉。除教皇與算端外。歐洲諸君主。無不列名者。此同盟惟以共行仁政爲空虛之目的。此外無復深意。後此之利用此同盟而以一己之復舊政畧爲普布歐洲之器械者。則彼始嘲皇提議此案之奧相梅特皇其人也。由是而神聖同盟。遂爲鎮壓新主義政策之代名詞。故史稱千八百十五年以後各國協同而行反動政策之時代。爲神聖同盟時代云。彼梅特涅者。周旋於固陋剛愎之佛蘭斯士帝與迷信猜忌之露皇之間。能得兩者之信用。而挾兩帝以號令列邦。遂踵拿破侖而左右歐洲之風雲者數年。謂非一世之雄也哉。

德意志各邦。蒙革命慘禍之最劇者也。然維也納會議之結果。志士頗不滿之。故士泰因一派之愛國者流。則慨德意志徒爲有名無實之聯邦。而恐分裂之禍復見。英國派之憲法論者。則憤依聯邦憲法第十三條所設之地方議會之權限實施時期。無明白之宣告。於是當復舊主義最盛之時代。而國家主義自由主義。漸呼號喘急而來。薩克司 威麥爾巴騰 威登堡 昆麥倫 亨諾威爾及海遜侯國。從憲法之明文。發布新憲法。開設地方議會。以從民望。而具有梅特涅勢力之奧普等大邦。則嫌

人民議會有所各黨之臭味。不允行。蓋奧國內部。其舊教的守舊主義之壓力頗盛。固無革命的動搖之虞。然彼欲多得伊大利之新領地。且欲屈復懷抱佛蘭西主義之伊太利諸邦而收其主權。故梅特涅有不得不執行非革新主義之勢。梅特涅者。誠十九世紀初年代表時勢之偉人也。

拿破侖覆敗後數十年間。執歐洲政界之牛耳者。爲奧地利。而左右奧國者。則梅特涅也。梅特涅振臂一呼。則列國君相。肅然傾耳。再呼。則靡然奔命。國內國外。無掣其肘者。於是外則操縱列邦。內則齟齬警察以抑制出版言論之自由。使僧侶監督教育事業。種種手段。不厭煩苛。以絕自由革命主義之蔓延焉。要之持極端之革新主義而流於妄動者。梅特涅所深惡而痛絕者也。故其方針尙大可恕。惟奧地利人文發達之所以遲緩。以至今日之寢衰寢微者。則不得不歸咎於梅特涅之政策也已。

斯時之普魯士何如乎。普王斐迭禮威廉者。溫良敦厚。而軫憂國事者也。利用戰後之平和歲月。以盡瘁於內治之改革。如定現役豫備之制。而作徵兵法也。認農民之

獨立而立土地分配案也。爲關稅同盟之計畫。以冀他日政治之統一也。凡此之類。咸非奧國墨守舊習之比。而猶不滿衆意者何耶。則以普王雖草定約束人民之憲法。而不速開國會。故爲國內自由諸派所譏議耳。於時宰相哈登伯者。本自由進步主義之人物也。及年漸老。乃漸入梅特涅之黨派矣。建救國殊功之士泰因。則退隱而洩憤懣不平之聲矣。志士之失意。亦豈無故耶。

國民之失望漸大。則其橫溢之元氣。乃次第離政治界而移於精神界。於是德意志之文學藝術。乃一躍而爲世界文學之中樞。此時之文學者。即所稱爲「羅馬主義」。而爲佛蘭西維新文學之反動者也。蓋維新文學者。好爲理論。而忘社會上歷史的發達。將舉一切制度舊習。悉排斥之。羅馬主義派之文學者。則惡破壞革命的之性質。置身中世時代。味宗教的思想與神話。脫淺薄理想之範圍。而探微於幽玄神祕之間。然則彼派主理性。此派重感情。此派之所稱爲特色者。則以爲與其明快實深遠。與其秩序實渾含。與其斬新奇警實溫潤古澤。而具縹緲欲滴之趣焉。惟諸文士後先輝映。生不一時。苟特首出。爲世人所崇拜。及後許累爾繼起。其縱橫不羈之思

想。於基督教廣義之解釋及詩人之態度。頗不憚然。然究不得不推爲一代之詩宗也。此派純粹之代表者。爲斐迭禮休列格 Friedrich Schlegel 威內爾 Werner 狄克 Theok 諾發利司 Novalis 等。俱欲藉羅馬教之勢力。以防禦妄斷。理屈主義。革命傾向之增長。間亦有爲梅特涅之傀儡者。雖然。羅馬主義者。於向來之文學技藝。悉與佛國之維新文學主義相反對。決非妨害德意志之自由國家的運動者也。即不然。而羅馬主義者。亦能使歷史的觀念勃興。而以德意志之國語傳說俗謠神話等。爲研究之問題者也。如格利姆 Grimm 兄弟。因斯道之大家。同時於四分五裂之德意志中。喚起國民之自負心。作精神統一之媒介物焉。蓋此等研究。實重大之愛國事業也。十九世紀初年風靡歐洲精神界之新羅馬主義。其發源於德意志也如此。德意志於當時之哲學界。亦有獨占優勝之姿。自英之謙謨 Hume 否定因果之關係。而疑認識之存在以來。懷疑說頗占勢力。及英瑪努挨康德 Immanuel Kant。出力駁其說之非。純粹理性批判「實際理性批判」判斷力批評之三大著既成。舉十二範疇之類別。論認識之實在。天下靡然嚮風。近世哲學之基礎以成。恰如古

者蘇格拉底一出。而詭辯派爲之屏息焉。十九世紀之初半期。繼康德而起者。尙有肥特 Richie 希林格 Sellling 黑智兒等諸大家。皆祖述康德之學說。而各成一家言。哲學界之旺盛爲何如乎。此外長於科學者。復有富波得 Humboldt 兄弟。政治上最失敗之德意志聯邦。乃無端而於他方面得其酬償矣。

第二節 梅特涅與反動政策

德意志三十九州。遵聯邦憲法第十三條。豫定發布憲法開設州議會。既而以復舊主義之潮流。高度日甚。各邦君主。疑代議會之有革命傾向也。遂置開會時日等事於曖昧模稜之間。而日復一日。遷延無定期。然南德意志諸邦。如昆愛倫之麥喀思 迷憐王 Maximilian 巴騰之查爾斯大侯 Karl 威登堡之威廉 Zeilem 等。猶應時制宜。布自由之憲法。而北德諸邦。除薩克司 威麥爾外。如奧 普諸大邦。恃勢力之強大。不允州會之開設。以梅特涅之政策爲政策。力制新主義之傳播。於是執行復舊政策諸邦。以艷羨 威麥爾故。不平之氣。蔓延四周。青年客氣之士。頗欲乘機一創當路者焉。當拿破侖之蹶起愛爾巴島也。列國驚駭無人色。賴全德意志之國民敵

懷心以抵禦之。故有開設州會之約。及拿破侖既敗。諸州君主。乃徒批難革新之計畫。詭譽愛國志士之儔。破敗往時之約束焉。在野志士。憤激不可名狀。青年革新派。當求聯邦之自由統一之餘。有欲戴威登堡之威廉王爲全德之君主。而爲聯邦籌鞏固之計畫者。於斯時也。普魯士誠能察時觀變。一慰志士等之渴望。抑壞國而操縱諸大邦。斐迭禮大王時代之名譽。恢復或不難也。無如斐迭禮威廉甘居壞國之下風。於威特肯士達因 *Witgenstein* 等之壓抑反動政策。則納之。休馬爾 *Salmuth* 等之攻擊新主義。則喜之。革命時代大有裨益於普國之來。因梅克爾 *Der Reimer-Sole*。新聞紙之發行。則禁止之。愛國志士。一再失望。憤慨之聲。益囂然於國中。對怯懦之反動政策而潑憂國之淚者。固無論矣。國內人士。苟非鑑於革命之慘禍。而懲羹吹鑿之老成者流。無不欲來此時機。以冀國家之大飛躍者。當時各青年以諸州之大學爲根據地。於各地組織青年會。論議國家之統一。自由之伸張。耶恩 *Jen* 體育會。即於此等青年學生間。頗有勢力者也。此會設各種體操。練磨身體。復發揮德意志國體。研求地方之利害。以連絡諸邦學生爲目的。會員則悉服一定衣

帽。以互通氣脈。爲國家的運動之資料焉。千八百十七年十月十八日。此等愛國學生。自伊那 *Jena* 哈爾列 *Halle* 拉伊士必諸大學來集於瓦德堡。爲路德三百年祭。舉行拉伊士必之戰勝紀念會。爲慷慨悲憤之演說。痛論國事之日非。往年學生中。有將路德之惡書投之火中者。今復倣之。授休馬爾等專制主義者。流所著書於烈炎之中。鼓掌稱快。又有作黑赤黃三色旗。擬爲德意志國旗者。激烈之舉動。大動各國政府之視聽。後體育會復於伯林布列以魯相應奏悲憤之歌。發激急之論。無少忌諱。普國政府首干涉之。命解散其會。諸政府亦惡默認自由運動之哇馬爾等。而要大侯行檢束之政策焉。斯時最疾首蹙額於此等青年學生之舉動者。厥惟梅特涅。恒欲待時機以壓抑之。適列國以議佛蘭西事故。十八年九月。會議於哀拉斜貝爾。議減佛國償金。撤駐佛兵卒焉。是會也。露皇適親臨。梅特涅多方說之。露皇亦聽梅特涅派之政策。於是若普若露之君主。皆信梅特涅而爲其與援。梅特涅喜可知矣。未幾。而梅特涅欲行壓抑手段之時機。亦無端輻輳而來。當哀拉斜貝爾之會也。有露國官吏瓦拉克亞 *Nallachie* 人斯治沙 *Schindza* 者。上書露皇。極論德意志

大學生之動搖而非議之。伊那青年會員聞之。大怒。有送決鬥狀於斯治沙者。此一事也。德意志文士哥齋布 Kozelme 者。亦仕於露。當其來自德地也。發行周報。痛罵國家的運動。嘲笑學生等之輕舉不止。志士等惡之甚。皆欲生啖其肉而後快。伊那大學神學科學生盛德。Sinn 憤慨之餘。誓欲殺此國賊。卒於十九年三月。在孟哈姆地得遂其志。此又一事也。翌年。盛德被戮於刑場。有踵其後塵。欲於奈蘇刺殺當路大臣者。物情洶洶。不可終日。嗚呼。盛德輩慷慨激昂之志。固大可悲憫者也。惟是率爾輕舉。則鮮不貽敵以口實者。時梅特涅從奧帝在伊太利。聞報。以爲時機已至。不可失也。急歸德意志。先謁普王。說以普奧兩國俱執反動政策。而號令諸邦。斐送禮威廉三世者。雖不悅急進主義。而亦不願奔走於奧國之顧指氣使也。遲疑不遑應。梅特涅復陳革命運動爲國家之大患。或威脅之。或辯誘之。卒使普王不復作建設代議政體之想。而承諾使諸州廢止憲法焉。八月。奧相會昆愛倫巴騰威頓堡等二等國閣臣於卡斯巴特。Karsbad 梅特涅爲議長。卒議決（一）以警察官辦理出版物。（二）禁止學生之青年會及體育會。（三）置大學於政府監督之下。（四）防

過革命的動搖。設中央政廳於買因茲等諸條件。此議決得九月中聯邦會議之協贊。乃實行於德意志全體間。其結果也。耶恩則被拘。亞倫得 Aind 教授則免官。襍誌記者寇律斯 Yones 伊希斯 Iss 發行者阿肯 Oken 等十士則亡命於瑞士。其餘少壯之教授政客等之逃亡於美國等地者亦不少焉。惟以違法的革命運動。雖經裁制。而于八百十五年之聯邦憲法具在。安保無合法的革命運動之續發也。於是梅特涅遂欲改正聯邦憲法。而廢止各邦之代議政體。故自十一月至二十年五月間。復集各州使臣於維也納。討論憲法改正事。南德諸國恐普奧之迫害。愈出而愈熾也。大抗奧國議。而威頓堡以保存憲法。故雖出於戰爭。亦所不辭。以故二十年改正聯邦憲法之意見相違。較十五年憲法尤甚。雖然。憲法政府日即消滅。革新派之志士。大半輜晦亡命。滔滔天下。幾盡爲保守派所占。有矣。革命之舉。固不免來慘酷之變亂。然至溫和派自由主義之發展。決非可一概抹煞。而濫用其壓制者也。于八百十五年以來。各國之施政。無論怯懦之政策與愚昧之政策。無不認固陋頑梗之壓制主義爲萬全之上策者。以故對於反動政府之反動

之接踵而起者。亦事勢所必然也。果也。及于八百二十年。而歐羅巴革命風潮大熾。叛亂之旗幟。與新年之曙光。上映作色。而首飛揚於西班牙之一角焉。此國國民不平之影響。肇端於拿破侖戰爭時期。及國王復位。不知利用國民之感情。一洗西班牙累代積弊。惟是廢止憲法。箝制人民。長夜漫漫。酣睡如故。雖幅員廣大之南美殖民地。屢見叛徵。而王之行政。猶依然不知稍變更也。於是本國中不平之氣。鬱之既久。亦一旦爆裂。于八百二十年一月一日。植民地征討軍之部將黎哀格 Bigo。率所部暨叛旗。勢甚猖獗。踰年乃平。然革命現象。猶方興未艾也。同年二月。佛蘭西有靴工盧菲爾 Luvet 者。欲絕波朋家之系統。暗殺倍利侯 Duvalle Berry 未旬日。英吉利屠者希斯路特 Thistlewood 者。亦為暗殺大臣之陰謀。且離婚問題起於新王約吉四世與王妃之間。國人無不責王之悖德者。囂囂之聲遍國中。頗使當路者膽裂焉。於時土耳其領內之希臘民族。復為獨立之謀。南美之獨立戰爭。亦彌久而彌熾。然斯時梅特涅所最為憂懼者。則西班牙革命之影響也。葡萄牙伊大利諸邦。以與西班牙常有密接之關係故。政變之傳播亦較捷。及見西班牙革命黨之得勢。

也。八月葡萄牙革命黨亦舉叛兵。暨假政府。卒因駐駕巴西之國王。得施行憲法之許可焉。伊太利者。經拿破侖一度之轄治。受新主義之感化最深。千八百十五年以來。復舊政畧日甚。國中憤懣不平之聲亦日甚。於是稱爲燒炭黨 Carbonari 之秘密結社。起於拿破侖會員數萬人。散布全國。所在運動。以圖擴張。反對奧地利之干涉。建設立憲自由之政體。其洶洶之聲勢。實使梅特涅及復位諸君主。戰慄無地者也。及西班牙革命之事起。波朋家所轄治之兩西西利王國。實首蒙其影響。七月。在拿破侖之將軍倍倍率軍隊去國都。強要國王採用千八百十二年之西班牙憲法。國王許之。乃再入國都。自握陸軍全權。以監督憲法之實施。拿破侖革命之報之達於西西利島也。巴列摩 Palermo 市民亦要求自治自由。而與拿破侖分離。(後爲拿破侖政府所鎮定) 彼撫有米蘭 羅波提 威尼斯等地。而與脫加拿巴 馬提拿等君主出自同族之奧地利帝國者。隱然以意大利君主自任者也。今見此等革命風潮之奔騰大地也。一刻不能坐視。於是梅特涅遍檄歐洲各國。將舉蹂躪全歐既定制度之大敵之革命現象。一切鎮壓之。同年十月。列國會議於脫廬巴 Troyppau

赴會者爲露皇普王及英佛二國之公使。梅特涅恐革命的動搖之日甚也。而又以列國所布之反動政策爲未足也。發議編列國同盟軍。以救被魅於革命之邦家。蓋奧相當拿破崙既敗後。各國模倣其政策。鮮不奏功者。故於此會更行過激之壓制政策焉。然露皇歷山不聽此武力干涉。而欲以平和手段出之。英國之反動派首領喀斯列亦深不欲干涉他國之內事。佛蘭西亦虞奧地利勢力日擴於伊大利半島。皆贊成露皇之說。梅特涅大失望。適局面一變。警報踵至。露都望彼得堡之近衛兵間。有蠢動之事起。是報也。由奧公使轉達於露皇。早爲梅特涅所詞知。機敏之梅特涅。以爲此絕妙機緣也。時哉不可失。直入謁露皇。暢言軍隊謀叛。將蔓延於歐洲各地。失此不圖。噬臍莫及矣。歷山卒爲所動。贊成其議。於是露西亞奧地利普魯士宣言決不承認革命之政府。首就拿破利實行之。翌年一月。更會議於拉巴哈。Laino。

英佛二國雖反覆申前日反對之議。不聽。奧兵四萬。直向拿破利進征。露西亞亦結出兵相助之約。與於此會議之拿破利王飛蝶南。Ferdinando。乃遣書本國之革命政府。命解散之。且取消遵奉新憲法之前約焉。拿破利得奧國出兵之報。憤

甚。以古時邀波斯大兵之希臘人自任。急募集義勇兵。爲必死之反抗。然馬來沙 Marathon 之奇勝。卒不可得也。塙軍以破竹之勢進征。三月。遂陷拿坡利府。倍倍等與同仇將士。皆奔竄國外。征討軍更渡西西利島。又頃刻勘定之。於是兩西西利王國。事事仍爲舊制。復古之世。出版物則被檢束矣。佛文之書籍則被焚燬矣。耶穌教徒則復興而監督國內之教育矣。嚴重之警察則無在不逞其暴威矣。反動政策之力。亦大矣哉。

當南伊之未鎮定也。北伊亦動搖。米蘭羅波提等國。與塙領地相接壤。常苦塙之迫害。薩地尼亞王國之人民。乃表同情於燒炭黨。會塙有南伊之役。擬乘虛搗塙領地。爲北伊獨立之舉。聞王族查爾斯阿爾拔 Carlo Alberto 者。有大志。亦憤塙之跋扈。而願表同情於人民。衆議欲擁戴之起軍焉。阿爾拔遂巡顧忌不之聽。三月。軍隊鋒起。設假政府。四月。塙軍來攻。革命黨大失敗。志士流寓於四方。無敢櫻黑普斯堡家之鋒者。於是無朝無野。無上無下。莫不爲塙國暴威所苦矣。

梅特涅之反動政策。著著奏功也如此。復古之勢乃益銳。稍涉革命之嫌者。無敢論

人種之異同。以故始希臘獨立者。霸土耳其。而露西亞者也。而露皇亦堅拒不應援之。遵神聖同盟而約協同一致之列國。復於一十二年十月。開會議於服路拿。Verona。議鎮壓西班牙革命政府事。夫佛西兩國之關係。與奧伊兩國之關係相類者也。於是以列國均勢之故。而種種之異議起。然至二十三年時。佛蘭西終鎮壓西班牙革命黨。波朋王家之權勢。得盡恢復焉。是時佛國守舊王黨之勢力日增。寬大自由之路易十八世。復以千八百二十四年病歿。代爲佛王者。即王弟亞得亞伯。當佛蘭西革命前所稱爲歐洲守舊黨之標本者也。是爲查爾斯十世。Charles X。於是梅特涅派之政策。大有永永萬世一成不變之觀矣。

第三節 神聖同盟之解散與革命自由主義之勃興

自維也納會議以至服路拿會議。凡七年間。爲梅特涅全盛時代。自此以至千八百四十八年梅特涅敗亡。則梅特涅勢力與反動主義之陵遲時代也。時局之所以一變者。英吉利之力爲多。蓋英國國體。既經至再至三之革命。代議之制則發達矣。民權則伸暢矣。國家要素。頗健全無恙。惟佛蘭西革命後。經濟界頗見動搖。因之有職

工等之暴動。稍呈破壞的狀況。當路者遂以梅特涅派之政策爲安全可恃。雖然其國情有與大陸諸邦少異者。蓋放任自由主義。於英國國情最爲適當。無敢非難之者。以故彼少壯有爲之肯賓 *Canning* 之代喀斯列而爲外務大臣也。悍然爲梅特涅之反對。而守自由進取主義焉。維時對於梅特涅政策而首挫其勢力者。西班牙領亞美利加之獨立問題也。千五百二十年。科特斯 *Cortes* 征服以來。西班牙奄有北美大部及南美之大半。及北美合衆國獨立。亞美利加之西班牙殖民地。所在舉兵。逐本國之官吏。至今世紀而墨西哥智利秘魯哥倫比亞波諾伊利斯 *Bronos Ayros* 等。皆步合衆國後塵。制定憲法。成純然之獨立共和國。斯舉也。決非神聖同盟諸國所能默許者也。於是佛外務大臣罅得布利安 *Chateaubriand* 與梅特涅普外相倍倫特夫 *Bunsen* 露公使普治的波哥 *Pozo di Borgo* 等開巴黎列國會議。將藉列國干涉之力。鎮壓南美殖民地。以防革命風潮之傳播。而維持舊王家之權力焉。然肯賓者。以南美之獨立爲英國商業之一大利益者也。乃不問列國之態度如何。首派領事於南美各地。認其獨立。三二 北美合衆國之大統領們羅

Monroe 亦發布著名之門羅教義。反對舊大陸之干涉政畧。反動政客之氣焰大殺。遂令南美一隅。儼然有數獨立國成立焉。既而希臘獨立問題起。列國步驟益亂。希臘者。古代歐洲文明之中心也。一日陷於蠻族掌握之中。嘗屈辱慘苦之風味數百年。國民之慕自主企獨立者。非一朝一夕矣。當其始爲獨立之運動也。冀歐洲諸國當有相援助者。不圖適遭反動之時勢。輾轉不得志。且權力平均之問題。亦爲此事件增一複雜原因焉。夫許希臘獨立而殺土耳其之勢者。露西亞之利。而西歐諸國所不利也。然露亦不欲輕許希臘獨立而取怒友國也。於是神聖同盟之列國。首注重均勢。利用希臘之獨立。以爲擴張己國權力之資。夫各國所持之主義既同。則各國所爭之利益。自不得不互相爲敵。是時英壤相惡。而露壤則相親。于八百二十五年八月。露皇忽於處理希臘問題。宣言將爲單獨之舉動。嗚呼。是殆神聖同盟之結果耶。各國無不爲之駭然者。至十二月。露皇忽逝世。歐洲政界爲之一變。新皇尼古刺一世 (Nikolai I) 不憚與政府之方針。遂首與英相會議。結關於希臘問題之英露協商條約。使希臘年輸金額於土廷。而認爲獨立國。算端若不允此議。雖至干

戈相見。所勿恤也。夫露之助自由的運動。英之爲武力的干涉者。實天下人所逆計不及此者也。梅特涅聞報。痛憤不知所措。詎肯甯爲數年少寡聞英君主之革命家。又嘲英國爲野心勃勃之露國之偵探。嘲笑怒罵。藉洩其憤。然英相活潑之運動。自若也。千八百二十七年。雅典陷落之報至。乃開露佛奧普之列國會議於倫敦。悍然排奧地利之異議。而爲英露佛互相提携之約。十月。卒殲滅土耳其艦隊於那伐利諾 *Nalaino* 灣頭。而建希臘獨立之基礎焉。夫使甯肯而天假之年也。則既扶植希臘之獨立。將必於同時施牽制露國之手段。可斷言也。不意海戰前二月。甯肯一病不起。惠靈吞公代之。露德乃大肆權力於東方。以希臘事件爲露土間之問題。兩國交干戈者年餘。二十九年。結平和條約於亞特力亞城 *Adrianople*。希臘卒得償積年宿願而成獨立國。巴爾幹半島乃盡入露國勢力範圍內矣。露土戰爭時之奧相梅特涅者。務以妨害露皇政策爲事者也。然卒莫能得英佛二國之同情。徒增露帝之恨耳。蓋希臘獨立戰爭者。實神聖同盟之所由解散。而使奧地利與歐洲政界之中心。漸離漸遠者也。當數載雄飛一朝折翹之黑普斯堡家失

勢之時。德意志內部情事。頗有可注目者。即關稅同盟 *Notverab* 之成立是也。德意志愛國志士。雖唱導真實之國民的統一。而馨香禱祝以冀其成。然國內大邦如奧普二國者。其歷史異。其感情異。始有冰炭不相容柄鑿不相入之勢。所謂政治的統一者。不過爲理想的極樂世界耳。雖然前途漠漠。成敗縱不可知。而各邦分裂之決非有利於德意志者。則當日情勢之彰明較著者也。當時各邦間所最不便者。則經濟制度之不統一。各邦各使用其特製之貨幣。復於國境所在設稅關。以課輸出入之貨物。其煩苛始莫可名狀。夫來因河之貫流於全德意志間者。實與以有無相通之無上便利也。乃往來船舶。自下流買遷至於上流。須一一納相當之關稅於無數稅關。貨物價值。所增殆不止倍蓰。此所謂保護貿易政策也。其阻止人文之普及妨害商業之繁盛。不待識者能辨之矣。今者政事統一之利害。姑置不論。苟能於各邦間定通商運輸之通則。則於物質上挽回之損失。當必不少。此識時務者所以倡關稅統一之說也。但各邦以歷史的感情故。目前利害。反若熟視無睹。如壤地利等惟懸念政事上之連衡。仍反抗此議焉。嗣普王斐送禮威廉首先改稅率。箇關稅。棄

國產保護之方針。採自由貿易之主義。爲各邦倡。以要其同盟。卒之倡異議者多。願加盟者鮮也。是時南德諸邦。自千八百二十年以來。亦屢有關稅統一之議。威頓堡昆愛倫二邦。即唱導此議之最急切者也。且昆愛倫新王盧特威 Ludwig 渴望祖國之統一。卒於千八百二十七年。排種種障礙。與威登堡王威廉結南德關稅同盟。復於二十九年與普國協議。南北德意志間之關稅同盟亦成。於是反對此同盟之中央德意志諸邦。悻孤立於南北之間。終非計也。亨諾威爾索遜海遜奈蘇等。亦組織中央德意志通商同盟以當之。一八八二全德各邦除墾地利外。乃於商業上形成三大團體矣。關稅同盟者。凡同盟各邦。甲邦對於乙邦之商品。須課一定之關稅。其關稅所入。則按人口之多寡而分配於各邦之間。德意志商業。經此改良。乃駁駁乎有日見進步之勢。堪與外國製作品馳逐於競爭之場矣。德意志握商業霸權者。首推墾地利。自商業統一以來。普魯士王國乃得出一頭地。墾國之以是爲破壞聯邦憲法之始基。而瞞瞞然憂之。非無故也。蓋普自千八百十五年以來。整軍制。普教育。獎勵植產工業。財力大進步。今又加入關稅同盟。他日之雄飛歐洲大陸。豈偶然

耶。

斯時壤地利之情事何如乎。以梅特涅機敏之才。惟知馳驟於一時樽俎之間。而國內舊教徒之跋扈。宿弊之叢集。不思改弦而更張之。國家之元氣財力。乃日即衰耗。而普又有關稅同盟之舉。商業上之壤地利遂漸與其餘德意志諸州相隔。而向日雄視一切之餘威。亦寢衰浸微於列國之間。老大國之餘喘。亦概可知矣。既而千八百三十年佛蘭西第二大革命起。即所稱爲七月革命之政變也。風潮所趨。波及全歐。維也納會議之精神。殆盡消滅矣。

佛王查爾斯十世。大革命時代之怨府也。既得幸全生命。復得晏然爲佛國之王。就反動時勢論之。實頗堪奇異者也。然查爾斯雖經革命之變。即位而後。反親任費愛由 Villele 波利涅克 Polignae 等酷虐之吏。抑制人民之自由。汲汲爲姑息平和之計。人民漸不平。王復再三解散民黨議會。及七月二十六日。曲解憲法之勅令。發布新選舉法。舉國譁然。市中十二新聞社員。則爲反抗運動矣。學生勞工。則蜂起矣。官衙則被破壞矣。王宮則被蹂躪矣。查爾斯不得已。卒子身遠遁。以保殘喘。革命黨乃

擁王族路易斐禮勃 Louis Philippe 即佛王位。此政變歷時雖暫。儼然一革命紀念也。其時之列國。梅特涅則憂是舉爲天下變亂之發端。普國則恐佛軍之來襲。而露皇尤深憤頓失一親露主義之查爾斯。幸路易斐禮勃出自王族。爲人殊溫和。乃稍解列國疾視之成見焉。適英國亦惡查爾斯之對英政策。而表同情於新王。路易亦深知與英相結之爲利也。深與結託。復於同時謙卑自牧。以邀列國之歡心。列國乃漸解警備。承認奧爾良朝。

七月革命者。實使歐洲大陸再入革命潮流中者也。八月和蘭舊壤領之人民叛維廉 Wilhelm I 王。維和蘭而自立比利時國。迎路易斐禮勃之婿薩克司哥堡侯利普爾得 Leopold v Sax-coburg 爲新王國君主焉。

德意志各邦。受七月革命之影響亦頗大。最初被其影響者。即與奧親善之布拉溫脩伊也。蓋普蘭溫脩伊王查爾斯者。年少氣銳。聞梅特涅之緒論。遂扼專制主義。濫用君主之特權。國中無不怨侯之暴橫苛虐者。當七月革命之變之起也。侯適在巴黎。不平之人民。不問其急遽歸國與否。直入邸第。以侯弟威廉 Wilhelm 代爲侯國。

主。行代議政體之制。聯邦亦承認威廉爲普蘭溫倫伊國正當之君主焉。夫聯邦議會者。向爲君主之保護人。以排斥人民之意志爲能事者也。今何以有是舉耶。蓋歷時漸久。則是非漸明。故議會於此時警告各邦政府。使革新積弊。取悅人民。以防革命於未然焉。時海遜選舉公國。亦有與普蘭溫倫伊同類之政變。蓋選舉公威廉二世者。薄德寡恩之君主也。人民嫌惡之。非一朝一夕矣。及得巴黎革命比利時獨立之報。九月。人民蜂起。迫威廉。使發布新憲法。開設國會。民困乃大蘇。同月。上海遜亦有是舉。特未達其目的耳。然索遜亨諾威爾則人民頗得勝利云。於是諸政府皆俯從民望。實行議院政治。擴張言論出版之自由。採用陪審制度焉。要之千八百三十年。擾動北德諸邦之革命的動搖者。其造因也不惡。故其結果也亦良。且南德諸州。既於十年前得享自由之幸福。則北德諸州之運動。自不能再強抑之矣。

梅特涅俾俛此等革命風潮之日見進步也。得毋因時勢所趨。而一察其所以不得已之故乎。曰否。梅特涅之保守主義者。始終不渝者也。謂予不信。請觀波蘭再興之舉。當波蘭既受三國之分割也。山河如故。宗社已墟。舉國人民。憂心忡忡。靡不夢自

由。慕獨立。冀一復故國之面目者。及尼古刺爲靈皇。政令漸嚴峻。亡國之恨益熾。當是時也。忽遙見歐洲中原。儼然一比利時新獨立國起。健羨之情。愈不能已。十一月。露領波蘭之志士與華蘇之軍隊。悍然豎叛旗。設假政府。熱誠之餘憤。頗有不可當者。當比利時事件之起也。一時普露三國。幾有與佛宣戰之勢。至是。三國乃翻然致力於東方。蓋普奧與露有同情。恐叛亂之波及於自領地也。至千八百三十一年九月。華蘇陷落。於警備新領地之舉動外。不暇他謀。故於國內俯從民望。允採用諸種自由的政策焉。然及波蘭既鎮定。聯邦議會復力抑民主主義之發生。政事的集會結社則遭禁矣。新聞雜誌則沈默矣。大學則復受警察之監督矣。斯亦不可以已乎。蓋千八百十九年之反動政策。二十年之反抗動搖所由起也。至三十年以降之保守政畧。大地波瀾復起。及二千志士爲警察所逮捕。乃克復其平和焉。梅特涅以一己之勝利。夢想太平。豈知其禍根所勦絕者。不過一時間事耶。革新主義自由主義。更得國家主義之一大強援。而德意志之震撼舊制時代。乃接踵來矣。

第四節 墾地利之國家問題勃興

千八百三十年以降。梅特涅之保守政策。雖奏効於德意志。而奧國對於歐洲諸邦之威望。則大非昔日比矣。蓋英佛二國互相結託。首因比利時問題而處分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之分擾。繼因埃及問題而抑露西亞之野心。西歐之二自由國。實握左右全歐之勢力。壤地利乃不得不愈與政界中心相遠矣。夫奧地利既有不世出之外交家。而猶陵遲不振者。則以積弊宿垢。深入膏肓。國家元氣。日即消耗之故。而其主要之原因。則尤在不能容國體之新主義焉。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梅特涅政策之原則也。彼蓋以維持舊制爲畢生之目的。故當勵行保守政策之餘。不特防遏有害之改革。雖有利之改革。亦一例反對之。此不僅理論上有然。奧國之狀態上。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夫置基礎於四民平等之上。而欲破壞君主專制之自由主義者。其爲舊制之敵。固不待言。而與奧國尤關痛癢者。則爲與個人自由主義有同一之舉動之國家主義（即國家的自由主義）也。然則欲行國家主義於包含若干人種之奧地利。其於奧國當日之情事。果何如乎。匈牙利則分治矣。配們則叛去矣。伊大利諸邦亦叛而自立矣。以奧國所餘。置之德意志聯邦之中。殆不能得中流以上之

位置焉。是保存舊制之梅特涅於國民之舉動。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也。然自七月革命之政變以來。攻擊舊制之分子。勢日益張。抱自由主義者。則欲伸張個人之權利。抱國家主義者。則欲發展國家之權利。及見比利時之獨立。波蘭之屢敗不屈。國民的運動。乃益活潑潑地。氣象萬千。惟所謂國家問題之勃興者。在德意志全部中。其大別有二。一爲奧地利內部之國家問題。一則德意志統一之問題也。此問題不僅於德史中爲重要之疑問。實十九世紀不數數觀之大事件也。欲揭奧地利國家問題之概畧。其情事有極錯綜糾紛者。則意大利統一之問題是也。先是意大利列國。悉爲君主專制之政體。暴君汚吏。惟事聚斂。人民當呻吟虐政之餘。無不望得一統一全意大利之新君主。而一沐其新政者。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固全意大利間如出一轍者也。然米蘭羅波提既爲奧所有。奧復助黑普斯堡家所出之諸君主。妨害是等自由革命運動與國家運動焉。及千八百三十年以來。巴馬馬提拿教皇領地等。受七月革命之影響。遂有政變之舉。所在設假政府。梅特涅當此。以爲是革命諸黨。皆罪不容道者也。乃應諸君主之請求。助兵鎮定之。然則意大利而欲覆舊政

府也。有不得不先與奧地利宣戰者。伊大利前途殆不可一蹴幾也。然燒炭黨等諸志士志不稍屈。威拋頭顱。捐血肉。以奔走統一事業焉。其中奔走最苦而勞力最多者。則洽那阿之青年狀師瑪志尼 *Mazzini* 其人也。瑪志尼夙受佛蘭西風之感化。以統一事業爲畢生之一大目的。著書演說。大聲疾呼。以喚醒全伊之國民。卒之大聲不入里耳。爲當路所忌。流逐國外。然猶忘身忘家。常與國內志士通聲氣。其盡瘁國事之熱誠。實有令國士咽同情之淚者。瑪志尼之貢獻於伊國統一之事業。不可謂不多也。惟以急欲達其目的之故。雖要擊暗殺筆過激之手段。亦所不辭。以故瑪志尼黨之名。漸爲歐洲平和派所擯斥。不亦大可惋惜者耶。伊國之第二統一黨。則因有淵源於薩地尼亞之諸人士所成。彼等蓋藉薩地尼亞王及其軍隊之勢力。以控奧國。而爲統一之計畫者。時薩地尼亞王阿爾拔者。亦嘗表同情於反動派。一時頗有訾議之者。然與奧領境域。犬牙相錯。常有疾視奧國之感情。且薩地尼亞有最強大之軍隊。外國人種之錯雜。其間者亦較希。故得爲伊國統一之中堅焉。至第三之統一黨。則頗出意料之外。蓋欲藉向爲反動之中心而與自由主義爲公敵之教

皇以成事者也。國家問題之迫切，亦概可想見矣。蓋自千八百四十六年守舊教皇格利哥利阿十六 *Ynggric XVI* 崩，有名之皮阿士九世 *Pio-nono* 代之，所布政令務尙寬洪，故志士頗注目之云。至是而伊大利之反對奧國黨，大有旗鼓堂堂指揮進擊之勢。彼奧地利者，其仍竭力鎮壓之乎，抑否乎。

斯時爲國民的運動者，不獨伊大利之新領地已也。奧國之舊領地間，其機亦躍然矣。蓋黑普斯堡家之國體，極駁雜之國體也。而其人種之龐雜，尤爲德意志諸州之最。如匈牙利之亞細亞人種，馬札兒者，國內異族之最强者也。住於匈牙利北境配們美倫等地之北斯拉夫族，及住於匈牙利南方克洛提亞塔兒馬其亞等地之南斯拉夫族，次之。而斯拉夫諸族中，又以配們之邱依族爲最强。匈牙利之對於奧地利也，有自治之特權，且得統括各斯拉夫族焉。奧政府夙忌馬札兒之強大，乘其與斯拉夫族有隙而利用之，抑制之不遺餘力。匈牙利志士乃據議會擁利牙法，有之金以却奧國之干涉，使奧帝不敢視匈牙利如無憲法之領土焉。時馬札兒政

客中有噶蘇士 *Kossuth* 其人者，抱如焚如沸之熱誠，振汨汨滔滔之雄辯，所在著

書演說。傾動全匈牙利人。在野政黨。隱然推爲領袖焉。然匈牙利人對於奧國。則欲擴張其國權。對於境內之斯拉夫族。則欲抑制其國民之運動。蓋奧國內之斯拉夫族。皆零星散布。言語習慣。事事相違。然至國家主義之勃興。亦頗欲反對馬札兒而擴張其同族之權利。而此時在配們之邱依族。亦有諷詠十三世紀時邱依種征服配們之雄圖。而稱爲古史詩者。於是邱依語之解釋。斯拉夫諸族語之比較研究。因之大盛。冀望統一斯拉夫族。制定公用之國語者益多。南斯拉夫之克格提亞人亦聲援之。藉文學新聞之助。以攻擊匈牙利政府。而匈牙利則欲廢境內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札兒語代之。反抗之勢益甚。斯拉夫語之研究。遂爲愛國志士惟一之事業矣。蓋國語問題者。奧國內部國家運動之燒點也。馬札兒斯拉夫兩種族。乃不得不爲奧國之患矣。

波蘭亦常爲奧患者也。雖華蘇一役。舉事者一敗塗地。而克拉科 Krakow 共和政府。猶維持獨立態度。以爲革命黨之根據地。千八百四十六年二月。奧領軋欽之波蘭貴族。將舉兵應克拉科革命黨。不幸謀洩。首領爲奧政府所捕。奧復與普露協商。

派兵滅克拉科。十一月。遂盡取其地。於是行政方針。益趨重。動政策焉。先是千八百三十五年。奧帝佛蘭西士一世卒。子飛蝶南一世 Ferdinand 嗣帝位。碌碌無所能。惟以信任梅特涅爲唯一之政策。於是奧政府直視新智識新思想之流入。爲國家之大患。防堵之不遺餘力。而書籍之類。則查檢尤嚴。稅關若檢得擺倫 Byron 等之著作。直沒收之。有欲發行新聞者。必欲大學教授喋喋向政府贊美之而後可。否則禁令之頒。恐不免矣。其愚黔首而錮民智也如此。卒之國民智識。日見退步。較北德諸州之進取主義。殆難望其肩背。中等社會乃大不滿於梅特涅政府。政黨學生會等。亦表同情。彼常苦飢寒貧困而欲擾亂社會之下等勞働社會之附和之。更無論矣。噫。藩屬之烽烟縷縷。方措手未遑。蕭牆之鼙鼓聲聲。又接踵而起。奧國之命脉。亦危矣哉。

第五節 德意志國家觀念之增進

當奧地利國家問題之勃興也。德意志全體之國家觀念。其勢焰亦大熾。蓋德意志愛國志士。憤慨聯邦組織之有名無實。而冀使德意志成一真實之強國也。非一日

矣。特經營數年。此目的終不得達。今則事機漸熟。時會漸來。往者理想的事業。大有一變爲實行的事業之觀。當時德意志國民足以激發其敵愾心者。有三大事件。一爲亨諾威爾繼承事件。二爲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問題。三則土耳其事件是也。

亨諾威爾王國自千七百十四年約吉一世出爲英王以來。永爲英吉利之私領地。及英王兼亨諾威爾王維廉四世 *William* 以千八百三十四年病歿。其姪維多利亞嗣爲英女王。德意志各邦。以彼相傳之撒利法。女子不得繼承王位。乃以女王叔父康巴蘭特侯亞內斯阿伽斯 *Prince August* 爲亨諾威爾王。亨諾威爾與英之關係遂絕。是實德意志統一事業之一大利益也。惜也康巴蘭特侯墨守王黨守舊主義。人物褊狹。素行不修。英亦頗樂侯之出爲亨諾威爾王。故不復過問其利害。而德意志志士亦方以反動家之出現爲憂。無暇慶幸斯國之復歸德意志焉。先是亨諾威爾之憲法。惟認王室之費。而不置王領地。而王則欲藉亨諾威爾之財力。以償其宿逋。即位未幾。突然廢亨諾威爾憲法。并放逐反抗此舉之辯鎮經 *Oettingen* 大學之七教授達爾門格利姆兄弟等於國外。舉國譁然。詰新國王之無法。非難攻

擊之聲。遍於朝野。會聯邦議會等。亦不過事裁制之。國王乃悍然改正憲法。（一八四）務以壓抑民權主義爲事。

休來司斐克羅斯湯問題者。其影響較亨諾威爾事件尤大。實關係新德意志命脉之一大事件也。其情事與英亨關係頗相似。自有此舉。而使此丹麥王所私有之德意志二州。復入德意志部落之中。且因德丹二國國家問題之衝突。致令普墾二國間之之大衝突。亦因之起焉。（詳後）蓋休來司斐克羅斯湯者。本德意志之二州。而聯合侯國也。自拿破崙戰爭後。丹麥既失諾威。維也納會議時。遂以此聯合侯國及拉溫堡 *Lauenburg* 昇丹麥王。以當北海鎖鑰之任。然羅斯湯猶置籍聯邦之中。嘗派代議士於布郎克甫脫之聯邦會議。蓋陰窺時勢以待獨立之機之至也久矣。若其紛擾之亂之所由起也。則侯國之繼承問題是也。時丹麥王克利斯贊八世 *Christian VIII* 惟有斐迭禮 *Friedrich* （後爲斐迭禮七世） 一子。而斐迭禮又無男嗣。據丹麥之列奇愛法。 *Lex Regiae* 固有女子繼承王位之權。而在羅斯湯則以相傳之撒利法爲不可犯者也。此羅斯湯所以不得不終爲德意志之獨立聯邦也。然以丹麥最爾之國。一

且與霍斯湯分離。其喪失爲何如乎。於是丹麥黨欲改正憲法以豫防之。而霍斯湯及德意志志士則不特欲使霍斯湯復歸於德。并欲使休來司斐克亦復爲聯邦之一焉。往者千四百六十年時。聯合侯國之君主。曾爲一國永不得離而爲二之宣言。德意志黨堅持此說。愈復使霍斯湯與休來司斐克二州俱復爲德意志之聯邦。霍斯湯州之冠爾 Nei 大學者。德意志之中堅也。遂欲以德人而今爲丹麥王族之亞格堡 Augustenburg 公與克利斯贊 Christian 爲二州之主焉。惟時更有亞台丹麥黨之一黨派。調停於兩黨間者。蓋亞台 Teller 乃橫流於休來司斐克南境之河名。是黨之意。蓋欲以亞台河南之霍斯湯與德意志而以亞台河北之地爲丹麥領地也。然丹麥黨以聯邦會議。未必力助志士等也。遂於千八百四十六年。使克利斯贊八世倡言此二州必不能離丹麥而獨立。及四十八年正月。克利斯贊。斐迭禮七世即王位。又發布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及丹麥全體共同一致之憲法。於是人民激昂愈甚。霍斯湯等直不認新王與新憲法。乘四十八年歐洲全體動搖之時。斥逐州內之丹麥人。豎叛旗。設假政府。德意志志士亦自四方來集應援之。丹麥軍始頗

勝利。及聯邦會議以普魯士等軍隊助獨立黨。勝負形勢乃一變。卒因四月二十三日之捷。丹麥人悉退出二州地。惟英露二國頗不以德人之舉動爲然。熱心助戰之普魯士亦與丹麥結馬麥 *Malmö* 休戰條約。年一八四八 焉。然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州民仍奮往不稍屈也。夫以德意志之大。猶不免爲丹麥小邦所播弄者。實德意志全部向無統一之機軸有以致之也。由是而全體國民始翻然憬悟已國位置之何若。乃不得不認改造聯邦爲最大之急務矣。

當亨諾威爾既歸德意志。而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問題尙未沸騰之時。土耳其問題之餘波亦大動聯邦人民之感情焉。當希臘之既獨立也。露人樹威於巴爾幹半島者甚力。然當時最足爲窺端憂者。則其屬之埃及太守讓哈默德阿梨 *Mehemet*

三之勢力漸強。而頗懷不逞之志也。千八百三十二年。阿梨遂與土耳其開戰。端以破竹之勢。敗算端軍。時適爲英佛同盟時代。英佛出爲調停之。兩國暫和。至于八百三十九年。戰事又起。土耳其又大敗。露皇恐英佛二國之互相提携。而隨意處理此問題也。嗣又廉得英佛二國之陽相親而陰相忌也。乃巧間二國。而結英露及普

奧之四國同盟。又因梅特涅之倡議。而開倫敦會議。○一八四使阿梨不得逞其志於。是彼表同情於阿梨之佛蘭西。見列強之外視已國。而爲此不公允之處置也。憤激不可言狀。而極意崇拜拿破崙之狄爾。Diers。回憶千八百十四年列國合力恐嚇佛蘭西之情事。尤扼腕悲憤。痛詈普魯士之加入於列國同盟。而周呼於國中曰。『滑鐵盧之恥。獨不當雪乎。來因之疆土。獨不當恢復乎。』乃募脩戰備。爲進擊來因之舉。豈知佛蘭西進擊之豫想。適以警醒德意志人民之敵愾心耶。雖不樂爲普魯士領之來因諸州。亦秣馬厲兵。以待敵之來襲焉。國家主義之熾盛。亦可見矣。

夫佛德戰爭者。理想之戰爭也。享諾威爾之獨立。亦未有直接之結果也。惟休來司斐克霍斯湯之問題。則綿延垂數十年。頗足驗德意志國家觀念之堅忍與否。於是全德人士。乃因國家主義而進圖德意志之統一事業矣。會千八百四十六年六月。普魯士王斐迭禮威廉三世卒。太子斐迭禮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嗣王位。其爲人也。明敏而好學。曾受高等之教育。不樂墨守古制。而擇新智識之發達。甫即位。首布大赦令。以攬人心。愛國者流。咸耽耽矚目於新王。以德意志國家問題之解

任焉。

第六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其一 埃地利）

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佛蘭西第三革命起。風潮所播，又遍及於四方。歐洲大陸，乃盡脫反動時代之面目矣。

七月革命以來，路易斐利勃君臨佛蘭西者凡十八年。其所守政策，漸爲人民所厭惡。王黨則怒矣。拿破崙黨則叛矣。向者擁立路易斐利勃之共和黨亦厭倦日生。而冀王之覆敗矣。攻擊政府之聲，乃囂然沸然於四方。然當時議院之制，偏頗不公，不能代表國民之輿論也。改革黨既不能制勝多數於議場，遂於院外爲激急之運動。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改革派志士舉行大懇親會。巴黎大告警。翌日，勢益洶洶。書生勞動者，則據幾多之街柵矣。民軍義勇兵，則自四方來集矣。於是二月革命之路易斐禮勃，與七月革命時之查爾斯同一狼狽。二十四日，倉皇脫王宮而遁於英。拉馬丁（Lamarine）等乃汲汲組織假政府。君主政體之佛蘭西，一旦復成共和國焉。夫二月革命之影響之延及於全歐，非淺鮮也。而尤當特注意者，則十

九世紀史第二要素之社會主義之影響也。蓋是時聖西門 St. Simon 所唱導之社會平等論。既得多數之信從。而列多留洛郎 Ledru Rollin 路易布蘭 Louis Blanc 等之社會論者。亦爲貧民勞動者之代表。助革命者一臂之力。卒之藉新政府力。設置國民工場等。保護勞動者。以爲報酬。與革命風潮同時傳播之社會主義。亦發疑乎日擴其勢力矣。

二月革命之影響。非七月革命比也。歐洲全體。莫不因此活劇而震撼不已焉。當革命之警報之一日。越來因河而達於德意志也。全國俱執改革之說。乃俯從人民之請求。俾向主出版自由。設陪審制度。改正聯邦憲法。等議之人士。一旦得據要津。雖向爲專制主義之機關之布耶克甫脫會議。今亦不得不注意德意志統一問題焉。雖然。革新之能戰勝保守與否。不係乎小邦之改革。不係乎聯邦會議之變計。實視彼反動主義之中堅之奧地利情勢如何也。

奧國自梅特涅掌握主權以來。雖革命風潮。磅礴大地。而頑固之奧政府。迄未爲之動搖。雖然。時勢之推遷。決非個人之能力所得而左右之也。蓋至是而梅特涅亦不

得不隨此滾滾潮流。且裹且挾以去矣。二月革命前後。奧國境內既漸見騷動之徵。三月。噶蘇士當匈牙利議會。大聲疾呼而告全體民衆曰。『奧國之非憲法主義者。常爲匈牙利累者也。使匈牙利而果能享有自治之特權也。則奧地利各州之伸張權利而布憲法於全國。自汲汲矣。』不甘受壓制政治之奧國人民。既聞此說。感奮不知所極。適是月開下奧地利本部州會。人民因之大激昂。十三日。議事堂之四周。喧噪羣集。及見議員議事之緩慢也。群民突然闖入議事堂。迫脅議員。使州會即日舉選代表者。提出發布憲法之請願於皇帝之前。衰耄倦怠之皇帝。引匿不敢出。梅特涅乃親接遇此委員。與其餘閣臣討論善後之策。然此時市街之騷動益甚。市中警察軍隊。與蜂聚之平民相衝突。市街忽戒嚴。三十年風恬浪靜之太平鄉。忽於霎時間將成腥風血雨之修羅場矣。惟時梅特涅日聞迫令辭職之聲。目擊平民變亂之狀。不知此後大勢之將如何也。乃上辭表。十四日夜。潛出維也納。遁於英。惠靈吞等歡迎之。乃暫寓英。至五十二年。復歸奧。不獲邀今帝佛蘭西士約瑟夫之寵遇。亦不復出現於政界。以千八百五十九年本年八十六。

要而論之。梅特涅一生之事業。功罪相半者也。彼當佛蘭西大革命之後。默察歐洲全體之安危。恬然持保守之方針。不少變。笑罵也聽之。攻擊也聽之。忘身忘家。以奔走國事者四十年。自有此一頓挫。而歐洲全體。乃成溫和平實之革新事業焉。是則梅特涅之功也。若夫特過甚之干涉主義。坐使奧地利對於其他各邦。失幾多進取之機。卒之大可有爲之國家。奄奄若不復有生氣。是則梅特涅不可道之罪案也。及今日新主義全盛之時代。尙論者乃讞其罪而沒其功。要豈持論之至公者耶。

然則斯時奧地利之內治如何乎。梅特涅既歿。閣臣乃盲從民望。發布憲法於奧國各地。(匈牙利不計)此憲法以千八百三十一年比利士憲法爲標準。採用二院之制。然精神所注。惟在庇護貴族官吏等之利益。人民益不平。大學之學生。相率携兵器。組織學生隊。與出自中等社會之民軍相應。突入宮城。脅大臣使更布普通選舉一院制之新憲法。奧帝乃與人民約定憲法。以從輿望。然終慮帝都之紛擾無已時也。五月十五日。乃率眷族出走梯洛爾之因斯堡。Innsbruck 內閣員茫無適從。維也納一區。乃盡爲憤慨之學生勞動者流之勢力圍矣。

國都之情事既如斯。地方之瓦解可知矣。於是匈牙利議會首發難。蓋議會因噶蘇士等之指揮。請求置獨立之各大臣於匈牙利。俾後此之財政、軍事、外務、各權悉脫奧國之羈勒焉。奧國而允此請求也。即承諾奧匈兩國之分離也。然奧帝飛蝶南不能斷然拒絕之。遂公認匈國之實際獨立。而相沿以至於今。

馬札兒之大功既成。配們之邱依人種。亦援例請求於奧政府。且以國民兵之軍力脅之。奧政府不得已。亦與邦依種以自治權。而許設立法議會焉。

匈牙利之實際獨立也。配們之設立法議會也。凡此皆奧地利國家之大不利也。然本部人民頗歡迎之。專制主義之不洽輿情。亦概可見矣。

雖然。奧地利之損失。不獨匈牙利配們已也。彼呻吟於奧國暴政之下之伊太利諸邦。聞二月革命維也利革命之報。亦振袂而起。三月十八日羅波提首豎義旗。威尼斯次之。米拉諾鎮將拉錢治寇 Radetzky 聞薩地尼亞王阿爾拔將進軍。亦不戰而遁。伊太利諸邦亦相率舉兵應阿爾校。國家戰爭之機。乃日迫一日矣。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其二普魯士德意志諸州)

革命萌芽不起則已。起則如颶風之來海上。波濤立。魚龍出。浩若澎湃。不可遏抑矣。觀未二月革命之影響。豈獨及於壤地利乎。普魯士以下諸州。亦惹起幾多之政變焉。彼普魯士之斐迭禮威廉四世。挾其進取主義。與世周旋。政治之寬洪。言論之純粹。洵足召一時之愛戴。德意志與士無不歡迎之。曾幾何時。王之政策。漸行持重。致與世俗之急進主義相乘離。及普魯士國會之開設。其破綻盡呈露矣。千八百二十三年以後。普魯士各地皆有地方會議之舉。而國民悻悻。冀望國普魯士國會。制度一律。方為滿意也。斐迭禮威廉四世。欲實行前王之約。斥皇弟威廉親王等之異議。即後之威廉 William 老帝。以千八百四十七年二月三日發勅令。集各地方之地方議會於伯林。審定普國國會之制度。此一舉也。人民所熱望者。在普通選舉法。乃代表王族、貴族之上院。代表士族、市民、農民之下院。既成立。議員無立法權。即平和之時。亦僅有協贊公債課稅之權。於是國民之對於君主。積不能平。同年四月十一日。以聯合地方議會之名。招集新國會。不過公表國民仇敵君主之機關而已。王見國民之發達。欲保全其最高之位置。實施新憲法。不得不邀歡心於國會。值新議

會之開會也。特沛優渥之恩澤。國會議員。無不歡忻鼓舞。呼萬歲若雷動也。而議者。國民之主權在焉。國政之眞理亦在焉。憤普王之吝於讓步。互相攻擊。互相辨難。洶洶不知所止。嗚呼。可悲可敬之議會。空解散於沸騰物議中。國民始恍然於曩日信王太過。致此謬誤。遂一變從來之態度。認普王爲民權之公敵。上下異轍。如柄鑿之不相容。二月革命後。伯林益有動搖之形色。三月三日。市民與警備隊忽起衝突。較之維也納革命之報達。市民激昂。頓加倍蓰。斯時政府之行動願如何。一場活劇。又將藉幾許熱血。演議大觀矣。普王一俯仰今日情事。思挽回大局。舍從民望無他策。三月十八日。又以勅令召集地方議會。恐德意志國民或有缺望。同時設一代表全德意志之議會。且使諸州皆得昌言立憲國之政體。昂昂士庶。林林稠衆。聞此宣告。額手相慶。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奔走集合於宮城前。聊表感情。然而萬民雜沓。一方震驚。條有亂民與王宮守備隊衝突之事。俄傾之歡忻。悉成憤怒。嗟彼閭巷。敵壘高築矣。乃有亂民一隊。昇其同儕之遺屍。直入宮庭。迫王致哀悼之敬禮。嗚呼。國民出此果斷之處置。不過欲搆成舊革命之餌耳。今威廉四世亦知民權之不能抵

制。俟氣焰稍鎮靜。即於二十一日。騎行市中。揚揚然卓立於前者。德意志三色之旗。奕奕然垂於下者。德意志三色之綬。偉哉。以一身示威勢於統一之戰士。誠足動人耳目矣。王又代聯合地方議會。開設其真實之國民議會。約明自由集會結社法。及陪審之制度。責任內閣之制度。遠置威廉親王於異地。始得慰撫市民憤懣之心。而曩所招集之聯合地方議會。四月二日。始行議事。制定新國民議會之選舉法。遂解散聯合地方議會。五月二十二日。即普國國民議會開會之日也。其時亂民之跋扈。猶未熄。議會常受其掣肘。不能實收立法府之效果。國家勢局。如無舵之舟。無轡之馬。漂蕩奔逸。一發無已時。十一月以後。次第投誠。及白蘭頓堡 *Brandenburg* 孟斐爾 *Mansfeld* 之內閣成立。恢復始得秩序。而普王又勉從德意志志士之冀望。由聯邦會議之贊成。出兵至丹麥。攷察休來司斐克霍司湯問題。朝夕兢兢。惟計民心之滿足而已。

填地利普魯士。德意志之二大邦也。所爭自由主義。業奏膚功。其他小邦。亦爲運命發達時代。前二月間。既有巴騰孟哈姆居民之運動。請於政府者。出版之自由也。陪

審之制度也。仿德意志含國會設置也。威登堡海遜泰姆斯茲亨拿威爾等之人民。亦要求種種之自由。政府不得已許之。毘愛倫王路易一世。被惑於西班牙女優拉門茲 Iola Montez 之姿色。口高不起。政事怠荒。聽其讒言。更調山外黨之亞陪兒內閣。旋招同黨之奮起。與國人之反抗。是年三月。遂讓位於其子麥喀思迷憐二世。Maximilian II 要之二月革命。普魯士德意志。一般受其影響。自由主義。殆博空前絕後之勝利。夫德意志革命之要素。在感動國家之觀念頗多。社會主義。鋒銳呈露。亦與佛國無異也。

自由運動。無往不利。愛國志士數年之熱望已償。德意志統一問題。亦大有進步。夫德意志建國頗古。占歐洲中原之大塊。世世子孫。能否維持查爾斯大帝之宗廟。姑置不論。試觀山河表裏。不早陷於四分五裂之境乎。蕭牆相鬪幾百年。外侮頻仍。往往爲交涉所困。帝國縱未滅亡。其實負此聯邦之空名而已。故今日一變聯邦憲法。得統一之真治體。國家之光榮。人民之福祉。擬諸往日。差異果如何矣。是雖志士所夙抱之熱望。而欲成統一之國家。不可不奪數十君主之主權。令爲一大邦。屬於新

君主而構造一中央政府也。各國之君主。非規規乎望祖國統一之利益者。皆出高價之犧牲以相拒。普奧二邦。同此意見。常於領土之內。汲汲阻礙愛國者之運動。然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乘勢打破奧國之專制主義。藉各邦志士之口。要求開設德意志之新議會。普王乃俯從人民之欲望。與定解和條約。爲統一事業之先導焉。機運既熟。端緒漸就。三月五日。有持自由主義之論者五十一人。相集於哈台堡。開憲法大改良之談話會。三月三十一日。迄四月四日。又有德意志準備議會之集合。出席議員凡五百餘。南德意志人士爲之主。普魯士壤地利之議員。皆少數也。聯邦會議。亦從準備議會之決議。由五萬人選舉一人。俾各政府確認爲德意志議會之議員。布郎克甫脫之蒲路 (Bunzlauer) 寺。向爲聯邦會議之所。日者有五百八十六之代議士。自德意志各部集合於此。五月十八日。德意志最初之國民代議員。始得開會。議員皆當時之名士。若達蒙若特勒遜 (Droysen) 若華茲 (Zais) 史學家也。若耶哥布荷利姆 (Jacob Grimm) 語學家也。若烏蘭特 (Uhland) 詩人也。濟濟多士。紳佩交錯。實古今未有之大集合也。無如議員未明規則。異常喧騷。無議員議事之體例。宛

然有學生會討論之觀焉。議會第一問題。在代聯邦之會。建設中央假政府。無數新案。紛紛並出。漸以奧地利之約翰 Johann 親王爲帝國攝政。聯邦會議。遂於七月十一日解散。斯時之最困難者。爲普奧二國之關係。二者對峙於國內。德意志常分此二派。真實之統一。幾不可期。於是斷然除去奧地利。移普魯士之主權。作一完全之大帝國。主此論者。小德意志黨也。或者反對之。持必欲存此奧國之論。則大德意志黨也。議員分爲兩派。痛論攻擊。頗爲激烈。膾炙人口之德意志祖國歌。詩人亞倫脫 Arndt 所作。蓋表大德意志黨之感情者也。嗚呼。聯邦前途。視兩黨之勝敗如何。決一國之運命如何。要之統一問題。漸有成全之望矣。

第八節 革命之鎮靜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一掃歐洲之舊制宿弊。社會上別開一生面。其影響不與佛國大革命相類乎。不革命則已。革命則必達極點。達極點。則必惹起種種之反動。四十八年以後。德意志及歐洲各國。又值革命之反動時代。宛似維也納會議後之形勢。再見於今日也。夫佛蘭西反動之起也。在各國先。所謂「六月戰爭」。不知苦我

我許英雄。據此共和政府。撥厥原始。端賴一卡尼阿枯 *Caragna* 將軍耳。將軍以市中之無賴漢。蕩平惡氛。回復元氣。條自路易拿破命放浪之境遇。一躍而登議院席。四十八年十二月。被選爲大統領。於是佛蘭西獨裁君主之勢。漸呈露矣。反動之風潮。波及德意志。先於墮地利有征服薄門之役。六月。薄門之鎮將溫其古茲 *Windischgruet* 以兵力鎮壓布拉克市。解散邱依之議會。密受帝國陸軍總督之命。當是時。在於伊太利之墮將賴台克。薩地尼亞之王加羅亞孛脫。起軍相抗。敗於克斯泰。波羅提亦已恢復。維也納政府。益取其強破之態度。復匈牙利太守司台痕親王之全權。惟不得裁可議會議決之事。且將許多之持權撤回。利用匈牙利內部之人種。而制抑馬札兒之跳梁。於是舉國沸騰。會以兵力防禦匈牙利。推囑蘇士爲國防委員會之總長。(九月)維也納政府。直認匈牙利爲叛國。派軍隊往征之。軍隊不從。市民亦惡政府之不察。應援軍隊。與自軋欽遣來之斯拉夫兵。鏖戰甚惡。飛蝶南皇帝。更求援相於斯拉夫。旋逸至薄門之布拉克。陷於維也納共和社會黨之掌握中。墮地利交誼。殆有瓦解之象。是役也。黑普斯堡之政府。及拉斯夫族。匈牙

利人與德意志之自由黨。皆視爲公共之仇敵。互相結托。以與角爭。亦歐洲一奇觀也。國都叛徒。不能永有自立之局。溫狄休爾來茲帥薄門軍自北方來。游拉克若 Jelachich 帥克洛提亞軍自東方來。合向維也納前進。十月三十日。共和黨既揭白旗。會得匈牙利軍隊來援。復起而反抗。溫狄休爾來茲擊退來援軍。翌日。陷其市。獲亂民巨魁美遜哈什等殺之。以軍法徇於市中。維也納遽爾靜謐。市民莫不歡迎王師。是則中等社會之意響。不能與下等社會一律之明證也。要之奧地利之一大問題。視夫征服本部及諸地方之關係。方能確定。無論何事。不可不借新設國會之勢力。先是維也納開張一次議會。恐亂民團結闖入。遂移於美倫之克來姆其地方。十一月二十二日續開第二次議會。討論善後政策。飛蝶南皇帝讓位於其姪勿蘭茲約瑟夫。蓋皇帝對於匈牙利純施其柔弱手段。不能實行前定之嚴明約束。奧國一統岌岌其危。爰乘時勇退。欲卸責任。以避鋒鏑而已。新皇帝勿蘭茲約瑟夫既即位。年十八。即現在之奧地利老帝陛下也。匈牙利聞飛蝶南讓位。憤憤不平。不認勿蘭茲約瑟夫爲匈牙利國王。選舉奧斯脫爲大統領。宣言於奧地利。稱爲獨立之共

和國與奧軍戰。不稍屈。皇帝已請於露露皇尼古刺出援師。未幾露將哈斯開其率八萬兵平定匈牙利。迄八百四十九年六月。大勢既定。奧斯脫之徒奔竄外國。餘衆皆服奧國之制。嗚呼。匈牙利一小邦也。其興之暴。其衰忽諸。一挫於奧。再挫於露。既得之特權。蕩焉掃地。仍奉帝國唯一憲法。以示服從矣。於是奧國政治悉屬於休咤直保 *Schwarzenberg*。內閣之掌握。恢復其舊來之專制主義。四十九年三月四日。議會制定全國之惟一憲法。實力奉行。不至廢止。十五年此奧國反動政策之結果也。其時伊太利不屈於克斯泰之敗。薩地尼亞之國人熱心勃勃。奉加羅亞亭脫王再起義兵。長驅北下。老將賴台克經四十九年三月諾排拉 *Novara* 之一戰。又蒙猛擊一次。勢益衰。王乃讓位於其子伊脫奈屋耳麻列 *Vittorio Emanuele*。濶狄休爾來茲以兵力振威於維也納。普魯士政府亦有此等舉動。時蘭痕格將軍方自休來司斐克歸。旋即遣至柏林。市中備亂民之出沒。王之叔父白蘭頓堡侯。膺組織新內閣之命。(八月十四日)出其強硬之方針。傲聲於奧國。避亂民之恐嚇。以勅命移普魯士議會於白蘭頓堡。議會之多數。惡新內閣之反動政策。不肯轉移。風

溫魯爲首。續集合議員於柏林。果決拒絕納稅之議。及來白蘭頓堡。猶肆口非議王之稱號等。每於孟斐爾臨議會。必缺其原有之頗數。欲以見戲之行動。表見其反抗之意。揆其目的。不過望政府改新內閣之制度。則倣英國之責任內閣而已。其無謀之言行。識者皆非笑之。較對付布耶克甫脫之議會。無此困難也。反動風潮。此平彼起。斐迭禮威廉以此等議會。妨害國安。十二月五日。下令解散。翌日。發布新憲法。由後來招集之國民議會。訂正條規。其意蓋欲從國民之輿望。設全國畫一之司法制度。釐定上下兩院之設立也。四十九年二月。新議會開會。於是震驚之狀態。動搖之局勢。日就鎮靜。論者皆謂斐迭禮威廉處置之果斷。大有造於帝國者。

反動之勢。若是其盛歟。德意志猝遭一大頓挫。統一問題。亦幾或息矣。布耶克甫脫之國民議會。有所謂大德意志黨。小德意志黨者。截然二大派。兢兢相頡頑。小德意志黨。適占議會之多數。千八百四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德意志新憲法始成。改聯邦爲立憲帝國。決以普魯士王爲皇帝。議長戡姆痕齋公衆之決議。特來伯林。請王奏請加帝冠。夫以普王爲帝國之主權者。實德意志統一問題唯一之

解決法。世人引領企望。莫不以普王之承諾爲快。不意斐迭禮威廉婉曲諉辭。毅然拒絕其申請焉。蓋王之真意。曾爲英國公使朋遜所洩。『雖德意志之帝位之憲法。非其所求。而不受之德意志諸君主之手。受之於德意志齷齪不足道之小民之手。尤所不願也。』嗚呼。什伯志士。抱此夙望。突受此種情報。把歷年之苦心孤詣。如冰值大。銷歸烏有。小德意志黨因之潰散。召還埃地利之議員。議會中頓生寂寥之狀況。殘餘數人。置普魯士之拒絕於不問。猶求各邦君主之協贊。決意維持新憲法。德意志二十八小邦。願爲贊成。索遜毘愛倫亨拿威爾威台姆陪堡四王國。以數年經營。未覩成效。壓爲普國之臣從。遂抗此問題。憲法卒不得成立。德意志中央政府。猶戴約翰哲理國政。旣而與丹麥之休戰條約條破。普國遣毘愛涅索遜之軍隊及義勇隊出征。四月五日。哀肯福台 *Takenforda* 獲奇勝。德意志復創設艦隊。以敵丹麥之水師。夫普王之不受帝冠者。刮目以待德意志之行動也。當是時。埃地利頗苦於匈牙利之鎮壓。是非驅逐埃國之絕妙機會耶。嗚呼。機會一失。禍亂紛起。四十九年五月以後。普魯士（來因州。布來司賴科尼斯卑）索遜國都巴騰大侯國。有毘愛

倫所領之蒲爾茲等地人民。揭竿肇亂。以促各政府之反省。無情之普魯士王應索遜王巴騰侯之請。前後遣兵鎮平之。於是諸政府皆召還其在布郎克甫脫之議士。帝國黨次第退散。所留者僅共和黨而已。其黨員凡百餘人。去布郎克甫脫而至威登堡之斯脫軋脫 *Stettin* 續集合其黨員。以籌後起計。六月十八日。議長洛威及其黨人移會所。以軍隊要之於路。而解散堂堂之帝國一會軋轢迭至。變遷不常。亦可憫矣。嗚呼。維也納會議之精神。何等英勃。何等勤謹。甫三十年。如浮雲之過太虛。翹企東西。不知其處。迄于八百四十八年。新主義之發展。更演出第二次之大革命。形影相從。德意志又沈淪於反動界中。時勢弄人。亦甚矣哉。

第三章 德意志國家問題之解釋

第一節 于八百四十八年後之反動與奧普之競爭（其一）

同一革命也。而佛蘭西大革命。與于八百四十八年之歐洲革命。其情形頗有相異者。即事定後社會上之趨勢。亦各各不同。蓋前者萬事皆經革新。後者反動僅在政治。自此社會積弊。剗削殆盡。物質的文明。非常進步。如德意志哲學家。則有搜品哈

Schopenhauer

或作樂明
哈爾威

哈感曼 Hartmann

或作哈
爾曼

等在康德器智兒之外。別出

一新機軸。文家則有黑奈 Hoine 格司他夫甫拉泰 Gustav Heine 繼荷特而競

起。古學家格利姆博物家芬波等。復益勤懇研究科學。史家則有蘭克 Ranke 者。作

近世史學之基礎。而特拉遜 Droysen 華茲 Watz 媽參 Movnsen 諸人。或以歷

史。或以法理。文名震於一時。至今德國得執學界之牛耳。作西洋文明之明星。木樨

者。雖謂淵源於此時可也。然而四十八年以後之歐洲文明。與其稱日理論精神的。

母宵稱曰物質應用的。故德國之文獻。非不精密深遂也。而竟爲英國物質的文明

及科學智識所壓倒。至評荷特之發斯脫物語。爲稍欠科學云。若夫政界中可稱雄

長者。厥惟英露二國。英以自由主義興。露以反動主義爲國。是一時歐洲諸國。各黨

其所好。非英即露。非露即英。且乘二月革命以後。自由主義漸進。環海自由國。謳歌

者益多。英國威望遂乃風靡全歐。英國當大陸諸國革命紛擾時。以其休養之力。大

興殖產工業。蔚爲國富之本源。物質之盛。殆達其極點。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十年

間。所謂商工時代也。丁此時代。加利福尼亞桑港均有大金山發見。歐洲資力。頓然

倍蓰。又復發明蒸氣機關。汽車。汽船。及電報之用。愈足爲發達物質之利器。全世界殆將蹂躪於西方人種乎。至於達爾文 Darwin 之進化論。明遜 Milson 及克爾霍爾 Kirchoff 之光綫分解說。亦出現於此時。人智幾悉開造化之機微。格物之道。殆無遺憾矣。千八百五十一年倫敦又開大博覽會。燦爛之水晶宮。眩惑人目。其商業爲世界冠。概可想見。故新聞紙擡筆而稱其功績。譏戰爭爲野蠻。論者謂後來文明之競爭。一視實業之興衰。而彼主張自由論者。則以爲其富強在於用放任政畧自由貿易之二主義。不在軍隊兵器之方也。其諸戰爭之事。將絕善於人類史中。國民以平和競爭。方是時也。德國疲於黨爭。若於貧弱。輕貨殖。英國等常竊笑之。又值外國都市大興。地方開拓日廣。人民去故國以逐利者不少。自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至五十年三十年間。移住民凡有六十八萬餘人。自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間。又不下九十五萬。是亦聯邦之一大創。而一時國民之困苦顛連。蓋可知矣。

然則德意志之國情如何乎。則仍盤旋於反動範圍內。而不能去也。爾時人民跳梁。國家雖受其愚。顛統一之事業。猶有可望。故反動之勢。非可與神聖同盟時代相比。

耳。四十八年三月，德國欲行革新宿弊之國家主義及自由主義。於是倡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皆雷同妄動。而就中普奧二國，則現象各異。茲特畧述之。時奧帝不能制亂民之橫行，去首府，得露國之援兵，事乃得平。普魯士則自以兵力鎮綏國內，且貸兵於脫列斯頓巴騰。此可見普國軍隊，足維持將來德意志之幸福。統一事業，必歸其手矣。於是普國黨大熾，惜斐迭禮威廉四世不能容小德意志黨。請應布耶克甫脫國民議會之提議，志士頗失望。聯邦會議既散，國會民會議亦解散。其後拉特威支 *Ranowitz* 內閣更作「聯合政策」，請諸國贊成。此政策即以普國爲中心，而聯合德意志諸邦，以國民全體選舉之議員爲下院，以各國政府所派遣之委員爲上院。作一聯合立法之府。所以斥人民主權之說，脩正小德意志黨之案者也。索遜亨拿威爾皆贊成之。拉特威支乃遣諜於各邦，促其速派議員。千八百五十年三月二十日，開聯合議會 *Unions Parliament* 於愛爾夫脫。不料索遜亨拿威爾皆約不送代議士來。議員到會者，僅德意志小邦二十二國之代表。即普魯士議員中，亦有反對此案者。於是新憲法不果行。攻擊拉特威支者，所在多有。是

等守舊黨。以十字新聞爲機關。故名十字新聞黨。格拉(Gerlach)斯泰兒(Stahl)皆其黨中主動者。卑斯麥(Bismarck)亦出自其黨。黨員雖居少數。而在宮中頗有勢力。能動王。終使拉特威支辭職。愛爾夫脫會議不得已於四月二十九日閉會。普國之二聯合。政策。非奧國之利也。既失敗。奧首相付哇真保咄嗟之間。忽得一機敏之策。距閉會二日。五月一日。即發牒書於各邦。請派代議員至布郎克甫脫。十日再與聯邦會議。普魯士及一聯合。諸邦抗議之。俱無如何。索遜毗愛倫威登堡等十餘國。皆苟合奧國。派代議員至。聯邦會議一時幾有成。中央政府之勢。是實奧國復小德意志黨之讐。而侮普魯士之始。於是開議。德意志國家問題。處分休來司斐克霍斯揚事件。先是英露兩國以保全。丹麥爲急務。千八百四十八年。迫普國結馬麥休戰條約。翌年春。兩侯國人民得德意志義勇兵之援。再與丹麥戰。苦戰頗力。至是會衆執保全主義。使兩侯國承認丹麥新憲法。謀用普國兵強制之。海選選舉公者。蔑視憲法。極暴橫。用哈遜格勒(Hassengraber)放縱狂恣。無所不至。國民軍隊作亂。國內大擾。公不能制。乞援以聯邦會議。中央會議乃採用梅特涅之干涉政策。

以墮地利及毘斐倫兵。妄侵入普之鄰邦。且欲假普道至海邊。普國經此種種積憤。雖欲忍無可忍。即準備出師。與墮相休哇真保會見於白蘭頓堡。論其罪。墮國冥然不動。殊無悛過之意。反要求普魯士解散一聯合。永久不可恢復。且解軍備。其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問題及海遜事件。須從中央議會之處置。普民激昂甚。歐諸國亦知兩國之必不能免戰。斐迭職威廉四世。欲以此交涉事件。請露皇裁斷。十月。使白蘭頓堡侯赴華希耶尼古刺斯。與相亦挾年少皇帝。來此訪問露皇。尼古刺斯審判。殊不能公明。好事者又諷諫。恐不易得露國之同情。白蘭頓堡侯乃歸。普王開御前會議。以決和戰之如何。廷臣多數皆主戰。唯白蘭頓堡侯及孟斐爾。以爲不必因此些細問題。與兩強國開戰。普王從其說。忍恥以俟將來。議定僅四日。十一月六日。白蘭頓堡侯忽病卒。孟斐爾代爲總理。二十八日。與墮國結奧米由支 Omitz 和約。凡墮所要求。悉普之。於是名譽藉藉之普魯士。一朝墮地。墮地利再握德意志之霸權。德意志各邦皆派遣使節於聯邦會議。從墮地利之願。使先是諸邦皆奉命。次第訂正其自由憲法。海遜選舉公再歸國。行壓制政治。以聯邦會議之兵入霍斯湯。鎮壓志

士。以二州附於丹麥。有軍艦十八隻。係由全國集捐製造者。未用而賣之。其暴狂類如此。是時普國派遣至聯邦會議之委員。即屋托之卑斯麥是也。卑斯麥亦以奧米由茲和約爲是。既在布郎克甫脫九年。漸知之。終爲祖國大雪恥。是亦英雄之欺人歟。

第二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反動與普奧之競爭（其二）

千八百五十一年普國屈服以來。奧地利聯邦會議。遂爲反動政策之中樞。於是德意志第二反動時代又起。夫普奧二國。其歷史感情本異。而皆不悅民主主義。故普相孟斐爾與奧相休哇真保（四年）及後任者互相結。而號令於德意志諸州。從中央議會所命之委員會使。諸州訂正共和憲法。其於陪審制度。普通選舉。出版言論之自由。皆極力反對之。普國縱不至如四十八年以前之情形。奧地利則一復舊時專制。以特權昆嵩教僧侶。而求其援護。統一革新之希望益微矣。於是聯邦之成敗如何。不在在野之志士。而在歐洲之大勢。夫欲使德意志爲確乎不拔之一國。則無如使斯拉夫亞細亞人種。共驅黑普斯堡家於德意志以外。從小德意志黨之希望。以

普魯士爲盟主。統一其餘諸邦者。然欲實行此計畫。則有二大阻力焉。一則奧國。一則露西亞也。奧政府之不甘被人驅逐。固不待言。即彼露西亞皇帝見歐洲中原。將變革已成制度。亦力加防遏。理所必至。無足怪者。故爾彼至奧露二國。相次蹉跌。德意志國家主義及自由主義。遂乃大輝於世界。

千八百五十四年。露佛二國共爭管理土耳其領內耶蘇墳墓之權。而起克立米耶 Crimea 之戰。佛與英國相結。大挫露國。初佛蘭西之路易拿破侖起自微賤。一躍而襲選爲大統領。又自五十二年改憲法後。號皇帝拿破侖三世。欲免諸皇室之侮。有乘機篡取之志。及與露王尼古刺開釁。通好於英國。以保全土耳其爲目的。得各國自由派之援。大與露國決戰。是時尼古刺以爲奧地利必念討平匈牙利之恩。豈知竟不然。普奧二國共憤露國起大事。輕已國奧地利且恐露奪摩達維亞 Moldavia 或作摩達維亞 Wallacia 或作華拉加 危其東境。舉兵守國境。陰與之爲敵。英佛二國以奧地利有多惱流域。足扼露西亞之咽喉。勸之同盟。當聯合軍勢迫時。說之尤力。填憚普國。不敢決。終受英佛之侮云。而當時普魯士亦頗有異論。威廉親王

等黨於英佛主戰。十字新聞黨則守親露政策。斐迭禮威廉四世與孟斐爾中立其間。乃決議主中立之策。此實露國之幸。爾後二十餘年二國邦交之所以得睦。皆原因此。是役也。黑普斯堡常扼巴爾幹半島及多瑙下流。故代表德意志之休戚者。即普魯士也。克立米耶戰正闌。尼古刺帝暴殂。新帝歷山二世 Alexander II 即位。以寬洪爲政策。故德意志得自行內政。而普壤競爭之期。愈引愈近矣。

千八百五十七年以來。普魯士政界忽放一光明。普王斐迭禮威廉四世患狂疾。不能親政。王弟威廉親王代攝政。親王時年已六十矣。爲人剛毅果斷。有古英雄之概。一時急進狂躁之徒。皆憚之。避難於外國。王夙洞察天下之大勢。悟普國天職之所由來。漸懷自由主義。用其全權。先黜孟斐爾保守內閣。以其親友和亨許倫之亞頓 Prinz Anton 親王等。組織自由內閣。布寬大之政。國內志士皆延頸企踵。以歡迎新政府之成立。

露國既非反動之中堅。普魯士亦漸有自由之運動。壤地利遠大受其害。先是克立米耶戰後。佛蘭西威名甚盛。拿破命勢望日隆。彼伊太利之志士。曩者固欲借佛帝

之援以統一國家者也。至是不屑安於小成。又聞教皇四哇「聖母清淨」之說。漸憤慨思叛佛。千八百五十八年正月伊人奧希尼 O. E. 乃謀陰殺拿破侖。佛帝覺之。喟然悟歐洲間國家觀念勢力之大。謀伸張己之勢力。先併巴爾幹半島間之瓦拉克亞摩達維亞爲羅馬尼亞。扶之獨立。八月又與薩地尼亞宰相加富兒 Capotini 會見。密約若奧薩二國開戰。則佛必援薩。而事定後。薩割薩服亞 Savoy 爲報。且以維得耶麻列 威作裝克特 馬令尼亞那 女克羅狄提 Clotilde 妻佛帝甥載羅嫻 Terouze 以期實踐此約。於是加富兒氣大壯。徑向奧國挑戰。將戰。英二國調停之。佛蘭西亦畧加一二判決語。奧政治家拙於外交。冥然不應。於是遂戰。即所謂伊太利獨立戰爭。乃十九世紀一大事件。戰期極短。自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始。至六月二十四日終。當奧將古拉伊 Gyalui 之踰梯西河擊薩地尼亞也。拿破侖知約出兵。援伊太利。六月四日與奧軍戰於馬進塔 Mettau 奧軍敗。退於羅波提伊。太利諸州人民皆逐國君而謀「聯合」。是時德意志諸方聞之。以爲禦薄河。即所以禦來。因國境也。有將與佛蘭西及薩地尼亞戰者。夫使普國而牽諸州援奧國。則恢復黑普斯堡家在北

伊之權。直易易。佛伊二國事情。當不至如是耳。然而普魯士關臣以奧國之敗。爲德意志之幸。不肯助之。僅派軍隊駐於來因地方。時奧軍據羅波提之四要塞。六月二十四日與佛軍戰於配斯開拉 Castellon 塞前斐麗奴 Solheim 地。填帝勿蘭茲約瑟親入陣奮戰。佛將戰亦頗勇。至日暮。填軍大北。是役也。兩軍死傷合計四萬五千人。佛帝在軍中親見其情形。悚然而知平和之可貴。七月十二日早擬和約於維拉甫耶卡 Villa Franca 至十月十日。兩國簽約於喪利黑。填國以羅波提（除配斯開拉）一帶與薩地尼亞以伊太利爲聯邦。戴教皇爲首長。薩地尼亞王維得耶麻列不遵約。而遂行統一事業。用加富兒拉他士加里波的等。與各國民協會通聲氣。各州各國民乃皆以投票承認與薩地尼亞聯合。千八百六十一年三月。維得耶麻列遂統一教皇所領以外之伊國。始稱伊太利國王。噫。加羅大帝也。神聖羅馬帝國也。回憶其盛時。茫茫如夢矣。今乃又見唯一大國家之成立。歐洲之志士。敬嘆尙何如乎。

伊太利獨立戰爭。乃國家主義之一結果。大有影響及於德意志。固不待論。而填地

利以敗憤普魯士之無情。聯邦諸君主亦愈覺統一之不便於己。諸公皆曰：「統一者畢竟胡爲耶。近觀伊太利君主。失家亡國。僅成一薩地尼亞王之名耳。若德意志統一亦然。恐徒以各邦君主供普魯士之犧牲也。」夫德意志既無加富兒之相。復無耶麻列之君。諸君之思想乃如此。而普魯士又不動。志士之悲憤可知已。是時諸君主中稍傑出而能保護志士者。惟索克塞科堡哥特侯安斯脫二世。Thirst II D Sax-coburg 二世或祭許累爾。或獎勵射擊會唱歌會體操會等諸國民會。務發揮國家的觀念。於時美國民協會在伊太利奏莫大之功。犯政府之禁者。所在多有。侯又被舉爲德意志國民協會會長。夫安斯脫之一族。雖有顯貴之親戚於國外。然以如此之葛爾小邦主。得解釋統一國家之問題乎。

第三節 普國軍制問題與卑斯麥內閣

普國自威廉親王攝政。行自由政治後。志士頗悅服。使當時能乘奧國之敗餘。和衷共濟。以統一國家。則成功庶可見耳。惜至擴張軍備問題起。復以憲法故紛擾。先是伊太利戰爭畢。威廉親王以改革軍制爲普魯士及德意志之急務。與龍 Roon 將

軍親調查其事。千八百六十年二月，開議會時，遂以改革軍制法案提議之。蓋當時軍制尚係千八百十四年所定。現役三年，豫備隊則多自普通人民選拔。不必定須三年。其意在減兵士，而置重於民軍。然親王以爲是制也，非所以得精銳之軍隊也。乃採舉國皆兵主義。設現役三年，豫備四年，後備五年之制。即現今所行者也。又加兵額。凡國民中百分之一皆須當兵。擬全廢民兵。以大張軍紀。然舉國皆兵。十二年服役。衆所不喜。自由派又以爲改此制後，安知定能有勝於曩者。且聞將增徵地租。以爲擴張改革軍制之費。愈怏怏。擬請政府減在役期限。以二年爲期。龍將軍以二年時促，訓練之功不足。拒之。於是紛議不解。至六十一年正月二日，斐迭禮威廉四世殂。親王登極。號普王威廉一世。時內閣亦屢變更。不能統一。謀用一偉人。鎮定此艱難之局。陸軍大臣龍將軍薦駐露公使卑斯麥。威廉乃與之會見於排定波登。有狂暴之某學生。以王爲統一德意志之敵。陰謀殺王。即此時事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六月王與卑斯麥談次。嫌其政策太勇。不容而止。此時適改選議員。國民協會中自由派勢力愈盛。組織進步黨。Fortschrittspartei。與政府反對。主張服役二年之說。不少變。不肯

贊成擁護陸軍之案。故六十二年三月十一日。此案終解散。利亨洛海 Hohenlohe 新組織內閣。龍大臣握實權。遂行保守政策。自是普國政界上不能循序以行。政府乘憲法之無明文。不豫算而行政。既而選舉後。進步黨勢更熾。不可當。普王威廉遂決意起用卑斯麥。十月。以卑斯麥爲首相。組織新內閣。

千古大英雄大豪傑之起也。殆無不起自逆境者。夫以卑斯麥之政才。負後來建國之大任。其赴政界也。國民當如何歡迎乎。乃竟不然。蓋世人僅知卑斯麥係十字新聞黨。常懷保守主義。反對統一德意志之政策。攻擊持拉威支之「連合」政策。諸事而不知其數十年來宗旨已變。故一聞其爲內閣總理。物議囂然。起於四方。方之爲普魯士之梅特涅鷄棲。讒謗之不止。卑斯麥泰然不動。徐言曰。改革軍制。誠當務之急也。願以普國憲法上所缺。故不可決定。吾輩惟待時之至已耳。普魯士將來在德意志國中。在宇內。必占一可貴之位置。無疑也。噫。此日耳曼之大問題。豈區區徒手空論所能決哉。非有鐵與血。不能成功也。語意深遠。悚然動人。鐵血宰相之名。因此喧傳於世。鐵血者。何意也。即以公理折伏議院之意。將報與國之讐也。世人鮮

有知之者。是時會露領波蘭人蓋起作亂。露皇歷山行寬厚之政。人民仍不能平。秘密結社。思乘幾運動。六十三年正月。遂逐露之戍兵。占領電報鐵道。一時幾有獨立之象。卑斯麥乃與露皇密謀。使露國舉全力勦討叛徒。且以軍法律普領波蘭。執兵者處以殊死。叛徒亡命來普者。悉捕之。而付於露國。夫國事犯適於他國。若他國拘之。交其本國。乃國際公法所不認。故歐洲諸國。殆無不憐波蘭之末路。惡卑斯麥之無情者。於是德意志國民協會皆憚卑斯麥。下院亦極力排斥之。六十三年五月。普國會議閉會後。進步黨於各種種之新聞雜誌上。大攻擊政府。反抗之焰。殆不可當。卑斯麥急發勅令。嚴斥新聞。民黨更憤。殆有殺氣衝天之象。嗚呼。卑斯麥有如此之經綸。而乃爾爾乎。

當普魯士黑暗之時。墾地利忽大放光明。時勿蘭茲約瑟帝年已壯。見墾國各部之分裂。國債壘壘。歲入不足。勢日危。乃黜外制內閣。舉休梅林 Schmeining 爲首相。圖更新庶政。休梅林洞見墾國之弊。與德意志之大勢。先於國中施自由政治。以慰諸部之不平。竝欲使各邦君主。弃其主權。冀贊統一憲法。以副志士之望。於是千八百

六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奧地利皇帝開君公會議於布耶克甫脫亞姆麻印。使各聯邦君主皆赴會。德意志三十四邦之君主皆應之。而討議新憲法。然其間有一渴望其赴會而徧不至者。伊何人。即威廉一世也。爾時聯邦諸主以爲普既反對。則君公會議之目的終不能達。極力勸威廉赴會。竝遣威廉之畏發索遜王育亨遊說之。普王不忍却其情。將允之。而卑斯麥知不可與奧國共事。以辭職要王。王遂拒之。於是會議日。普會上不至。未幾議畢。草定德意志憲法三條。一作中央行政府。由六君奧普毗愛倫威登堡之四君。大侯及自侯中選出之一人。組織成之。二。設中央裁判所。以爲司法之最高府。三。由中央司法府議定。開問接選舉之德國國會。至九月一日閉會。卑斯麥聞之。不肯傍觀不發。閉會翌日。突以勅令解解普魯士議會。勢如迅雷疾風。使人不及掩耳。人皆驚之。又以咨駐劄各國公使之公文。告諸天下曰。『君公會議之決議。大不利於我普魯士也。宜舉國一致。以禦外侮。此余所以解散議會也。』并批評新憲法。駁其採問接選舉法之不合。且言苟不遵以人口爲比例之直接選舉。則德意志中心終不免爲他國所占云云。世人曩固以卑斯麥爲極保

守之政治家。今聞其主張進取自由主義。爽然若失。謂此特一時權宜之論耳。惟史家特勒遜脫勒欵克 *Thorslunde* 二人。力闢世俗謬論。稱爲大器焉。是年十一月。普國新議會再開。仍爲卑斯麥久對黨所領。

既而德意志外交問題又起。先是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問題。錯綜紛糾。巨數年不決。至千八百五十二年。訂倫敦條約。乃議定王位傳於女系。王姪之配格路茲堡 *Oldenburg* 或譯作奧森堡 公克利斯贊則繼承丹麥及二州。以是斐迭禮七世之殂也。千八百六十三年

克利斯贊九世即位。丹麥人迫之定休來司斐與丹麥合併之憲法。二州民大激昂。德意志聯邦會議。夙爲丹麥所輕蔑。及是亦奮然大憤。不認新丹麥王。而欲以男系之亞格登堡公斐迭禮 *Friedrich II. Augustenburg* 爲一州之侯。斐迭禮雖係男系。且有近姻於二州。而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時。嗣位之權。被人褫奪後。丹麥卽年贈金以酬之。今也公以父言爲無效。自號斐迭禮八世。德意志皆向之表同情。卑斯麥亦以丹麥新憲法爲侵害國權。意頗不然之。願不欲明背倫敦和約。有損列國邦交。乃不贊成亞格登堡公之立。蓋卑斯麥意謂以繼承問題爭。則列國裁判後。

必以休來司斐克併於丹麥。以憲法問題爭。則兩州皆有恢復之望也。奧地利亦署名於約中者。故黜聯邦會議之說。黨普魯士。迫克利斯贊王撤回新憲法。王不聽。普奧共欲開戰。卑斯麥在下院請求數千萬之軍費。議院怨卑公。拒之。而斯滂達 *Sten Sture* 塔中尙儲有王室相傳之軍用金若干。卑公遂取之。與奧國聯合出兵六萬赴丹麥。德軍入霍斯湯。越亞台河。進入休來司斐克之地。時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二月也。英相巴美斯頓以爲丹麥若削地。是不利列國之均勢也。欲與佛露結三國同盟以防之。露西亞方經畧波蘭。且德彙者卑斯麥之助。不應。佛帝拿破侖亦殊不熱心於茲。議遂不諧。普軍中有斐迭禮加羅 *Friedrich Karl* 親王者。英武善戰。進拔箇貝爾 *Düppel* 勢如破竹。丹麥終力屈。四月。議和於倫敦。仍不肯割讓二州。於是普魯士獨興兵伐丹麥。因奧地利不贊成也。八月一日。大敗克利斯贊。遂割二州及拉溫堡之地。是實卑公之快意事。而大可以杜反對者之口也。及事定。後議二州善後之策。卑公又與國論不合。時亞格登堡公求得二州之地。普魯士初無併吞之志。卑斯麥遂欲以亞格登堡公主二州。而普魯士永於侯國內要地。駐屯守備隊。以爲普

普士之保障。亞格登堡恃有國人之同情。且與英國有姻誼。又係普王太子之親友。不聽其要求。奧國亦忌普士勢力日大。大反對之。二國岌岌將有失和之勢矣。然而佛帝拿破侖三世出。遂一變德意志之局面。先是拿破侖聞伊國人思得羅馬爲新都。恐不利於舊教。乃出兵於羅馬以備之。又思得保護拉丁人種之名。因羈靡伊人之望。與耶麻列會見。使王母取羅馬而密約以奧領之威尼斯償之。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六日奧國探知拿破侖之計。大驚。始悟與普士構釁之非。急欲結其歡心。千八百六十五年。結札司吞同盟約。Casleyn Convention。普士取休來司麥克及拉溫堡。奧國取霍斯湯。事遂結。於是亞格登堡公斐迭禮大失望。頻年之苦心。一朝歸於烏有。竟不能主二國。故其一家銜卑斯麥刺骨。公女亞格泰 Augusta 尚幼。保姆常語以卑斯麥來矣。公女啼泣立止。雖然此少女者。豈知即今德帝威廉二世陛下之皇后耶。

第四節 普奧戰爭

國家主義既受拿破侖之保護而漸大昌。自由主義經幾次挫折。力亦漸伸。當是時

也。普國卑斯麥之武斷政畧。大挫中原之新主義。又有鼓吹中世思想。以煽動反動之焰者。彼教皇四哇者。益固推戴爲統一伊國之人。不久露其真相。既出馬亞母聖清淨之說。愚弄人民。千八百六十四年十二月。復以回文謀匡正世道人心之非。而指摘「大謬見」數十則。稱神托靈驗之可畏。大詆自由主義及物質文明。夫其所謂「大謬見」者。固陋不值識者一笑。而此回文竟及大影響於舊教諸國。塙地利政界上。爲之一變。

當時日耳曼之形勢何如乎。普塙兩國既結軋斯吞盟約。分治休來司斐克霍斯湯地。而政略各各不同。塙國將乘機以霍斯湯與亞格登堡。普魯士始終反對之。知事孟斐爾將軍布政嚴厲甚殆。無敢言及亞格登堡公名者。普政府既稍不洽輿情。非難卑斯麥者。又所在多有。塙地利自失敗於伊太利之役。常恐拿破侖之來迫。亦不足繫志士之望。於是毗愛倫王麥喀思迷憐二世相馮蒲封登 *Von Pölen* 者。以爲普塙皆不足執德意志之牛耳。欲除二國。而統一德意志本部。作三國鼎立。王贊成之。六十六年。王以病歿。嗣王好專制。事遂不果。自此德意志國家問題一起。

伏。迄難平定。不得已仍望諸普奧。奧國自六十四年教皇發回文以來。山外黨
D'Armenon tagne (即僧侶之跋扈者) 氣大壯。與宮中俱攻擊休梅林。休梅林者。以自
由派首領自任。頗不滿意於回文者也。於是勿蘭茲約瑟謀調和國內之氣。乃黜休
梅林。重用羅馬舊教之僧侶。又舉溫和自由派培克來提繼休梅林。使解釋德意志
國家問題。一時遂得僧侶自由派兩派之心。且宿敵之拿破侖以謀統一拉丁人種
故。遠干涉墨西哥事。大爲北美合衆國所窘。進退維谷。斷無餘力。橫奪威尼斯。夫佛
國既不足恐。而何軋斯吞盟約之有。於是日漸不遜。千八百六十六年正月。有請在
休來司斐克霍司湯二州開設代議會者。竟評之。而普國自去年來。威廉不堪憤懣。
屢開御前會議。決和戰之議。普相別有所見。反對主戰之說。及事決裂。已五月。奧
皇答卑斯麥之詰問。言事止普魯士一國。不能害及諸邦。普魯士始準備出師。先是
佛伊二國苦心經營擊壞奧地地之計。及拿破侖陰思不若借普國之力以圖之。漸與
普密通。卑斯麥於去年十月與拿破侖會於比列茲。Bielefeld 又與伊太利交涉。四
月八日。終結攻守同盟。三月間普魯士以改造聯邦故。欲與奧地利宣戰。伊太利亦

舉兵援普。先戰時。曾相約若勝則伊國得取壤之威尼斯。奧政府早聞此密約。盛修戰備。殺氣勃勃。蔽歐洲之中原。五月露西亞佛蘭西及英吉利欲開歐洲列國會議。以解釋此問題。不聽。始於休來司斐克知事孟斐爾率兵入霍斯湯。退壤兵於亨拿威爾斯吞盟約。六月七日休來司斐克知事孟斐爾率兵入霍斯湯。退壤兵於亨拿威爾境內壤地利。即從聯邦會議之議。使聯邦諸國準備出師。卑斯麥宣言解散德意志聯邦。組織新聯邦。合伊太利共與壤宣戰。是時表同情於普。而在局外守中立者。僅北方之華登堡、美克倫堡及路克遜堡等。餘亨拿威爾索遜毗愛倫威登堡之四王國、兩海遜奈蘇巴騰等。皆壤國同盟也。普魯士殆將以一國當全德。幸用兵神速。警敏。得敗聯邦軍。

普軍從元師毛奇 Graf V. Moltke 伯之計。分軍爲二隊。第一軍侵入壤地利。第二軍勘定西南德意志。第二軍將俄根司坦 Falkenstein 直進衛亨拿威爾之不備。而占領之。追毗愛倫軍。時毗愛倫將與索遜合軍也。代根司坦因於蘭根沙亞 Langensalza 降其全軍。自六月十九日而第一軍亦占領索遜。旬日間遂平定北德一帶。

於是聯邦既不能力援奧國。伊太利大軍及與奧國之阿爾必特 Albrecht 大侯戰於克斯泰敗之。其時奧不能再舉兵。德意志國家問題。將決於此二國之勝負矣。時奧國老將貝尼台克率軍二十六萬。自奧米由茲西防禦配門之北部。普魯士亦有軍二十六萬。分爲三隊。越倫律溫國境。集於格丁 Ytzbom 威廉一世卑斯麥毛奇皆在本營。與將貝尼台克不戰而知形勢之不可。奏於皇帝。欲講和。帝不聽。乃集全軍於科尼 Königsberg 或作普羅格 格斯 西方 薩度 Sadowa 附近。布一陣。蜿蜒及數哩。以防之。普軍定計先以斐迭禮加羅親王軍攻擊奧兵左翼。使敵注意於此。而乘其不意。使皇太子軍襲右翼。部署已定。親王軍以七月三日午前八時始擊左翼。奮鬪頗力。奧軍果發中軍及右軍以援之。謀大創普。至午後。太子軍突擊右翼。奧軍無守兵。全軍大亂。貝尼台克不得已退於科尼 哥 茲。是役也。奧軍死傷三千四百人。普軍死傷殆八千人。實古今未有之大戰。兩國將來之成敗。在此一舉。時西南德意志間毗愛倫及其他南德諸邦兵。徒狼狽混亂。遷延時日。不能派兵援薩度之奧軍。伐根 聯 坦以破竹之勢。降諸城。占領聯邦會議地之自由市布 郎 克 甫 脫。南德諸州皆

不戰而降。塙將貝尼台克乃退守奧米由茲。普軍以一隊牽制之。本隊即向維也納進軍。來於尼科司堡地。其地距國都僅二十里。全軍意氣頗盛。威廉初意欲使諸地皆作城下盟。卑斯麥慮佛蘭西有異志。知長與塙戰之非得計。強王擬寬大之和約。^{七月二}八月二十三日。兩國簽約於布拉克。塙地利退出聯邦之外。爲德意志之外國。魯普士取休來司斐克霍斯湯。收塙之與國亨拿威爾海遜卡賽爾奈蘇及布鄧克甫脫市爲屬地。統一麻印河北德意志諸邦。握其霸權。其不入北德意志聯邦者惟河南。卽南德之毗斐倫威登堡巴騰及海遜泰姆斯茲之四州。因佛蘭西有異議。又與普魯士不和。故一時暫孤立也。伊太利前勝於克斯泰。後勝於七月十八日。薩之海戰。因普之餘澤。得取塙之威尼斯。以果其宿望。

普塙之役。其戰局可謂廣。而關係可謂大矣。然自戰迄和。僅七周日。固由普兵機敏之故。亦以汽車遍滿各地。輸送軍隊。非常便利耳。是役也。非僅十九世紀之大戰。實古今來有數者也。彼塙地利夙以「非德意志之黑普斯堡。卽黑普斯堡之德意志」爲目的者也。一朝失勢。撥諸德意志以外。形影相弔。蕭然孤立。統一之問題。遂決於

普國。歐洲大局。因此大展。夫普國之舉動。爲萬衆所驚歎。宜矣。攻其所以致此。乃由國富兵強。上有襟懷沖曠。善容人之威廉。下有相機如神。折衝禦侮。靡不得宜之卑斯麥。與毛奇將軍等。克奏此偉勳。或有歸諸針銃之妙用。與小學校教師國民教育之功者。亦是一說也。

普壤戰爭以後。佛蘭西外交大受其患。先是拿破侖。帝漫然許普伊同盟。而已不作擔保於其間。後壤國以威尼斯獻。求與之同盟。又以墨西哥之挫。不能用兵。一時遂袖手而旁觀之。及普軍長驅進維也納。帝擬藉端干涉。顧卑斯麥洞見其隱。戰後未幾。即結和約。帝齟齬失計。無如何。普國聯邦既成立。帝以危其東隣。頗不滿意。乃求割讓萊因左岸之毗愛倫海遜。以爲承認聯邦之報。卑斯麥因此竟令南德諸州皆與普國結攻守同盟。蓋南德諸州自普壤役後。皆恐普之迫。將投入佛蘭西。至是諸州志士。皆憤佛帝矣。

吾今者將於普壤戰爭之末節。以一掬之淚。弔壤地利大國之末路。壤地利自戰敗後。雖因卑斯麥條約之寬大。曾未賠鉅款。喪土地。而聯邦中根據已失。受患亦不可

謂不大。於是知內政外交之不可不革新也。善後策之不可不講也。勿蘭茲約瑟皇帝乃以波斯脫爲租。使改革政治。波斯脫係新教徒前素遜主相。乃布自由憲法政治。以爲墮國之大患。在國內異人種之反抗。謀制之。而與匈牙利協商。令爲完全之獨立王國。由墮兼攝王位。以聯絡之。遂有墮匈聯合之名。其內墮國十七州。各設州會。州會之上。置帝國議會。由上院下院組織之。使衆庶悉遵自由憲法。波斯脫時欲控普魯士。再收德意志之霸權。而憚露國之統一。斯拉夫主義。不敢急露其鋒。然薩度復讐之志。則未嘗一日去懷。正與拿破侖同也。觀此則北德意志聯邦。尙不能安枕。可知矣。

第五節 北德意志聯邦及南德意志之情勢

北德定既。統一之業。已大半告成矣。當時普魯士自提議擴張軍備案以來。制府議會常衝突不止。進步黨恃多數。不贊成豫算案。卑斯麥屢屢解散之。而幸憲法上未規定。得從國庫中支出之。如是者前後及四年。然至普墮戰爭後。國民以普國衆議院爲好事。不足謀大業。漸有言議院政治。非富國強兵之道者。武斷派且說卑斯麥

廢憲法。欲恢復斐迭禮大王之專制政治。卑斯麥不聽。反勸皇帝曰：「違憲法以行政。特當國家不得已之時。權宜之策耳。今幸普奧戰爭已畢。請承認政府曩日之處置。」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議會羣喝采認許之。且與頭等之賞於卑斯麥及龍大臣。以酬其功。四年之大訟遂決。然而北德意志聯邦之組織若何乎。則名雖仍聯邦之舊稱。而已非千八百十五年來之一邦國聯合。實「聯合邦國」也。詳言之。則各邦各有政府。而仍須奉中央政府之命。普王爲聯邦之首。領有與外國訂盟、宣戰、講和之權。又有裁可聯邦法律任。免文武官之權。立法府有聯邦會議及國會。聯邦會議乃聯邦政府之代表。總數四十三票。(內普國十七票。索遜四票)國會由普通選舉法選出之。二百九十七議員。以代表人民者。組織成之。有協贊聯邦會議及豫算之權。六十七年二月初開會。聯邦軍隊皆仿普國式。從現役三年。豫備四年之制。普尙黑白。乃取其制。以黑白紅三色旗爲國旗。各聯邦於其邦內之司法、行政、立法、教育、財政等事。得自由取決。蓋以爲與其曰維持獨立。毋寧曰自治之爲愈。故聯邦制度所注意。在調和普魯士王與他邦之君主也。卑斯麥猶以爲不足。欲進而謀大一統。曰：「努力

勿已。使德意志在於鞍上。此御者之所能也。」

普奧戰爭以來。威廉王及卑斯麥自由之方針。一新德意志之政界。是時政黨中國民自由黨新成立。以外輔普魯士外交政略。內倡自由爲主義。其勢頗盛。葛賴斯特 *Guest* 米克 *Miquel* 等皆在其中。復有溫爾拉同克 *Wunster* 之徒。曩日在進步黨反抗政府。至是亦投入其中。此黨領袖名彭明遜 *Barnimsson* 進步黨戰後。大失勢。其黨在國會充議員者。不過二十餘人。雖贊成一統國家之策。仍反對自由。且多有非普人而爲普國黨者。抑亦奇矣。此外尚有德意志保守黨。即普國保守黨。（即十字新聞黨）當議會軋轢時。援卑斯麥及龍大臣者。今卑斯麥既改嗜昔之宗旨。採自由主義。漸有歸國民自由黨之勢。其分支獨立保守黨。亦翼贊政府之自由事業。反對黨浸衰矣。然未幾又有一少數之非普魯士黨出焉。即拿拿威爾休來司斐克霍斯湯波蘭索遜等人也。諸國人憤普國之併吞。陰有復讐之志。而諸君主得普魯士償金。意殊足。獨亨拿威爾王約吉辭之用。其財力。編成軍隊。務欲妨害普國之治安。卑斯麥乃以曩日預備約吉之金。名爲威芬積金。（威芬黨乃亨拿威爾黨之名）

以買其黨之新聞。探偵其黨之隱事焉。其他一二社會黨員。亦自普通選舉後。爲勞働之代表。騷擾爲患。夫操縱政黨。雖非卑斯麥所短。顧卑斯麥不願如英國之責任內閣。乃超然事外以對待之。

是時卑斯麥所苦心焦慮者。招致南德四州也。佛帝拿破命陰謀既爲卑斯麥所破。乃從卑斯麥勸。納金於普國。結攻守同盟之密約。卑斯麥即乘機使南德諸政府仿普國兵制。改革軍隊。以便有事時得互相助。且改以前關稅同盟之規約。南北間互不徵關稅。而外國進口之稅率。則皆歸一律。六十七年五月又使北德意志聯邦之國會議員。與普通選舉所選出之南德代議士。開關稅議會 Zollparlament 於伯林。研究課稅之種類。及其方法。南北關稅遂合。夫此議會之範圍。雖止於關稅。使南德諸州而果有合同之意。則藉此實行之。亦復易易。然國民自由派有勢力者。僅一巴騰國耳。餘毗愛倫及胡登堡政府。恐失舊日之主權。人民又惡普魯士人。與其徵兵制度。執孤立主義。而是對之。故迄至于八百七十年。終不能奏南北合同之功。當是時也。欲一掃區區積弊。排除南北之離德。非與外國開戰。刺戟國民公共之觀念。不爲

功。是實卑斯麥所洞知。而亦非公不足以當斯大任也。卑斯麥時年已五十五。身爲普魯士宰相。又帶聯邦主相之印。內統御普國之兩院。外操縱國會。聯邦會議。及關稅議院之三院。其責任之重大。任務之煩劇。概可想見。然保守黨已叛已。國民自由黨亦不馴。無有黨援助之者。即普王威廉亦往往與之意見不合。而乃挺身當此艱難之局。苦節堅操。屹然不動。折衝樽俎。運籌帷握。各得其宜。終成統一之大業。英雄誠有推倒一世之概哉。

第六節 普佛戰爭之發端

吾今於普佛戰爭之前。先述佛蘭西之形勢。當拿破侖即位以來。十年間功名頗盛。克立米耶一戰。遂作歐洲政界之中心。羣以巴黎爲泰西文明之淵藪。一時名譽鵲起。及千八百六十三年後。外交屢失策。世人漸不信之。其始失敗。係墨西哥事件也。伊太利既統一。拿破侖意氣揚揚。不自揣更圖統一拉丁人種而保護之。乃干涉墨西哥內事。北美合衆國守們羅主義。大怒而削之。帝倉皇撤兵。所擁立之皇帝。竟爲敵人所得。普壤之役。拿破侖亦頗受其患。未幾又有露克遜堡 Luxembourg 問題。

有露克遜堡當維也納會議後。與於奧倫治奈蘇家。Arauc-nassau 爲和蘭王之私有。列於德意志聯邦中。普魯士兵久鎮於此。普奧事終。佛帝聞和蘭王有賣去露克遜堡之意。欲併之。以償往日之失。卑斯麥將以此報其承認北德意志聯邦之功。殊無異言。拿破侖即迫和蘭王使訂割讓之約。此報一起。北德諸州聞皆騷然不靖。卑斯麥因警告和蘭王。謂若割讓侯國。恐德意志間將有戰事。使其弄賣買之約。佛蘭西知爲所售。大憤。二國交涉益棘。奧相波斯脫出而判斷之。欲以露克遜堡與比利時。而比利時另以地與佛國爲償。比利時王不服。遂不果。拿破侖又欲使普國毋在其地駐兵。普魯士不應。勢甚決裂。露國倡議開列國會議於倫敦。六十七年五月。議定以露克遜堡永爲中立國。由列國保護之。和蘭王仍兼大侯。普國撤駐兵。紛紛之局遂終。

拿破侖以拙於外交。遂釀佛蘭西之國恥。不能止普魯士之侵。普魯士竟爲佛國東隣之敵。佛民殊怏怏。攻擊佛帝。拿破侖者漸多。如狄爾者最崇拜拿破侖者也。至是亦放慷慨激烈之辭而誓之。拿破侖固夙有恢復之志。陰念終有毀約之日。不如早

日備之。乃與奧國結歡心。因其有同病也。又力與伊太利和好。當普奧戰時。普伊兩國雖有結與奧地利戰。然普魯士以伊爲不能戰。伊亦以爲不必待普之力。而應得威尼斯地。戰後。頗有齟齬。且伊太利自建國以來。受佛國之恩殊多。故耶麻列王亦頗感拿破侖。其所以遲遲不能結同盟者。礙於羅馬問題耳。既而至千八百六十九年二月。佛國欲買比利時鐵道。比利時政府反對之。遂不果。佛人以爲係卑斯麥陵之拿破侖愈悟結盟之不可以已。乃與奧國結攻守同盟。并與伊太利通契約焉。夫以拿破侖恐國威之不振。受普魯士之侮辱也如是。宜其恢復之志。較在野者更切矣。顧身既多病。霸圖又失。唯以謀晚年之平和爲能事。抑又何也。當千八百六十七年巴黎開世界大博覽會。極古今來未有之盛觀。百貨輻輳。士人自四方麤至。露皇及普王亦來遊此地。佛蘭西之殷富。冠於宇內。是實拿破侖最後之功業矣。帝一身常握萬幾。頗有專制君主之象。及氣倦力衰。欲慰人民之不平。改正憲法。擴張民權。于千八百七十年正月以奧利伐 Olivier爲內閣之總理。移其責任於大臣。一變佛國之政體。

然普佛之軋轢仍不止。當是時也。壞衰英弱。露西亞守平和主義。佛民以爲可以獨力抑普之跋扈矣。反對統一德意志之策。而倡恢復薩度舊讐之說者日益多。而普國乘新進之銳氣。思一舉敗佛國。除統一國家之敵者。勢亦大盛。然二國恐決裂後必血戰。皆自重不肯輕進。虎視眈眈及數年。事情日急一日。至千八百七十年二月。巴騰州入北德意志聯邦。當其案陳於國會時。佛人皆相竊議曰。『是違布拉克之和約也。布拉克和約不嘗認南德諸州獨立乎。竄然共攻擊卑斯麥。使其機關新聞著論。論布拉克條約決不能阻礙南北德意志之聯合云云。佛奧兩國民益激昂。然奧伊兩國初未決意與佛共攻守。拿破崙閣臣遂主和。不意又有外交問題起。使兩國不得不出於戰。先是西班牙女王伊薩佩拉Isabel 或作伊撒伯拉 失政。不治國。將軍瀨立姆 Prim 起兵廢女王。設假政府。求一人繼王位。時人皆知西國財政紊亂。不易統御。無應之者。瀨立姆屬意於德意志之和亨。詐倫哥。馬林根家之加爾亞頓即前首相 長子利普爾得 Leopold 欲迎之。使踐西班牙王位。利普爾得雖係普國王族。然非近支。歸依力特列教。悅自由主義。最合于西班牙之國情。願佛民不願

使德意志之公子爲其西隣大邦之君主。頗有異言。卑斯麥知之。以爲此發達德意志國權之良機會也。不可失之。屢勸佛氏。七十年七月。利普爾得三次辭退之後。竟允濺立媾請。巴黎人民。聞之大憤。七月六日。佛國外務大臣顧拉蒙脫 Y. rathou 在議場聲言。吾等不可使查爾斯五世帝國復興。以破壞歐洲之均勢。侵害佛國之名譽。無已則進而行吾等之所志乎。民衆聞之大悅。主戰黨意氣更盛。顧拉蒙脫猶以爲未足。更遣駐劄伯林之公使貝尼提 Bontheim 至哀姆斯。強請威廉王。命加爾亞頓。毋使其子爲西班牙王。時七月七日。威廉正在該處養病也。王力辨此事與普國無關係。答曰。可以箇人之交涉。照會亞頓也。亞頓見事之不易辦。遂使西班牙政府。毋持前議。至十二日。公言其子利普爾得已辭西班牙之請矣。總理奧利伐得貝尼提電報。知此事已平。乃揚言於人民曰。今者佛國得恢復名譽。可無次裂矣。然過激黨勢甚盛。不可卒遏。顧拉蒙脫乘騎虎之勢。思不如更進以證曩日之言。乃通旨於巴黎之德意志公使。又命滞在哀姆斯之貝尼提公使。於十三日早朝時。即以此要普王。先是卑斯麥聞利普爾得奔西班牙王位。蹉跎歎其無謀。後得普王侍

從武官之電報。知十三日之顛末。拊掌大喜。即使新聞紙揭載哀姆斯事。以佛蘭西之無禮示於天下。於是兩國民敵愾心大盛。七月十四日佛蘭西開會。議和戰與否。及三次。拿破崙殊不喜戰。欲開歐洲列國會議終其事。而顧拉蒙脫等主戰。係說多數。終決議戰。翌十五日。告諸議會。議會贊成之。十七日告普國宣戰。夫德佛戰爭爲德意志國民所希望。固不待言。况今者曲在佛蘭西乎。此所以得國民之一致。世界之同情也。

一般之閱德意志史者記者。千八百七十年七月十七日。宣戰公文達卑斯麥之時。正實行統一德意志之日也。是時也。柏林市民皆歡呼欲戰。北德聯邦亦從普魯士請。翕然無異辭。南德諸州扼腕奮起。毗愛倫威登堡諸地之非普魯士黨。一時屏息不敢出。宣戰之日。偶值路易王妃六十年忌辰。民大感激。然佛國則失勢特甚。壞伊二國俱超然事外。不肯援之。而佛人猶恃其軍備之整頓。兵士之精銳。以爲終可一勝云。

第七節 普佛戰爭

方是時兩軍形勢果何如乎。夫目論者必以爲佛軍統將有軋利亞者。革命時代。夙有聲譽。克立米耶之役。伊太利獨立之役。皆以精銳猛勇聞於一世。其他當統御之任者。皆宿將老帥。馳雄名於千軍萬馬間者也。且其民豪慢輕躁。躍躍欲試。而德意志則大王時代之功名。既已無存。六十六年之雄圖。亦不足動天下之信。蕭牆之爭。尙未全絕。無禦外侮之力。優劣。敗。不待言而決矣。然平心論之。則有不然者。蓋普魯士有蓋世英傑之卑新麥毛奇等。夙知普佛之終不能不戰。六十八年中。旣於參謀本部謀戰之方略。凡部署之次第。出發之前後。悉斟酌無遺漏。而佛蘭西則左顧右盼。或望奧伊之同盟。或望南德之內應。及言戰。又無成算。徒飾外觀。內實腐敗。兵士之數。亦不及德意志。且政府常恐平民之革命。屢干涉之。將有用兵之勢。然則觀其內容。何難定其成敗耶。

是時也。佛軍謀先越來因河。徇南德。以勝要奧伊。然後北上。決戰。先集兵五十萬於美士。以巴善 Bazaine爲將。募兵十萬於索拉堡。使馬克瑪亨 Maumillon帥之。拿破侖三世亦至美士自督軍。德意志早知其計。乃謀奔來因。使南德之兵北上。與北

德兵合。而自毗愛倫領蒲爾茲直進佛國。分軍爲三。第一軍數六萬。斯湯美士 *Stamm* 帥之。爲右翼。第二軍兵十九萬四千。斐迭禮加羅親王帥之。爲德軍之中堅。第三軍南北兵共十三萬。皇太子率之。爲左翼。全軍雁行止於蒲爾茲國境。於是拿破侖亦不得已改侵入南德之計。決意擊退北德之軍。自美士進。八月二日。氣勢十倍。擊沙爾布路根 *Saarbrücken* 之德意志守兵。時德兵才不及三千。遂大勝之。巴黎市民聞報皆大喜。既而德軍部署已定。全軍皆進。皇太子左翼軍先踰國境入哀沙士。與佛將杜威 *Donay* 軍一萬二千戰於華生堡 *Wissenburg*。殺杜威。擊退餘兵於索拉堡。越日攻擊馬克瑪亨駐屯完特 *Noerth* 之軍。佛軍僅四萬餘。皆殊死戰。德軍失兵一萬。然終擊破之。囚虜其兵九千。佛軍棄三十三門之大砲。潰走於差龍 *Chalons*。於是北人共信毗愛倫威登堡之兵之足恃矣。德軍第三軍復過伏勒遜 *Vogesen* 山。向差龍追躡敵軍。第二軍及第三軍亦於完特戰捷之日。(即八月六日)自沙爾布路根踰國境。攻擊佛軍之占領斯匹亨 *St. Ives* 高地者。劇戰數回。終驅逐之。此二戰也。成敗大局將定。德人喜甚。奧伊守中立。佛蘭西內部益動。

搖至更奧利伐。願拉蒙脫內閣。

是時也。爲佛軍計。莫如撤退巴善駐美士之軍。而與馬克瑪亨駐差龍之兵合。毛奇以爲佛軍必出此策。拿破侖非不知此策之得。願以東部委於敵手。恐輿論攻擊之。逡巡不決。十四日始命巴善退軍。而德軍業乘懸河之勢。迫美士附近。襲擊佛先鋒。餘於美士東方之佛軍。巴善不得已轉軍援之。正與德第一軍血戰。德第二軍即涉莫什爾河上流。出美士西方。扼佛軍之退路。巴善又西面於八月十六日決戰於馮維伐 *Vionville* 馬拉脫爾 *Mars La Tour* 村。兩軍各死一萬五千人。佛軍遂不能至北方要害地。十八日德軍又擊之。戰於聖布立維 *St Privat* 格來維羅 *Gravelotte*。德兵死傷二萬餘。然終遂佛軍於美士城內。嚴陣包圍之。於是巴善之成敗繫於馬克瑪亨之來援與否。是時馬克瑪亨在差龍有輜重彈藥之供給。且援兵將來。故得竭力抵抗侵入之軍。欲徐退於首府。謀再舉。然市民性急。不肯棄巴善。新總理巴里卡伯 *Palmerston* 及拿破侖皇后又報告差龍。以爲若不從人民之說。則將有革命之舉。時拿破侖三世自美士逃於馬克瑪亨陣中。慮皇統之將滅。急下詔命馬克

瑪亨援美士。馬克瑪亨不得已於二十三日與拿破侖共發差龍。北繞道比利時國境。以赴美士。而巴來台克 *Bar-le-Duc* 大營早聞之。皇太子軍正西進。急轉而北上。八月三十日有佛軍一隊將渡梅司 *Meuse* 河。德軍適遇之。又與衝突。馬克瑪亨復不得進。投於綏丹 *Sedan* 城。毛奇以大兵二十四萬於九月一日午後前左右猛攻之。至暮。德兵肉薄登城。以巨砲擊之。城降。佛帝以手書送於威廉一世之所。曰。『吾之同胞。予既不能死於干戈之中。今者僅以予劍奉陛下而已。』嗚呼。十萬之軍。皇帝之降。此大勝也。足以統一德意志矣。且南德諸州兵亦與有力焉。因此得調和南北。其功又不淺也。

於是拿破侖囚於卡賽國城。馬克瑪亨亦苦重傷。美士既在重圍中。殆無一佛軍之在野者。路易十四世之故國。將瀕於亡矣。且佛國以民軍戰鬪。而國亂仍不止。當拿破侖敗敗之宣布也。立法議院以九月三日深夜。開會廢拿破侖。復共和政治。設國民防禦政府。以耆爾夫挨 *Jules Favre* 或作斐爾斯法布頭斯 爲外務大臣。加邦達爲內務大臣。歸戰爭之責任於拿破侖。昌言佛蘭西不得割尺地。尺土與人。和議遂不果。九

月十九日，皇太子軍進擊巴黎。四面包圍之。而巴黎城守殊堅。得與敵兵對峙四閱月。當是時也。國民非奮起以援巴黎。則不得擊退敵軍。故加邦達乘氣球逕至托爾。募勇義軍。編成大軍。然托爾索拉堡既陷。東部鐵道爲德軍所占。十月二十七日。巴善亦以美士兵十七萬餘降。斐迭禮加羅新王及其餘大軍乃進援巴黎。又以一部分爲南北。彈壓國中之民軍。

於是南北德意志統一問題愈就緒。毗愛倫王路易二世既於千八百七十年九月入北德聯邦。他三州亦倣之。巴騰海遜二國交涉畢後。亦入焉。毗愛倫威登堡以爲凡軍事交通之諸件。應有全權。北德意志諸州間聞之。頗有物議。皇太子派之論客等。素與卑斯麥反對。至是有倡用激烈政策之說者。卑斯麥斥之。許毗愛倫之請。國會亦贊成之。於是德意志統一乃成。毗愛倫王更欲以德意志爲帝國。以普魯士王爲世襲皇帝。各君主協贊之。乃以威廉王爲帝。於是千八百七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率一族之顯貴。各州之王公將相。舉即位式於非色野王宮。非色野王宮者路易十四世所盡一世之豪奢。以爲佛蘭西名譽之紀念者也。嗚

呼千年之社稷。隆污不一。波瀾屢起。鑿於內亂分裂者及數年。今也一朝而得統一。實曠古未有之偉業。今人之喜。古人之悲。非可同日語矣。雖然安不忘危。古有明神訓。彼南德南德山外猶有孤立黨。蠢蠢不靖焉。佛國猶不忘前讐。思一抗焉。長壁城中之人。將用何策歟。

先是美士之陷也。圍軍分二隊以進。一隊由斯湯美士。後任孟斐爾率之。向北方甫米安 Amiens 進。一隊由斐迭禮加羅親王將之。南征羅亞地。戰於奧爾良。巴黎城軍屢屢突擊之。計定與羅亞軍相應。夾擊斐迭禮加羅之軍。形勢頗固。不可當。一時圍攻巴黎之軍。頗無如何。而北軍則畧亞米安路安 Rouen 擊退斐台亭 Faidherbe。正月下旬。幾戡定北佛南部之加邦達。更立計以欽狄 Chanzay 將軍使當南軍。復遣布巴克於東方。謀復哀沙士。衝南德。然至一月十二日。欽狄敗於來門 Le Mans。南部又失守。布巴克猛進於培福脫 Belloué 之兵。共十餘萬。皆爲威特 Terner 枝隊所擊退。自五月十六日。欲退於里昂 Lyons。而後路爲孟斐爾援軍所絕。進退維谷。乃侵瑞士中立國國境。瑞士使解兵。於是巴黎困重圍中。再三突擊。皆爲德軍所

擊退。旬日糧食再盡。府民皆請和。耆爾夫揆以正月二十三日奉使命至非色野本營。議將降。至二十八日。結休戰三週之約。主戰黨加邦達辭職。二月十二日。開新選國民議於波多。Bordenna 托全權於狄爾。使議和。先是拿破命之敗也。狄爾說列國請干涉佛蘭西事。列國許之。至是又遣使至英國。請其調停之。卑斯麥揚言曰。『是役也。德意志以獨力戰。然而當以獨力結和約。』遂却列國。二月二十一日。卑斯麥與狄爾始議和於非色野。德意志要求哀沙士洛脫林肯二州之地。及賠款六十億萬佛郎。狄爾爭頗力。得減歲金十萬。不割培福脫之地。二月二十六日。結非色野草約。狄爾忽忽歸波多。求議會贊成之。時狄民兩鬢已蒼矣。當茲國難。感慨不可禁。不覺嗚咽於壇上云。時會議中雖有維得爾荷。Victor Hugo 等主戰。然居少數。三月一日。乃承認此草約。休戰未幾。巴黎內亂又起。時平民黨握市中全權。與狄爾共和政府衝突。五月下旬。益烈。較德軍圍攻時代。實有過之。無不及也。而反觀夫戰勝之國。則愉快有不可勝言者。三月德帝凱旋還。舉莊嚴浩大之儀式。蕩蕩而就於歸途。噫嘻盛矣。

第四章 新德意志帝國時代

第一節 帝國之創業

普佛戰爭。歐洲政界之一大變端也。夫普魯士爲五強國之一。其以陸軍主義。統一德意志全土。雄視四方。復能馳騁於歐洲中原。與各大國爭衡。威勢隆隆。如朝暉之昇天中。歐洲諸邦。視此平均之權力。將爲德意志攪亂。一旦新德意志勃興。從前之均勢。實難維持。不如乘此均勢變動之秋。各擴張其國權。以造一新均勢。故露國皇帝歷山。早與普王聯葛蘿之誼。以表同情於德意志。遂舉千八百六十五年之巴黎條約共廢棄之。露國在黑海之軍備。不復立限制。伊大利乘佛國軍備之撤退。奮其武畧。占領最有名之羅馬國都。露伊並進。鋒銳無比。奧地利又盡力恢張在德意志之霸權。佛國亟亟治癒其傷痍。英則獨取他策。以與競爭。歐洲風雲。變幻於德意志境內。如水之就下。不可防堵。德之新均勢。幾難與列國齊肩矣。雖然。列國侵吞普魯士之現狀。果滿足耶。佛之東境。尙安全否。奧地利所略德之部落。誠有恃無恐否。他如和蘭丹麥瑞西。猶皆有德意志祖國之一部否。普魯士之執政者。既已創建新帝

國。欲乘優勝之餘。一以維持爲結果。令諸外國不致各抱杞憂。與德爲敵。於是託皇帝之意宣言曰。「將來德國所注意者。不在戰爭而在平和之利益。與結果。務以使衆庶享安甯之福爲目的。」當是時。列強之感信與否。姑置不論。其宣言誠甚善也。雖建國以來。迄今三十餘年。軍備森嚴。過於疇昔。而德意志未嘗攪亂歐洲之平和大局也。

新德意志之創業。既以平和爲方針矣。而當時又有絕大之急務者。則帝國內部之經營是也。于八百七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大開議會。北德聯邦之代表者。普魯士王。并以南德四州君主之名。發布新帝國憲法。明定中央集權之制。先宣言帝國憲法之大要。普魯士國王世襲之德意志皇帝。有統轄文武及批准宣戰媾和條約之權。帝國政府。由內國數人組織之。有國務尙書。掌行大臣之事。而屬於帝國宰相。立法府則有聯邦會議及帝國議會。聯邦會議者。爲德意志二十五州政府之代表。普魯士十七票。毗愛倫六票。索遜威登堡各四。巴騰海遜各三。美克倫堡休威林及普蘭溫倫伊各二。其他諸州各一票。合共五十八員。皆有協贊攻擊時宣戰之權。又設委

員會。行最高顧問府及行政政府之任務。帝國宰相爲之議長。帝國議會者。爲德意志國民之代表。議員由於普通選舉。丁年以上之男子。方得被選。十萬人得選一人。任期三年。合共三百八十二員。帝國之法律。不可不經聯邦會議及帝國議會之協贊。既經二院議定。皇帝即無不認可。此法律之權。司法之最高者爲立法行政政府。設於柏林。帝國裁判所。設於後拉伊士必。此外各州。皆有會法院。決各州內之事。一如舊制。關稅及議會之廢止。亦置勿問。

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帝國議會第一次開會。先觀諸黨派之形勢。及政黨之概數。較之戰爭以前。勢力之消長。大有不同。普國內閣。曾以明正主義審辨是等之黨派。得二大別焉。曰政府黨。非政府黨。及帝國黨。非帝國黨是也。非帝國黨者。自命爲亡國之徒。反對帝國之統一主義。若休來司斐克之丹麥黨。(一名普國領之波蘭黨。十餘名) 哀沙士洛脫林肯之佛國黨。(七十四年來。所選出之十餘名) 及亨拿威爾之威芬黨等。又若馬苦斯 Marx 利浦喜脫 Liebig 倍路等。名爲社會黨。實皆帝國之反對黨。對於現在社會之組織。僧侶之勢力。自稱公敵。而於帝

國之處置。尤兢兢示反對焉。其最初之勢力極微弱。開第一次帝國議會時。僅得二人。然有熱心運動。執抑不從帝國主義者。後得非常之勢力。往往與政府爲大敵。其餘各黨派。殆皆服從帝國憲法者。內以普國爲尤多。黨論所主。莫不屬於帝國議會內之問題。即聯邦豫算。陸軍關稅。間接稅諸法律問題。寺院學校問題。大臣與帝國議會爲何等關係之問題。或通消息於普國議會。無一不朝夕研究者也。先時德意志之保守黨。以普國之新教徒貴族黨。依然以十字新聞爲機關。遂竭力維持王公貴族僧侶之特權。有自由派。唱導反抗普魯士之崇戴德意志者。於普國上院之勢力極大。是以國外之黨與。益見其少。保守自由派。一名帝國黨。根據倫律溫地方。爲大地主大製造業家官吏之代表。信守卑斯麥自由之方針。常推自由主義。應援政府之政府。國民自由黨。帝國各地。皆有其黨友。代表中等社會。執非僧侶帝國主義。普成卑斯麥之統一主義。以內閣之設立。代議士之歲費爲責任。主張自由貿易者也。進步黨。千八百八十四年來。稱自由思想派。墨守黨議。十年如一日。非僧侶中等社會黨。與國民自由黨。無大差別。奉英之明休斯脫派之平和商業主義。反對普

國之陸軍主義。常言「不短縮兵役年限。削減陸軍費不止。」未幾。又有中央黨 *Centrum* 新黨派。勃然興起。黨議所在。實爲帝國聯邦之特色。維持寺院之自由。一純粹之加特力教徒黨也。日所從事。在擴張教皇僧侶之權力。深惡帝國之新政府。其爲非政府黨之態度。無稍掩飾。溫脫霍斯脫 *Vindeloost* 拉亨斯貝蓋爾 *Reichensberger* 等。皆爲社會共和黨。提掣威芬黨等之亡國派。反對帝國統一政策。常爲卑斯麥之黨蛇蝎。勢力漸熾。得占今日德意志帝國議會之第一位。蓋所謂黑衣黨也。嗚呼。紛紜黨派。攪亂國是。能操縱裕如。無妨於政府之機關者。惟帝國宰相普國總理卑斯麥。新公爵而已。公爵勵行其明正主義。主相帝國政府。二十年來。孜孜不倦。處境之逆。行政之難。創業守成。卒奏偉大之勳業。於德意志。不亦休哉。

第一議會議長賈姆根。從事於帝國立法事業。與中央黨社會共和黨波蘭黨相響應。文牘往來。已非一日。自計議之初。即露出其非普魯士主義。崇拜卑斯麥之熱誠。達其極度。特不敢於議會中揚其波瀾耳。本議會開會時。佛國形勢。頗爲可慮。巴黎平民黨之勢。猖獗殊甚。狄爾政府。頗有困難之狀況。布留賽於德意志佛蘭西之

平和本條約亦遲遲不能舉辦。一時事端幾於破裂。討議之頃。岌岌乎有提議新軍事公債案之勢矣。幸卑斯麥折衝衽席。左右得宜。五月十日。佛耶克之本條約。遂得蓋印。議員莫不額手歡呼。謝其勞苦也。哀沙士洛脫林肯。自稱有管轄帝國全體之職。三年間當易以總督。亦於此時議決矣。六月十五日。第一議會期已圓滿。舉行閉會式。各邦際此分離孤立之餘。法律制度錯雜不一。欲培國力。欲伸國威。則統一刑法司法貨幣制度交通機關等。豈可頃刻緩耶。然而政治之改革。必有習弊感情衝突種種之掣肘。帝國既已統一。經營內部。談何容易。是在帝國議會之愛國者。黽勉從事。帝國宰相運其偉大之手段。可可否否。釐定一切而已。當是時。帝國政界。果蒸蒸日上。無所窒礙乎。此美合衆國初成立。國內政治。以孤立爲主義。其與地方之感情。不相融和。可以想見。中世統一主義。跳梁跋扈。自由國家主義。亦日膨漲。幾將大奏膚功。使新大帝國之進步。忽現出種種阻害。實夢想所不及。帝國政治。雖博極大之功效。未幾又被頑固之宗教家大爲紛擾。試將政教衝突之顛末。述其大概。以驗當時之慘象焉。

第二節「人文戰爭」

普佛戰爭以後，卑斯麥運其巧妙之手段於外交界，使列國積年妬嫉之心，一變而爲和睦友邦。新德意志帝國，亦既揭大捷旗，唱凱旋歌，赫赫入國門，不意宗教之反抗，突如其來。一時帝國之前途，幾如日之西沈。收光明而變黑暗矣。此次慘淡之政教衝突，所謂「人文戰爭」(Kulturkampf)當是時，卑公施其強硬之統一帝國主義。人文戰爭，遂與反動力，數年之間，帝國大受其累。竇中世之一大紛擾也。雖然，不能長保其勢力，愈後愈衰。舊教僧侶，殆非善於運動者。

時有羅馬教皇皮屋諾諾者，或出聖母清淨說，或指摘六十餘條之時弊，痛罵一世行動之活潑，往往出於世人意料外。惜有爲之教皇，不能明白大勢，致八方衆庶，莫不嘲笑其迷頑不靈。後果爲狡獪之伊太利國民所乘，全失教皇之領土。嗟乎，提漢漠之土地，奉巍巍君主之名號，拱手而讓諸人，回相當年壯烈之概，必生無限歎也。今教皇空享法忌倫宮中君主之名，有九五尊，無尺寸土，其初不知顧念教徒之遺憾，誠不堪設想。於是教皇之咆哮益甚，與各國舊教徒，即所謂山外黨者，講求挽

回之策。且至各國攷察宗教風潮之起伏。奚致以吾新帝國爲中心點也。彼中央黨爲亨拿威爾之貴族。溫脫霍斯脫之領袖。握德意志舊教徒之牛耳。主張舊教徒之特權。共從社會共和派波蘭黨等之非國家者流。爲強硬國家主義之宿敵。自宗教問題既發端。帝國命脈。遂有日現危機之勢。前普國於千八百五十年。改正憲法。新舊兩教徒。共許一律自治。寺院之僧正僧侶。得握選舉之全權。管理小學校之宗教教育。干預國家百般之公職。雖一切政府。不容置喙。獨立之奇觀。自治之氣象。殆將告成矣。而僧侶以爲教權業已滿足。擴充其勢力於政治界。號爲中央黨。無異於有力政黨之出現。國權旁落。大有政出二門之慨。然千八百七十年七月。法忌倫會議之結果。教皇不過有增損教義之權。僧侶愈有衰微之狀。夫曩時人皆以教皇之行為言語。爲神聖不可犯者。政府即戾國法。辱國體。猶必服從之。今也政府既不自求滅亡。何得遵奉此無法之教義耶。故反對新教義者。不獨政府。在舊教徒中對於稍高之大學教授等。必拒其宣誓。監督僧正者。奪是等教授之職。禁止其講座。各處大學。殊受其苦。普國政府。不忍坐視。七十年。既拒絕僧正等之要求。杜塞僧正等之干

涉。建謀樹策。早開政教衝突之端緒。既而德意志新帝國議會開會。中央黨諸士與皇帝及教皇。申言結一致之團體。自十九世紀迄於今日。新起十字軍。以帝國全力。恢復羅馬政府之多數與國家黨。斷然不允其要求。帝國與舊教徒。漸如冰炭之不能相容。宣言抗議。各妨權力。於是奮鬪激戰。德意志新舞臺。演出一大悲劇矣。人文戰爭。激烈殊甚。普國及毘愛倫之衝突。亦始於此。舊教徒中。猶有憤羅馬之暴橫者。相結「古加特列」教徒組織之團隊。不認教皇爲無過。以爲羅馬黨必不忘國家之殄滅。及有志統一人類者。故嘗痛擊於德意志之山外主義焉。於是大學及豫備門之教授。投於古加特列教者漸多。各地之僧正等。恐其不利於己。遞下排斥之嚴令。同時政府。亦迫其放逐。于八百七十一年九月。僧正連名上書於皇帝。先爭政府之權限。既而擴充其衝突之範圍矣。毘愛倫之僧侶。往往藉說教壇攻擊當路者。因毘愛倫之論議。有乖正宗。帝國議會。遂本帝國刑法之一節。議定說教規則。說教之際。有談及政事。議及有司者。爾後僧侶以禁錮爲罰。又不令普魯士之古加特列僧侶。有監督小學校之權。罷免古加特列之教師。且禁與該教徒結婚。普國政府改

正結婚方法。及學校管理法。有意奪僧侶之特權。無如數十年來。積習難反。皇帝及保守黨延新教僧侶。不忍與之同樣攻擊。遂欲移學校管理權於俗人之手矣。(一八四四年)既而宗務大臣迭有更調。卑斯麥以國權論者新爲大臣。自覺距兩黨決戰之日。已不遠。卑斯麥擬以和了洛海 Cardinal Hohenlohe 爲羅馬駐劄德意志之公使。教皇兢兢反對之。大招德意志國民之公憤。中央黨陳辨於議會。亦無效。其時喝采之聲。如雷貫耳。卑公亟亟如電之起於雲霧中。試作一評論曰。『羅馬新教義不銷靈俗界之主權不止者也。』教皇發書痛擊帝國之暴橫。政府開放耶蘇會及諸團隊員以酬之。至於七十二年之末。帝國陰結羅馬駐劄之公使。國際界之交涉全絕。於是帝國內之僧侶。連袂投於教皇。舉政府之命令法律而反抗之。卑斯麥更謀於布魯古經普國議會之協贊。頒發所謂五月法律。(自一八七三)此法律者。僧正以下之僧侶。全無官吏。僧官必於大學修業三年。及精普通學者。僧正必曾任僧官者。通知政府。驗其有無資格而擇任之。移各宗教學校監督之權。而收諸政府者也。對於山外黨之攻擊。獨不之止。僧侶有承認婚姻之一大特權。亦被奪於卑斯麥。

卑復以制定之帝國法律。強制婚姻法。(七十四年)卑斯麥對於舊教徒之英斷。常出人意表。其迫害山外黨。亦得未曾有。故僧侶及舊教徒之憤恨卑公。頓加十倍。山外派之議員。新聞雜誌之言論。常以卑公爲集矢的。遂煽動庫路門 *Kulmann* 之一職工名克興根 *Kasingon* 者。起而狙擊帝國宰相。(七十四年)幸卑斯麥未受微傷。兇徒被逮。政府之態度益嚴峻。目反抗有司之僧侶爲國事犯。五月法律既宣示後。各僧官有不應此法律者。皆徵召入都。停給祿俸。續捕僧侶而處罰之。千八百七十五年。人文戰爭之局始終。反對帝國之僧侶。皆緘口不敢論事。此帝國最後之勝利也。惟教皇猶投文於政府。抗議不休。山外黨隱爲聲援。不稍懈怠。及七十四年。改選帝國議會。中央黨益增其數。誠爲後來之卑斯麥。造出一反省之因緣也。人文戰爭中。卑斯麥之後援爲自由派。卑公自處此軋轢時代。漸棄從前之保守黨。而聯絡國民自由黨矣。

第三節 自建國至千八百七十八年帝國之內治外交

美哉山河。百年無破碎之者。幾希已。況丁茲創始時代乎。德意志建國未幾時。即遭

人文戰爭之一大紛擾。莫不爲此新帝國危。乃有精神奕奕之帝國宰相。於一切方面。慘澹經營。內治之艱難。外交之拮据。左右操縱。莫不游刃有餘。偉矣哉。卑斯麥也。外交之方面。不期七十年以後。歐洲列國之視線。皆注於德佛二國。稍有舉動。羣起偵伺。無他。因佛蘭西共和政府以復讎爲方針耳。抑帝國既定佛耶克平和條約。應取哀沙士洛脫林肯二州。或背二州人民之意。不得其承諾。無以編入德意志版圖。不知古英雄豪傑之侵畧爭奪。以握人民之主權爲第一義。倘帝國以武力征服之。歐洲政治家。當亦無異議也。至於佛蘭西國民。其亦屈終生之大志。而承認此平和條約耶。軋姆敗之誠言。猶在乎耳。即不能達此目的。其可忘此箴戒耶。蓋復讎者。如佛人應有之權利。勢所必然。庸可稍緩耶。德佛不共戴天之仇敵。角謀鬪勢於歐洲政治界。列國欲先決定其政策之方針。不可不以此爲第一要素也。夫疾視帝國者。膏獨敗屺之佛國。德之鄰邦。如瑞士和蘭寧克遜堡。比利時等。皆惴惴然懼被德意志所侵畧。一時視帝國如公敵。若與佛蘭西有同情焉。以泱泱之德意志。未嘗不以列國之憎惡與嫉妬爲苦。是於外交政策中。亦不在第二之要素也。雖然。以帝國

新得之勢力言之。已有滿足之現狀。不如維持國是。俾終始不變。以昭大信於列國。於是宰相卑斯麥運其維妙之外交手段。屢向列強證明德意志之和平主義。以免各小國之寒心。而前者爲德意志所敗之國。恐非三寸舌一紙書所能釋其疑慮。乃復輔助狄爾之共和政府。以解數年之惡感情焉。狄爾者。盡忠愛國之志士也。以共和政治爲近世最良之政體。故竭力排斥急於復讎之王國黨。此人在大統領之間。帝國不致被無理之戰爭。雖然。輕浮躁激之佛人。機械千變。無一定之情態。德國欲與革面洗心。以訂交誼。而不可遽得。故先結歡心於列國焉。卑斯麥曰。『佛國不欲與吾聯平和之盟。吾不難遠此佛蘭西。而近可與平和之國也。』乃先通款於奧地。奧國自德佛戰爭以後。即無再舉義旗之意。其所寤寐籌畫者。不在千八百六十六年之復讎。而在彈丸之巴爾幹半島。故隱從卑公之指示。以安目前。亦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於是奧國與露國競爭。依賴德意志之力不渺。策以奧相波斯脫爲卑斯麥之政敵。今亦一變既往之政策。而景仰帝國。兩國上相。互相會見兩國之皇帝。兩國之交誼日益密。七十一年十二月。波斯脫辭職。匈牙利人安託賴。Antoni

夙抱非斯拉夫主義者。繼爲宰相。奧地利遂永爲帝國之良友矣。初露西亞亦欲與德奧二國構難。繼而思之。以一矢相見。未爲得策。且威廉皇帝與歷山二世帝之叔父。有金石交。德露二國之隙。亦由此冰渙。千八百七十二年夏。奧露二國之皇帝及其宰相。駕臨伯林。威廉二世特會見卑斯麥。嗟嗟。賓耶主耶。君耶臣耶。聚三國之至尊至貴者。談笑於壇坫間。雖非千載一時。抑亦伯林都中。得未曾有之舉。成文條約。既訂。而德露奧三國同盟於以成。識者知佛蘭西孤立無應援。數年之內。歐洲各國。可以高歌譜太平矣。

列國之形勢既稍安。卑斯麥遂盡力於內治。全副精神。專對付於人文戰爭。可知也。卑公方聯結自由派。而抵制山外黨。雖與新朋友交涉。殆不退讓一步。責任內閣之創立。給與代議士之歲費。要求已有年。卑公皆拒絕之。此時熱望佛國復仇之王國黨。帝國黨。來者愈多。七十三年五月。議會中議決狄爾之不可信任。完善政權。遽奪於老志士之手。而亞克瑪亨元帥。始得七年大統領。是殆於王國得一進步也。翌年。卑斯麥欲增加常備軍四十萬。提出軍備擴張案於議會。議會許卑公之要求。限以

七年。議會又爲卑斯麥所迫。贊成綿密之陸軍刑法。嚴定諸罰則。及出版條例。防禁攻擊政府之人。一以軍政主義統治帝國。然而經濟上之得以改革。司法行政之得以維新。人文戰爭既結果。俗人之得以管理學校。私婚之得以制定法律。皆自由派欲籌報卑公。力爲協贊。始有以致之。千八百十四年來。改革地方行政。而得實行於東部諸州。職此故也。惟此等改革。素爲貴族院所反對。卑斯麥得多數之勅選議員。殷殷贊成。目的乃達。從來地主之對其域內人民。有司法警察之權。主張勢力。不下於選舉之議員。於是新設之區議會焉。夫國之立也。在司法之嚴明。政之行也。在經濟之流動。帝國議會及政府諸公。捧炎炎之熱心。所日夜期望者。在於經濟與司法之統一而已。自得佛國莫大之賠款。經濟上藉以整理。并以準備各種之資本金。標定馬克(五十大)之價格。新設一帝國銀行。各邦之舊紙幣。皆可兌換帝國金庫發行之紙幣也。司法之統一。較經濟上之整理。稍有困難。統一司法制度。既經帝國議會之協贊矣。自各國政府之委員。與聯邦會議爲反對。在再四年。無甚軋轢。於是德意志之政界上。又將一變。各邦諸大臣之會議。法學委員之會議。帝國議會特別

委員之會議。盈庭冠帶。詢謀僉同。而民事訴訟法。破產法。民法原理。刑事訴訟法。及裁判所構成法等。皆歸統一矣。當是時。國強政理。君明民順。實爲帝國之平和時代。然所得之戰勝金。流用漸竭。商工業日就發達。物價之昂貴。無所底止。株式會社之設立。如時雨之濟秋旱也。不然。經濟上之現象。其將爲恐慌時代乎。

卑斯麥操縱政黨之技倆。始出於自然之天稟。而公又能以明正主義。反對英國流之政黨政治。故諸黨派之或向或背。更變頻繁。政海波瀾。自幻成一種不可思議之狀況。其時公之政敵。指不勝屈。如山外黨。社會共和黨。亨拿威爾海遜黨。波蘭。哀沙。士洛脫林肯黨。德意志進步黨。保守黨。國民自由黨等。或則反抗其主義。或則敵視其私交。向者崇拜而今瀟離。是卑公歷史之有遺憾者。雖然。自創設北德意志聯邦之同盟。迄公退隱。二十三年間。公之政敵。未始無擁護卑公誠實効力支持帝國者也。夫卑斯麥之出身爲保守反動派。既登相位。懷抱自由政策。勢不能不與國民自由黨相聯絡。遂全失其舊友保守黨之歡心。在普壤戰爭以前。保守黨共戴龍長。助卑斯麥力戰殊苦。既而卑公棄普國主義。行其德意志帝國主義。龍乃時作不平

之鳴。卑公以其宮中之勢力團結甚固。思強激之。不可。乃解普國宰相之印綬。(一千七百七十)以與龍調停。卒未得成。五月法律之結果。保守黨愈加憤激。力斥卑斯麥之妄。有欲以卑公政敵駐劄土都之亞露尼姆公使代之者。亞露尼姆足與卑公相頡頏。出入宮中。頗蒙亞格斯他皇后之眷顧。任駐劄巴黎公使之時。即與卑公不同意見。陰陽其政策。有妨人物不少。其抵制政敵毫髮無所讓。於是卑斯麥旋轉其非常之手段。以爲應抗計。七十四年。擬定亞露尼姆竊取公文之罪。卑公令搜索其家。捕亞露尼姆監禁之。初亞露尼姆自佛國公使調任土耳其公使。携帶巴黎公使館文書數十通以去。遂致獲譴。禁錮未數月。竄於瑞士。著書攻擊卑斯麥。更以國事犯之例受罰。(一千七百七十八)嗚呼。十九世紀爲共和漸達時代。卑斯麥猶欲敵以下皆獲伏於其專制之下。行無上之苛酷政策。不亦謬哉。如亞露尼姆之被逮。德意志內外人士。苟爲圓其願。方其趾者。莫不潛然淚下。視其薄遇。保守黨之領袖。更增倍屨。令人痛恨。不知所極。新聞雜誌。皆以全力攻擊卑公。於是向與卑公有情誼者。今且一變而如仇敵矣。

千八百七十五年。人文戰爭。震驚全國。獨亞露尼姆之事件。世論甚爲沸騰。德佛開戰之風說。徧於上下。聞者信之。歐洲風雲。岌岌乎有變態之觀。說者曰。三帝會盟後。德露奧三國之交誼。益敦親睦。似足爲歐洲平和之確證。雖然。加意察之。露國宰相哥楷科。顯然與卑公爲政敵。英國之格蘭斯頓。自由黨。又與露國講信修睦。結爲友邦。英露一朝聯袂以起。實大不利於帝國也。加之佛蘭西共和國。因佛耶克之條約。償金鉅億。豈不欲恢復國勢。一雪此恥乎。殆非卑斯麥所能料及者也。卑公頗以爲憂。欲乘其羽翼未整。復襲擊之。使其永無興起之日。千八百七十五年以來。訓戰士。修戰具。眈眈然如恐不及。久之。可以一戰。乃遣拉特威支。赴聖彼得堡。陰求露皇爲外援。哥楷科憂之。及露皇來伯林。與卑公相見。(五月)以計畫未當。勸令中止。人心於是安。而開戰之警謠。亦稍歸烏有矣。有謂卑斯麥曰。『是皆公之政敵。哥楷科及駐伯林之佛國公使剛脫比倫所爲。世人將疑公爲破壞平和之局者。公盍自出擔保歐洲平和。以取信於人耶。』當是時。佛國亟亟擴張其軍備。臥薪嘗膽。務達其復仇之目的。天不假手。機會遲遲。使稱干比戈之佛人。不得洩其宿怨。以爲

快。其駐德意志之公使。歷言軍備之不足恃。而佛國醞釀戰意。始終不撓。軍志有言。『先人奪人。』佛國殆有主張此義。以急進爲謂者。而毛奇等參謀本部之諸士。皆在卑斯麥之左右。注意於人文戰爭。卑斯麥復請於皇帝。以參謀本部干預外交之事業。佛國派之聲言。悉不能見諸事實。卑斯麥又非無異心無詭謀者。德佛不共戴天之仇敵。必審視列國之形勢。而後竊發。故如七十五年之動搖。未易復見於今日也。然風聲鶴唳。萬衆惶惶。莫不謂戰禍之興。將在旦夕。雖其交綏之機會。出現無日。帝國之從此多事。則可想見矣。

外有敵國爲患。內有出外黨保守黨之反撥。亞格斯他皇后又常排斥卑公。境遇艱危。人將不可一日居。而卑公惟慣用權術。數以辭職威脅皇帝而已。千八百七十七年開戰之風說。已息。卑公虐待亞露尼姆伯。應得處分之問題。又起。深惡痛絕之惡評。叢集於帝國宰相之一身。卑斯麥高居顯要。其不能蒙此毀謗也。可知。遂決然奏請辭職。猶恐皇帝不之許。置箇人情誼於不顧。即於十月間休養於法爾欽。吁卑斯麥。其將悠游林下。長此終古乎。何以七十八年二月。復歸柏林。儼然廁身於廊廟間。

耶。是年也。國外則有有方破裂之問題。國內則有社會共和黨紛擾之問題。卑公之任務益重矣。

第四節 自千八百七十八年至千八百八十八年帝國之內治外交

千八百七十八年。露西亞土耳其間有一大激戰。歐洲之形勢又一變。夫露西亞非歐洲強國之一乎。斯拉夫人種。素以統一主義。凌駕列國。常與算端政府。行秕政於巴爾幹半島。實爲紛亂之原因。千八百七十四年以來。璞斯尼亞海支哥維奈地方。有不平之民。揭竿而起。門的內哥應之。事端漸大。既而德佛之領士。虐殺回教徒於沙羅尼 *Salonica*。列國不能作壁上觀。以伯林覺書。迫土耳其改革內政。與脫門朝土耳其特英國之保護。置列國於不顧。召還在列國之公使。露西亞藉口爲列國吐氣。甘居我首。與土耳其開戰。(千八百七十七年四月)土耳其士卒。勇猛敢鬪。及普烏那既陷。巴爾幹一帶。亦不能守。露軍直入亞特利諾布。強算端結案。司台勿諾之豫定條約。歐洲六大國。催列邦會議於伯林。推卑斯麥爲議長。以研究土耳其善後之策。(千八百七十八年)其結果也。共認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爲獨立國。布札利亞不能合於羅美利亞。

乃畫巴爾幹以北爲界。就露西亞觀之。其欲扶植斯拉夫之目的。未得達。與地利乘露國有兵變。收回璞斯尼亞。英國亦得薩布拉斯島。Cypria 握小亞細亞之霸權。此次會議。卑斯麥之舉動。極爲公正。列國頗賞讚之。惟露西亞不得償其夙願。憤卑公之不援已。德露二國之交情。由此冷淡矣。(八十八頁)卑公在議會歎曰。露西亞強於吾國。數侵奪與地利國權。吾國與與國隔絕。無異孤立於歐洲。勢固不可屈從於露西亞。是吾當日所以不應露國之要求也。德露交涉。益形疏濶。哭路卡洛夫之仇視卑斯麥。較往昔愈甚。卑斯麥遂往會與相。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國訂秘密同盟。與以防禦露西亞。德以防禦佛蘭西爲責任云。是時佛蘭西方恢復共和黨勢力。亞克瑪亨辭職。稍變曩日之復讐政策。盡力經營亞細亞及亞非利加之殖民地。而與伊太利之罅隙。又見萌芽矣。伊太利自建國以來。國勢進步。常視外交界之進步爲標準。進退去就。殆無定程。今見佛國奪求尼斯。新王蒲培魯脫 Umberto 一世。益與佛國不睦。伊太利願表同情於德意志。援與德同盟之例。而聯德與伊三國之盟。(八十三頁)是盟也。列國之影響猶小。佛露二國。未免震驚。往來益親。輔助益力。露佛

聯盟之兆。漸見發現矣。抑千八百三十年以前。拿破侖列虛慮。璣利尼亞克等。提議二國同盟之益。已非一次。後以波蘭問題。倏起。數十年之交涉。往往兩不相容。今既二國共願同盟。新聞雜誌。莫不洗硯搦筆。論其爲今日要素。喚醒二國之政府。以爲國家造福也。惟露西亞與德意志有皇室之關係。故二國交誼。不致遽絕。未幾露皇歷山二世。殯於虛無黨之兇刃。歷山三世。帝即位。(一八七二年)夙抱仇德之志。聯絡佛國之熱誠。頓增數度。二國協商同盟。頗有成立之觀。當是時也。德奧伊既聯盟矣。露佛聯盟。且夕將歃血矣。鼎鼎之英吉利。其狀態又如何。內閣中截然分兩派。格蘭斯頓等之自由黨。常持交露主義。保守黨則兢兢以排露爲方針。相持不得下。惟保護其國家光燄。擴張其勢力範圍。孤立歐洲。以覘各國之動靜耳。三國同盟。迄於今日。外交政策。日新月異。(一八七二年)二國時立歐西。二十餘年間。藉以支持大局。而爲各國之中心點者。即帝國宰相卑斯麥也。卑公澀其輕佻之熱血。動輒釀事。露西亞實姻婭也。而淺交之。佛蘭西固仇敵也。常欲乘隙以覆之。英吉利亦強國。苟結託得宜。不難並雄於一方。乃棄之不稍顧。歐洲泱泱。三五列強。卑斯麥隱然以藐躬當政界霸王。

矣。且夫三國同盟。實握歐洲平和之中心。佛蘭西與埃及交趾支那相角逐。英吉利起而助之。結盟以表情意。露西亞爭阿富汗之霸權。欲維持中央亞細亞平和之局。亦求德意志合力爲之。千八百八十四年。卑斯麥又與露國訂戰時中立之約。露德二國。協商既定。列國不之覺。越十二年。卑公自表其事。世人聞之。如魔夢初醒。神色猶惺然。莫知所措。則卑公當時之操縱如意可知。迄於千八百八十五年。東方問題再起。一時之殺戮氣燄。瀰漫於外交界矣。初巴爾幹山南之羅美尼亞叛於土耳其。政府望布列軋利亞之協贊。而壞國首表同情。并申明與卑斯麥無涉。以免異議。當時布列軋利亞之君主巴登堡公歷山愈。不以德意志之處置爲然。不知耗幾番計畫。始率獨立黨而脫此露國之勢力圈也。會佛國內閣死。輕躁無謀之布郎休。Ponlangier。一躍而登陸軍大臣之位。力反從前之殖民政策。而發開戰之謬論。於是復讐之聲。沸騰四境。一時佛德情勢。似欲聯軍而討德意志。幸德以交誼觸露國之感情。不至決裂。布郎休忽爾失墜。竄於外國。莫內國之自由黨愛爾蘭。以自治案敗。保守黨留司倍黎。Salisbury。代之。露佛與德爲難之氣燄。頓如雲消雨散。歐洲列國。

又欣然享平和之幸福矣。

威廉老帝晚年之歐洲。正外交界多事之秋。人心恟恟。不知所措。帝國內部之葛藤。紛起無已時。而與外交問題。互相表裏。變化曲折。應接不遑。及帝國之基礎安如磐石。議者漸由空論而進於實際。經濟問題。殊惹動諸政客之耳目。當時德意志生產力之發達。實有令人驚駭者。廢止地方關稅。推廣交通之便益。物貨之繁殖。進步極速。防遏輸入品。擴充輸出品。以與英國競爭。此經濟上自然之進步也。社會主義之發達。祖述加爾馬克司之說。率利浦喜脫等之勞働者。暢論於議會。新聞雜誌。鼓吹社會共和主義。攻擊帝國統一主義。建國初年。以此等爲國事犯。及戰爭以後。反動力日就膨脹。經濟上入於恐慌時代。共產主義之速力頓加。千八百七十七年。行總選舉之典。社會共和黨。止占議院十二席。其投票凡五十萬。達於總數十分之一。帝國三百九十七選舉區中。得百七十五之候補員。此等盛況。伊古罕見。倍倍爾等以德意志之帝國組織。惟箇人享安寧之福祚。所以不認。非擴張勞働者之權限不止。意爲勞力人民。除去種種壓力。保全元氣。若選舉法教育司法立法。大張箇人主義。

操縱二十餘種之新聞爲通信機關。痛擊卑斯麥等之國家主義。以牽掣政府之事業。專以忌諱言行。聳動朝野人士之耳目。什伯黨人。以發其心得爲一大任務。卑斯麥視之。畏如蛇蝎。其法律無論何等嚴重。要不依其裁制。卑公亦不欲一舉而動絕之也。社會共和黨以保護職工等爲至要之經營。自由派亦反對卑公。禁止社會共和黨之法案。然於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有一青年職工。要皇帝車駕而狙擊之。彈丸迭發。老帝無恙。翌六月二日。又有兇徒要擊老帝。槍珠四散。帝蒙重傷。皇太子攝政。嗚呼。淒風悲雨。醞釀有時。不集矢於卑斯麥。而莞々之老帝。適當其厄。卑公將何以處此耶。卑公旋得聯邦議會之協贊。解散帝國議會。而召集新議會。通過社會黨之管理法。此法既定。禁止社會共和黨之聚集。新聞雜誌之發行。一時布所謂「小戒嚴令」者。防遏社會黨之酷密。足以抵制社會黨之跋扈。以四年爲奉行限期。久之。頗有效。遂延緩至于八百九十年。其時社會黨人。屏息不敢論國事。奔竄外國。結秘密社會。藉出版以通消息。曾幾何時。團體成矣。勢力張矣。捲土重來。而演出驚天撼地之活劇焉。

當鎮壓社會黨之時。卑斯麥一變其財政之方針。何則。卑公初欲抗抵加特力中央黨。故聯合國民自由黨。從該黨意見力持自由貿易主義。關稅甚爲廉薄。旣而卑公困於山外黨之鬩爭。苦志調和更變自由貿易主義。制定輸入品之新關稅。而保護殖產工業。不遺餘力。卑公此舉。可命名爲社會政策矣。(七十七年)蓋卑公以爲帝國之於關稅。猶水之有源泉。木之有根本。不可不三致意者。帝國從前無鞏固之財源。所入常不足於所出。其他各邦。往往頓首而求補助。幾無以應。恐生遠人解體之心。千八百七十八年。因社會黨法案。解散議會。國民自由黨之拉斯若爾 *Lascher* 一派。分投議院之左黨。卑公積年之宿敵。溫脫霍斯脫等。皆附於保守黨中央黨。占議會之多數。於是政黨之形勢一變。議會各員。以豫算權協贊權。牽制政府。雖贊成德國之新關稅。仍以保護貿易關稅之策爲主。欲各國共見施行。會自由派大臣。迭相更調。人文戰爭之饒將發。克亦掛冠去。當時佛蘭西之政權。落於共和黨之手。復有聯結羅馬之勢。卑斯麥欲保宗教上之平和。求中央黨之懂心。又值頑陋黨皮屋諾諾。已於七十八年病歿。新王立俄十三世。 *Lo. XIII* 反覆辨論交涉之道。不讓一

步。國內之舊教僧侶。自八十一年以來。概復舊職。五月法律。雖爲人文戰爭之結局。殆有名無實也。同時之中央黨。承伏提康宮中之旨。伺察卑斯麥之行動。而卑斯麥把持畫一主義。始終不渝。其對於政黨也。純以明正主義。與之交際。當帝國建設之時。惟結託自由派。以當山外黨之非帝國主義者。及見德意志之基礎。畧有動搖之態度。經濟政策。又有箇人主義之傾向。爰捨自由派而就保守黨。中央黨與公之操縱黨派。無所拘泥。故其結果也。國家主義之經濟政策。漸得實行。普國之鐵道。亦因中央守保兩黨之協贊。始得成就。且見社會主義之根抵深固。對於勞働者之恩惠。十分優渥。思以此計感觸其國家觀念。俾社會主義。得以發達。國家事業。得以畫一。復強帝國議會。籌備種種之資本金。制定勞働者之負傷疾病老朽之恩給法。是等社會主義。與所謂「基督教社會者」之論議。如出一轍。然當時猶謂此等手段。革新過激。不能使社會黨人。咸相悅服。強迫自由港漢堡之人。棄于八百七十一年規定帝國憲法之特權。一律從發行之關稅法。Art. 18是卑公畫一主義成功之一也。雖然。卑斯麥之殖民政策。不久而與中央黨有隙焉。前之德意志臣民。有移住於北

美洲及亞非利加沿岸者。夙請本國保護。願以自行開拓之地。歸入帝國版圖。帝國則以財源缺乏。且懼招英佛等國之猜忌忿恚。卑斯麥躊躇再四。卒不應其請。迨至千八百八十四年。稍稍保護亞非利加之移民。而經營東部西南部諸方之大殖民地。進步黨領袖利得爾 *Fugen Richter* 等。以公行殖民政策。費用浩繁。帝國財政素缺乏。不宜顧彼失此。遂與中央黨同盟。令聯結議院之多數。以排擊卑公。斯時佛蘭西之布耶休將軍。威勢甚熾。或令佛國之男子。三年間悉數題名軍籍。備他日舉旗佩劍。唱出軍歌。或計畫募集萬億佛蘭西之軍事公債。鼓吹暴虎憑河之復讎政畧。引動共和全國之人士。大統領格來扶 *Kaiser* 殆與將軍及諸大臣。願使左右無不如志。德意志處此交涉。不得不徧布士卒於來因河之側。朝夕偵探敵騎之侵掠也。此次外患。頗足刺激國民之敵愾心。於是全體政黨之旗幟陣地。煥然一變。卑斯麥備佛人之入寇。驟增兵四萬。在議會提出擴張七年軍備之延期案。而短縮中央黨及進步黨之原案限期。八十七年正月。卑斯麥解散議會。旋於新議會與國民自由保守帝國黨結一大團體。保護七年法案。是亦卑公計畫政策成功之一也。

同時宰相與教皇熟議。約定五月法律之大改良。教皇遂贊成七年法案。中央黨不得如其願。左黨諸人。暗無顏色矣。

山河表裏。烽火不驚。止卑公振其敏腕。辣手最得意之時也。無何。悲風四起。咄咄逼人。淒雨雲來。啾啾鬼泣。全帝國爭光日月之概。倏現慘淡之象者。則創業英主威廉老帝崩矣。(一千八百九十)帝抱七尺軀。處逆境中。數十年不稍怠惰。閱千苦。凌萬艱。成就帝國統一之大業。壯烈風尚。千載一人。誓志經營。幻曠大之奇觀。作絕世之快事。嗚呼已矣。當其捐棄私情。專任卑斯麥。雖卑公一蹶於帝國議會。再蹶於普國議院。乞骸骨歸故鄉。帝則保護之。慰籍之。豪宕鷲悍之老傑。遇此恩感。實歷史上稀有之美談也。帝於未即位前。及初即位後。流於躁狂。頗有累盛德者。及其功業燦然。光被八表。讒誣誹謗之聲。一朝而化爲景仰崇拜。國民之戴德。可以想見。且帝之天稟謹嚴。氣品威重。無異於古武士。其對於母后也。追懷情切。如孩提之戀保姆。無須臾忘之。假令反對政策者。苟有感誠。自不禁與帝表同情矣。嗚呼。菩提樹街頭。春色淡淡。巍巍宮城。翻舞半旗。帝其登遐矣。德意志國民。彌切嘘唏。時帝壽方九十一。決

決帝國。雖卑斯麥毛奇猶在。帝國之前途。尙能依然發達否耶。亨司波姆曰。「吾悲痛殆無已時。願與威廉皇帝之光明。同泯埋於冥府。」蓋聞帝訃而悲者。不獨卑斯麥之友朋已也。

第五節 現時之帝國

千八百八十八年。帝國國民處極不幸之時代。威廉之柩肉未冷。而新皇帝斐迭禮三世 Friedrich III 之哀吊又興焉。夫斐迭禮傳父帝之衣鉢。天資英邁。以武勇聞。普墮戰爭。德佛戰爭。功勳赫赫。駕於諸名臣宿將之上。操縱政治。夙尙自由主義。深以卑斯麥諸人之武斷主義爲不然。娶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之長女以後。殊私淑英國立憲議院之政治。使其長在帝位。必能仿倣國。革新武畧。擴張軍備。歐洲競爭之風潮。當可一變。耽耽虎視之列國。易覲覲之毒計。結和平之深交。不難也。不幸自前年權不治之腫疾。被英國庸醫誤投藥餌。病勢大漸。嗚呼。白玉樓中。陰雲繚繞。哀哀新帝。又賓上天。其去父帝告終之日。僅三月耳。不獨帝國之不幸。誠十九世紀歐洲之一大損失也。帝及斐多利亞皇后。均與卑斯麥不合。帝旣於千八百六十二年反

對普改正陸軍之法案。南德意志合併之際。亦與宰相之意見大異。病歿之前數月。王女斐多利亞 Victoria 有嫁於布札利亞 君主巴登堡 公歷山之議。皇后之熱心洋溢。而不能贊成。卑斯麥以露皇之仇敵。不宜爲德皇之子婿。從來德意志於巴爾幹 半島。立於奧露 二國之間。依自由公平之態度。而不得二國之信用。有力排其議者。帝祚不長。雖不足一新政界之面目。其餘波旁及。不無影響。當普佛戰爭之時。發行斐送禮 之日。誌謂「帝抱自由主義。不嫌於卑斯麥之處置」。卑公閱之。決然指其爲偽造文書者。告之法廷焉。(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十一月) 斐送禮繼握三代之天下。今皇威廉二世 Wilhelm II 陛下。爲帝之長子。剛健睿智。夙慕祖皇與卑斯麥之功名。霸氣勃勃。不可禁遏。帝傳與劈德爾 Hintze 博士。曾作帝記曰。「帝有威爾夫 之執拗精力。兼有和亨詐倫 之爲我理想。實爲德意志罕有之人物」。譽之者以爲斐送禮 大王復生。毀之者以爲路易十四 世之流亞也。要之獨裁專制。主義一貫。皇以帝權爲神所賦者。昔路易王 之座右銘曰。「帝意即至高之法」。以今皇較之則愈矣。皇又重宗教。憚軍事。以國家第一之臣是隸自居。深以普魯士君主之模範爲恥。方其即位

之初。遨遊於露西亞瑞典丹麥奧地利伊太利希臘土耳其等國。朝秦暮楚。席暖未遑。勅語於國內。演說於座上。無不痛擊社會黨。而獎勵聯合黨。表揚各國之政策。專注意於本國特別之問題。配置諸學校之課程。考察歷史之編纂法。出版古今獨步之小說。調停同盟罷工之要挾。嘉獎諸等遊戲之體育。頒定壞亂風俗飲酒罰杯等法之制裁。研究軍事無數之改革法。其精力之強悍。才能之豐富。實有令人驚服者。帝之年少氣銳。好爲自用。雖私淑卑公之功名。決不甘爲卑公之傀儡。有卑公之仇敵懷台什 *Valdense* (次於毛奇爲參謀總長者) 等。進讒於皇帝。致青年皇帝與帝國建設者。忽生嫌隙。力促卑斯麥掛冠。以世間衝突之原因。於千八百八十九年十月提出於議會。在廢棄社會黨法而已。帝國政府窮追之嚴酷。實以斯黨之蔓延猖獗。不可不稍示限制。千八百七十八年卑斯麥發布辦理社會黨之法。展緩期限而修正之。較前更爲嚴峻。然前時之國民自由黨與聯合黨輔助政府。曾與保守黨有衝突之法案。卑斯麥處於內閣。屢見現象如是。雖不足奇。意欲乘此保守黨之豹變。贊成新皇帝之宗教主義。遂不憚於國民自由黨。皇帝亦有廢棄統一法律之風。

說。信難見諸實事。惟察此法案衝突之直接原因。不可不調和於兩者之間。勢固然也。千八百九十年二月四日。皇帝初斥退卑公之副署。發保護勞動者問題。付於萬國會議。卑斯麥爲帝國之宰相。上則直接各大臣。下則監督諸官吏。政界之交涉。皇帝無不咨詢之。今忽出此。則彼此之分裂。可以想見。千八百九十年之總選舉。聯合黨大敗。國民自由黨亦失其半。卑斯麥熬費苦心。居間調和。皇帝置之不問。即於其私邸與積年之政敵。溫脫霍斯脫會談。有排斥卑公者曰。『是宰相結中央黨抵抗皇帝者也。』三月十五日。天甫明。帝駕突來首相之邸。倉皇排尋。對於卑斯麥。怒容可掬。詰其與溫脫霍斯脫會見之次第。演一場之活劇而去。越二日。卑公以爲『必來國家之大不幸。予之政治生涯。亦可以結局矣。吾在相位數十年。受衝突不一次。今復何望耶。』遂不與辨論。遣侍臣奏請辭職。嗚呼。創建帝國。功業昭彰。竟被棄於忘恩負義之握帝國主權者。飛提里斯爾 Friedrichsruh 之山林蔥鬱。可以隱居。卑公於是又不立於廟堂之上矣。卑斯麥既解印綬。去柏林。先入宮城。與皇帝及皇后訣別。公之去也。餞酒於道旁者若而人。噉泣太息於車前者又若而人。公則驅車出

都。齋薔薇花。拜於威廉大帝之墓。感一生之眷顧。表數載之苦衷。斯時群集帝陵。與公惜別者。更不知若而人。回思三十年之辛苦。贏得政界功名。今何時耶。今何事耶。今何在耶。雖猛如流石。堅如鐵血之宰相。一爲低回顧盼。能不斷腸耶。左右思之。感情無限。去兮去兮。夫復何辭。卑斯麥之退院。少壯皇帝得其行動之自由。親裁萬幾之時代。於此開始。帝國宰相普國內閣總理之任。加於政治上無所閱歷之檣波里夫。Cappeler 將軍矣。卑公之失。墜內外動搖。雖帝與將軍。屢申明遵守舊時之政策。以鎮撫人心。至千八百九十年後。施政之情勢。一變方針。造成所謂「新局面」之時代。初以排斥卑公。確爲帝國外交界大有損害。公既去。德露之秘密條約。業已滿期。不能續訂。對於波蘭之政策。又不滿意於露國。殊以排露主義。聞於歐洲。留司倍黎內閣。表同情於三國聯盟。維多利亞之皇孫。寄美意於帝國。聯秘密交。露國聞之。惡感情日益加增。而「賢明之敵」卑斯麥甫退。主戰黨出身之一將軍。執帝國之牛耳。佛國憂懼。不知所措。比得同盟之消息。親露之心。志愈切。募集公債。擴張艦隊。以「對付三國同盟」。三國之有無成文條約。猶未得知。業已明咨陰察。務得其新交涉。

案而後止。德意志帝國。雖與露西亞之往來頓絕。而三國同盟。頗處順境。惟恐國內數多之斯拉夫人。包藏統一主義。有所舉動。故填地利以救助德意志爲義務。伊太利王烏貝脫及宰相克利斯匹。Orsini。凡於對佛政策上。一從伯林之號令。而長爲帝國忠實之友邦矣。現時歐洲之政界。以維持平和爲主義。三國同盟。與佛露同盟。互相對峙。英國則巍然獨立。膏表同情於德奧伊。不願邀結佛露之歡心。亦今人所熟知也。然此等均勢。列國不以爲滿足。德意志皇帝尙欲與露國相和好。當日清戰爭將結局。(九十五頁)露佛干涉之政策。非龔卑斯麥之故智者乎。今歐洲之權衡正平。異於往昔。列國汲汲東洋爭獲新權勢。茫茫大陸。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無稍讓人。蓋霸東洋。即足以霸天下。絕東之新進帝國。力雖綿薄。豈不足當斯拉夫民族之一顧盼耶。多智多藝之德意志皇帝。亦不料有此日。英同盟之銷息也。新局面之外交方針。與從前之政治不同。即於經濟上。亦變卑斯麥之關稅騰貴主義。稍傾於自由貿易主義。改正諸同盟國之通商條約。蓋德意志物產。運往外國。開闢市場。倘不速改良其稅則。將成恐慌時代。是謂楷波里夫內閣之一大事業矣。

新局面之內治又如何。卑斯麥之實行其計畫。毫髮無所寬假。奮戰力鬪。非有大能力者。不能如是。新內閣力持退讓主義。對於各政黨。十分柔弱。是以不共戴天之仇敵。如波蘭黨者。亦給以非常之恩惠。臨故國而感憤。嘆爲無二之政府。社會黨之勢力。未嘗不發達。却有收斂。曩日鋒銳之觀。帝國政府。復切切欲與楷波里夫通款。當時帝國議會第一大黨。如中央黨。亦回護政府。增加軍費諸案。廢止五月法律。與僧侶種種恩典。以結其歡。普國政府於千八百九十二年小學校之法案。俾僧侶得擔保兒童教育之勢力。雖舊教之中央黨。新教之保守黨。雅意歡迎。而喚起世間之物議不渺。及其結果。楷波里夫所據普國總理之椅子。不得不讓於屋音保 *Weydemeyer*矣。顧楷波里夫非得意人乎。上戴專斷自疆之皇帝。下處猶豫之政界。而控白眼相觀之卑斯麥。操縱去就無定之政黨。非易易也。廢棄小學校法案之後。政黨不得政府之與援。保守黨者。皇帝不憚焉。農民同盟會。攻擊政府之非保護貿易主義。及擴張軍備之問題出。進步黨即德意志自由思想派。唱短縮兵役之期限。反對政府。中央黨無利益。亦不欲盲從。千八百九十三年。議會忽起解散之不幸。職此之由。

楷波里夫以新會之協贊。得著手於軍備之充實。帝國前視爲宿敵之社會黨。如睡獅忽醒。當帝國創立時。不過二名。今則占新議會四十四之議席。其新進之銳氣。造詣誠不可測。皇帝自此注意斯黨。熟籌撲滅之策。致「宗教道德之秩序上。忽起破壞軍」。對於社會黨。無端而興鎮滅法案。惹起楷波里夫及屋吾保之衝突。九十四年十月。兩者共退其職。帝國第三之首相霍亨洛海 *Hohenlohe* 及現在宰相蓬培洛 *Pudlow* 雖不能詳論。惟伏於獨裁主義之君主之下。其伎倆。其價值。尙得幾何耶。現時之記述將終。哀沙士洛脫林肯二州之狀態。不可無一言。二州者。初直轄於帝國之總督。今由太守統治。千八百七十四年來。帝國議會允許派遣代議士。居民之遺恨。十年如一日。頑不可屈。普國政治之武斷專制。最足動亡國民之憎惡。於其州內。使用佛蘭西之國語。則限制之。發售佛蘭西之新聞雜誌。則收禁之。往來交際。言論集會。無不使嚴重之警察監視之。壯丁或有違犯者。罪無赦。雖徵發故國之敵兵。奈不能繫州人之念。如卑斯麥嘗感化二州人民。稍有成效。及其懷柔之策全失敗。政府一變其方針。杜絕佛國勢力之念。炎熱於中矣。二州之初歸也。國民盛表

其馴服之誠。及見其時有內顧憂。或悔曩日之無征服思想者。現英國王愛德華七世 Edward 當爲威爾斯親王時。參考先帝之葬儀。特來伯林語曰。『德意志國民。不肯二州之還附。歐洲平和。恐終不能望也。』其實佛人之敵意已消。西陲無事。德意志軍隊。可集其全力注於露國。親王之言。僅聞諸英人之口者耳。當距征服之時。已三十餘年。德意志之苦心。常無效果。白髮者無能爲力矣。青年人士。惟思帝國之餘烈。得以復振。務使帝國長有此二州之主權。雖然。歐洲禍機。不又伏於此耶。

德意志小史。於此擱筆。現時之國勢。又奚似。帝國廣袤。二十萬九千方哩。人口五千六百四十萬。於陸則有常備軍六十萬。一令之下。頃刻畢集。於水則有軍艦數十萬噸。北海重鎮。旗幟森嚴。殖民地之計畫。尤費經營。并有面積百萬方哩。人口千五百萬。近來於絕東獲膠州灣。覬覦東亞之第一著手。是吾人所目覩者。至其國內生產及貿易力。駸駸日盛。未可限量。輸出輸入之總額。無慮五十四億萬圓。過於日本十餘倍。較之世界最發達之大英國。北美合衆國。亦不愧並駕齊驅。國勢進步之速。可謂隆盛罕比者矣。即其文學之蒸蒸日上。宏開大學二十一所。陶鎔世界

英敏之學生。二十世紀文明之源泉。舍此其誰與歸。然則帝國之光榮。達此極度。其由於鱗鱗貔貅之力歟。抑鴻儒碩士。諄諄講演。養成世界最貴之勢歟。吾人期望此新進帝國實如是。特恐其未來時代。猶不能無顧念。無憂慮。無損失也。今後之帝國。不可不芟除聯邦之迹痕。實行國家平衡之統一政策。此有心人所所夕默禱。亦卑斯麥半生之苦辛也。帝國今日殆已鑿用其手段。以強硬之武斷主義。舉全德意志和化於普魯士。如現帝威廉二世實行此等政策。以國論。以民論。以時論。可謂互古獨一之適宜政策矣。雖然。反抗政府之中央黨。自稱宿敵。武斷陸軍主義之社會共和黨。其勢力範圍。不見夫日增月盛乎。嗚呼。既往不諫。來者可追。吾惟頌德意志帝國於此千年間。獲無量之幸福焉耳。

德意志史下編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03872

743.1

869

:3

德意志史

日本白石真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PING
PEPING

登錄號 03872

分類號

743.1

Acc. No.

Class No.

869

:3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發行

(德意志史下編)

定價大洋九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日本白石

眞

譯者

陽湖揚莊

俞擇

出版所

上海棋盤街
人演

社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局

上海四馬路東首

開明書店

店

上海四馬路惠爾里

出洋學生圖書雜誌總發行所

